

蘄水陳曾毅譯述

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是圖於縣名之外。所採取之村鎮墟集等名。悉以已設電局及設三等以上之郵局處為標準。其重要之處。更繪圖百數十幅。并附以詳細之說明。

謝觀編

本國新地理一冊

一元

新地理

教育部審批
查該圖說尚屬詳
晰應准審定以供中
學校及師範學校教授地
理之用

圖說

元四(11)

Dingle's "Across China on Foo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七版

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英國丁格爾

譯述者 蘄水陳曾毅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州安西瀘州南昌漢口長沙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序

辛亥八月武昌事起。避居滬濱。披中西報紙。述武漢戰事者。莫翔實於大陸報通信員丁格爾君。後讀丁君論中國將來之伏禍一篇。乃知丁君前二年。曾自上海至莫屬之緬甸。除輪舟可通外。皆徒步跋涉。不辭艱瘁。以考察中國內地情形。著有步行中國遊記一書。亟購閱之。其書述吾國西南山川種族政治生計風俗甚詳。足爲謀國者之考鑒。不獨瀏覽景物。搜索異聞而已。夫丁君西人也。而於吾國之事。其用心之深。關懷之切如此。寧不使吾人愧怍而悚懼耶。抑吾讀其書。尤有感者。吾國人今日羣趨於歐化。舉凡一切服飾建築倫理宗教風俗習慣。莫不鄙棄其舊。而欲同化於歐人。此固爲改革之時。必不能免之象。然循是而下。不至自喪其我不止。觀是書中有言曰。歐美之文明。固極燦爛。實不啻爲束縛人身之具。又曰。世界真樂。不在奢華靡麗之中。而當於樸質純厚中求之。又曰。中國之文明。亦有宜爲歐人取法者。又曰。中國人無論如何改革。必自成其爲中國人。又曰。中

國人有極堅苦忍耐之特性。必能成偉大之事業。爲世界之盟主。是言也。其爲實錄乎。抑爲過譽乎。因譯出以餉吾共和之國民。讀是書者。可以興矣。亦不可不勉焉。譯者記

目次

緒言

自新加坡至上海

自上海至宜昌

由宜昌至重慶

自重慶到敘州

自敘州府至昭通府

一千九百十年昭通之亂

雲南東北種族及傳教事業

自昭通至東川府

自東川府至雲南府

自雲南府至大理府

自大理府至瀾滄江

經過瀾滄山谷至騰越

記薩爾溫山谷中之黎蘇種族

自騰越至新街

行程表

中國權量之不一

中國西方之鵝喉

一千九百十一年正月漢口之騷動

東京雲南鐵路

中國陸軍之進步

雲南交際之略史

法人在雲南之舉動

佛教及天主教

中國錢幣之不一

中國西方之天足

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

緒言

遊中國易。步行則難。道路之艱阻。起居之不適。皆他處所少見者也。予既決意遊歷中國。自長江山峽盡處步行至英屬之緬甸。艱難困苦。幾遭不測。然未敢求安逸而背步行之宗旨也。其中瀕於危者數日。實因山行過勞。遂伏久病之根。不得已住內地調理數月而後啓行。其後予復自緬甸返於雲南。住東川昭通。周歷於郊野。予之遊也。食中國之食。及至苗地。僅以蜀黍療飢。予之宗旨。不過觀察中國內地情形。未攜各種器械以測所經荒遠之地。據予所聞。除教會外。惟予至中國內地爲最遠最久。此書皆沿途路旁之所記也。予遊既畢。見字林西報所載數行云。北京各使館及上海領事皆接革黨之匿名書。宣告不久有推翻政府之事。如外交團不助滿清。當任保護之責。否則將有不利於旅居外人也。此書投遞頗奇。郵印不甚清晰。見於一千九百十年六月三號之西報。閱予書所記中國改革之

事。必須將上列之言。記於心中。中國或復有拳匪之發見。爲予等所不測。如漢口之騷動。雲南之叛亂。皆可證余言之不謬也。丁格爾書於中國湖北之漢口。

自新加坡至上海

予立志由中國此端而至彼端。卽自上海口岸。行一千五百英里之水道。一千六百英里之陸路。至英屬之邊界也。予乃一雜誌者。又政府派往揚子江陸軍之一人。予之游中國內地及著此書。實受諸報館之所託。故讀予書者。知予不過一新聞記者。於閒暇游歷之所作耳。予步行此繁盛之地。自一千九百零九年始。然前數十年。卽思往中國考查閉關以前之實況。故予幼年時卽萌此志焉。一年之冬。予居於英殖民地新加坡。與予友談中國事。遂決意乘無事時。往中國內地一遊。予友亦表同意。夫以雜誌家之眼光。觀察中國情形。必有所獲益。予二人既定意。乃於一千九百零九年二月二十二號登舟。此時日西落。照新加坡海口。甚美麗。新加坡者。東方一最要之門戶也。爲不熱心之政府所束縛。故不能十分發達。予

登法國郵便船名栗華者。至上海。吾友乃一佳伴。然因予此行甚決。頗有悔意。謂予曰。君此游恐係最末次之游歷也。彼國士民。豈肯聽君生還耶。予友不知中國內地情形。故所言如此。予所欲至之地。乃世界各國之所注意。此國家方改革其內政。沿路所聞。皆維新維新之言。僉云中國者。乃中國人之中國也。政府諸王公。皆惡聞此言。報館則極力鼓煽之。各種新聞。莫不如此。然亦有薰蕕並舉。不加以別擇。以其一知半解。知識不甚完全也。此種種言論。果能鼓動未開化之民人耶。此改革之說。果全國民意皆如此耶。故極思一考察之。揚子江流域。及鐵路經過之都城。皆辦新政甚力。而西南諸省則不然。此書二卷。卽述西南諸省之情形也。自吾觀之。中國欲躋美於列強。必先奠血於神聖之前。質言之。卽非革命流血不爲功也。然無論其價值如何。其財政之拮据如何。其人民之反抗如何。而改革之機。已有炎炎之勢。予甚願中國之改革。必達諸完美之域。雖一班頑固之輩。頗爲新政之阻滯。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言。已漸居勝勢矣。中國之舊文物。已廢

墮無可脩治。而官界之腐敗。復阻新政之進行。但中國現勢。已至不能不變之時。此人人之所知也。可異者。政府與人民之意見。絕不相侔。爲從來所罕見。夫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豈一紙空文之上諭所能移易耶。故政府雖強民之信其言。而民之意乃絕與之相反。若仍此因循不變。則可驚可怖之事。將不能免。觀予書第二卷可知矣。予書第二卷所述者。雲南內地。毫不見新政之萌芽。官界人民及社會之情狀。皆不甚進化。其謠俗卑陋。度日極苦。自西人觀之。與游牧之民何異。故中國之維新。人多笑之者。然予信中國將來必可改革。必能新建一鞏固之政府。然此政府。必俟歐洲各國意見和平。乃克達其意焉。此言則甚長矣。予生雖不能見。予之子孫必可見之。中國已有各省進行。再經數年。必漸趨於真實。不復如今日之虛僞也。新加坡上海之間。經西貢香港二地。於此二地。可知英法二國在東方之殖民政策。絕不相同。法人之經營西貢。幾欲與巴黎相埒。英人在此。則毫無勢力。至西貢城。須經過瀾滄江。江急流入中國海。兩岸皆大樹。不見一人。予

至西貢登岸一游。地雖熱帶。而下午天氣涼爽。街市中多可游散之處。有絕大劇場。茄菲館。觀憲兵之游行。及行人之狀態。儼然如重游法都及意大利。城內道路。則甚窄。污濁之物堆積。經太陽蒸發。散爲穢惡之氣。可見法人對於越民之進步。實冷淡置之。路中所遇。似政府之官員。服白色之衣。乃法式之甚陋者。周圍以金邊。銅鈕扣。與新加坡香港所見不同。然亦有人居於東方法人之中。亦頗忘其爲英人者矣。向北行三日。至香港。香港者。乃蘇彝士之東。用兵最要之地。此島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南京條約。讓於我國。此條約歐人皆應知之。四日至吳淞。停數點鐘。歐美人以爲上海乃瀕海之口岸。不知離海面尙遠。入黃浦江十二英里。乃至上海。此處爲揚子江第一口岸。小船游行黃浦江中。各式之帆。與破百葉窗相似。各國商船。懸其本國之旗。在此黃色之潮流中經營其利甚忙。船漸近岸。客棧招待者。及苦力東洋車夫。乞丐。思得其分內之利與非分者。羣集予之左右。有鹵莽之挑夫。撞予身而過。可謂野蠻之至。予之行李。置於四人所推之車內。卽至客

棧。予在船中已食茄菲。而上岸勞碌。又復飢餓。不能如法人之少食耐飢。不久復進餐一次。予二人不投身上海各種社會。與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之英美法德俄丹普及其他各國之人皆不聯合。彼等皆久居於此。予二人不久即他往者。上海城中人民甚多。東方之城皆然。電車汽車東洋車及中國手推之車。各種聲音繁雜。使人不耐。可謂奇矣。

自上海至宜昌

宜昌扼峽江之口。離海約一千英里。自上海乘江輪溯揚子江而上。旬日可達。交通便利。予於一千九百零九年三月六號。自上海登輪。其時夜寒風緊。彷彿置身於英國泰晤士河之江岸焉。揚子江者。乃中國最巨之河流。其關係之重要。惟美國之米西西比河差可比之。余坐江輪。自上海啓行。四日而達漢口。漢口者。乃漢水入江之口。居中國行省之中心。當未與歐人通商之前。已爲國中之巨鎮。今則尤爲商務及軍事最重之地。予因候淺水輪船。居留五日。西隔漢水。遙見漢陽鐵

廠兵工廠之煙隆隆直上。規模壯闊。南隔揚子江爲武昌。乃湖北省之都會。湖廣總督駐節於此。統計武漢三鎮人口。達二百萬以上。當京漢鐵路未通之前。自北京至漢口。至速須三十日始達。今則僅需三十六點鐘而已。川漢及粵漢鐵路。今亦開始建築。皆以漢口爲交點。此後漢口工商業之發達。將爲通地球中之冠。未可知也。予在漢口謀得一護照。此護照乃游歷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四省之用者。余觀歐人之居留於此者。甚爲愉樂。幾忘其身居於異國焉。在此地經營商業者。較之在我非洲東部之殖民地。及馬來羣島者。迥不相同。蓋此地實至繁盛而至完美之地也。中國人性質和平。重信義。所發之言。卽不啻至確實之契約。雖前不。久匯豐銀行有一被騙之案。然不能以此一事。遂例其餘。蓋此不過偶有之事而已。以予游歷之所經驗者言之。中國人不獨言出必踐。且其行事亦頗有恆。與之交易。實甚可信。惟在其內地。吾歐人所最感不便者。卽街市穢惡。不講衛生是也。予至漢口。正當冬季。然其街市中汗穢之氣。已覺不堪。若在夏季。更可想見。漢口

夏季之熱度。不下亞丁。在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歐人中即有二十八人感霍亂而死者。若華人則更不知其數。此皆由於不講衛生之過也。中國人衣服寬博。且尙不知以羊毛織呢。皆恃綿衣以禦寒。若自吾歐人觀之。則甚覺其不便。然中國人固皆安之也。予不明中國語言。人皆謂予游歷中國內地爲甚危險之事。然予旣立此志。則仍勇猛前進。後此必有極大之困難。予亦知之。然予所恃而不懼者。以知中國人之性質純良。其或有不幸之事。必由於吾人不能忍耐之故。且予等游歷於中國之內地。較之中國人之至歐洲內地者爲易。今試設想有一中國人。著中國之服裝而遊歷於英國之鄉間。自鄉人觀之。將詫爲何如奇異之事乎。予以三月十九號上午之七鐘抵宜昌。此地通商起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芝罘條約。每年進口貨物。約值銀四十兆兩。予抵岸至領事府。欲就之訪問中國內地之情形。然實未有所得。但使予等往訪內地傳教會而已。予等遂往尋內地傳教會之代表。不遇。又往禮拜堂與一商人之家。皆不遇。余友甚爲忿怒。乃不復他往。

但恃予自己之毅力。期達予等之志願耳。於是雇得一能英語之廚役。又置辦一切需用之物。而購買糧食甚富。各物既備。乃雇一民船。船夫因豫備糧米。及種種雜事。未遽開船。復向予索四分之三船價。予等久候。殊爲煩悶。船夫復惡聲言曰。欲吾啓錨。必須擇一佳日。及既行。復宰一雞以祭江神。預祝一路之平安。船夫或搖其槳。或牽其纜。徐徐呼風而行。回首宜昌。已在船後。此後風景。與宜昌以下不同矣。

由宜昌至重慶

江行數里。入山峽中。天光漸暗。兩岸石壁。忽高忽下。至絕高處。僅見天一線而已。忽見巨石嶽然而落。幾壓江面。如蒼鷹之下擊。對面幾不見人。久之聞雷聲殷殷。自遠而至。如餓獅之吼。心頗悸。計此峽有十六英里之長。世界四大江中最著名之江也。其先開闢。實具神工。江流峽中。如匹練然。沿路所見。皆高壁嶙峋。宜昌以下之風景。心目中若遺之矣。風漸起。若有大風雨之象。船夫急豫備一切。忽霹靂

一聲。船夫皆大呼。蓋出乎人之所不防也。久之。忽有日光下照。映水作黑色。光景變幻。使人疑懼。如病夫所感之不同。然此景實絕佳。爲平生所罕見。久之。大雨復至。雷電凶作。電光閃於峽外。若金蛇之奔馳。舟搖動。如飄颻於大海之內。及夜。雨雖未止。而月復出。寒光直徹於深澗。淒冷之氣。侵人毛骨。而船中已滲漏。以傘覆之。此度經歷。殊使人悽悶。此山峽之著名。蓋如美洲之魚格爾瀑布。皆以其奇特勝也。凡人心中幻想。皆幽冥之境。而此山峽實似之。故予之游此山峽。實若遊於幽冥之中也。然既經歷此奇境。亦可謂不虛生此世。游客千輩。設種種形容之詞。而此山峽乃終古莫變。自予經此險絕幽僻之地。不能忍耐之心。已暫能忍。不和平之意。已暫能和。設想予生雖至緊急之事。皆可淡淡置之矣。故至揚子江之上游者。須有堅忍之志。諸君讀予書者。若欲往游。予甚祝之。使諸君得覽此平生未見之景。蓋世間萬事皆非我有。得見天地間之奇景。乃真爲我之所有也。行此峽中。日日所見不同。或聳然而高。或亞然而低。巉石湍流。或令人生危懼之心。或引

人入勝而生其欣樂。諸君尋游覽之樂趣。第一須結一好友。攘攘爭微小之利權者。則屏絕之。凡游歷皆然。而在此揚子江之山峽中尤宜如是。蓋人之一生。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因錙銖計較。而生其嫌隙。殊覺不值。予思人稍存遜讓之心。則爲樂無窮。故予此次之游。自始及終。不稍存惱恨之意。人苟如此。天必引之入於勝境。而奢侈淫佚。其樂究爲有限。卽若在此山峽中。其奢儉如何。蓋非歷種種之奇境。而伏處此危舟之中。豈不悶甚矣乎。且船中用具皆不備。面盆爲僕落於江中。予友遂以盛醬之罈。作爲兩用。僕能操英語。作事尙勤。予等一路食茄菲及飯。每日三餐皆然。及至重慶。尙餘米八分之七。盡與廚役。予等所僱之船。長約四十尺。寬七尺。喫水八寸。飲食坐臥讀書行事醫藥皆在其中。立則頭觸於望板。艙之前共眠七人。僕及其友眠於船之後梢。船主及其伙則居於前。卽予等所居船艙之後也。船主之伙甚肥。喜誼諧。嗜鴉片。予等竊窺之。天未暮。卽收拾其煙具。予嘗勸止之。皆置若未聞。此日寒暑表五十度。至暮在冰點下三十度。時有雨。予坐

此醬罈之上作事甚苦。夜則燃中國之燭。插於三礮台煙筒之中。中國之燭。心多蠟少。光至不定。此煙筒則前曾盛補丁者也。予眠以外套覆之。鼠往來予身。每夜十餘次。嘗唧唧耳邊。或由望板落予頭上。未能安眠。至夔府所經之山峽。第一乃宜昌山峽。長十六英里。第一峽乃最平穩者。第二乃牛肝峽。長四英里。風順。過宜昌山峽。一旬鐘可到。水高無風則難行。第三米倉山峽。景絕佳。頗險。長二英里。第四牛口峽。水淺時平靜。水大亦甚難行。第五巫山峽。長三十英里。爲至重慶最大之山峽。爲湖北四川交界處。第六風箱峽。最末之山峽也。宜昌以上之灘。每至危險處。船夫呼予攜緊要之物登岸。以灘與山峽比言之。可知其最險之處。則水流更急。第一大洞灘。水淺流急而旋。色同牛乳茄菲。在楚開河邊。第二洞林灘。在牛肝峽下。中有絕大之黑石。在水中約四十尺。在水面更大。非淺水時。不知其流之急也。此處絕險。水淺更甚。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八號德國船名蘇辛者。撞黑石山洞穿。船主死。其餘皆爲紅船救活。第三青灘。在牛肝峽之首。三灘相連。船每

遇險。第一灘尤甚。冬間最危。晴時景極可觀。第四野灘。兩岸碎石如齒。江面最狹。青灘低時。此處則高。夏秋之間爲最險。過米蒼山峽時。船多失事。此處離歸州八里。第五牛口灘。在牛口峽下。人云過此灘比野灘尤難。因灘下水流太急也。第六下馬灘。在巫山峽下。亦不易行。一千九百零六年法國兵輪名阿里者。經此處舵壞。船行如野馬之奔。船主亟退其輪。幾觸於石。幸免。然已陷於急流中。設法駛至沙岸。易一木舵。竟達其處。第七黑石灘。在風箱峽之尾。其間有數灘。第一新龍灘。在萬縣之下二十英里。乃揚子江下流至重慶最後之危險處也。在西曆二三月之間難行。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地陷。山隕江中。江面僅餘十分之一。故水流爲最急。水越石而過。形如箕舌。迴旋於灘下。復激上作浪花。幸值初春。舟行尙速。若二三月則難行矣。行人經此。恆惴懼。然景甚奇。牽纜者百餘人。行污泥及碎石中。船上人復助之力。始緩緩而行。聞中國人云。有龍生子於地中。久之成形。乃破山而出。由江入海。故名爲新龍灘。次爲虎灘。距萬縣八英里。夏時險。水淺則平。過此

江面復寬。行二十五英里。可望見奇寶寨。有著名之山。高二十五英尺。至三百英尺。山頂有道觀。有塔共十一級。相傳古時有洞。日出米糧。適供觀中道士。其中有一道士。廣其洞。冀多得而竟渺矣。其次爲觀音灘。距蟠桃鎮二英里。夏難行。如虎灘。船每耽延於此。從野灘至夔府。兩岸多猿啼。若云君欲去耶。是耶非耶。並見其跳越於林中。蹤跡甚捷。予船避灘而行。後有救生船。恐予遇險。然幸逃過。予乃默誦江神。經野灘時。船桅之纜忽斷。復流至昨夜所泊之處。重溯流而上。予攜緊要之物。仍行於岸上。予友坐一石觀船之進行。此時日光甚淡。天氣寒冷。船緩進。水激其上。予從岸上觀之。勞甚。索者撐者。且呼且用其力。其聲甚高。然彼舍以生命與江流爭勝。又何所能耶。彼自幼生長於危難。出此苦力。不過博些微之利耳。此時江流愈急。浪花如千百鬼魔。其勃怒之氣。自西藏而至此。時時思吞噬予船。予等亦時時虞爲所擒也。船稍進。復經浪而退。浪每激於船上。若遞其下戰之書。衆男女相連。牽其纜。時左時右。過數寸耳。予初次見此情形。駭以爲人力所不能爲。

其困難豈非較他種種之苦工更甚耶。彼等託生命於江神。而復與之相爭。岸上有人來觀者。其筋骨皆若有力。而不一助之。此時日光黯淡。予觀此奇景。精神幾爲之眩亂。船上一人。因用力過。忽顛。羣救之起。雖嗜鴉片泰然之伙夫。亦作驚恐之色。船緩緩而進。其聲伊亞。若云不能行耶。是能行。羣用其力。船進稍速。時而水激愈高。如數百之獵犬。入門而吠。忽聞發絕大之聲。如驚馬然。船竟過險而至平流。予此時氣乃稍舒。船亦重活其生命。每一搖動。若有痛苦者。既過險。自舵夫以及羣牽纜之人。莫不大笑。述其用力之狀。乃將船中之水汲出。此時已過可畏之波濤矣。設稍不慎。必將葬身於此。此時則甚樂矣。牽纜之人在前。約英里四分之一。過灘則且行且呼。深潭則伏行以抵急流。有一人滑足撞於石上而斃。浪捲之去。諸人度日於危險。所食乃至粗糲。所得之利亦微。以派里爾輪船之事觀之。可知此處水力之大也。此船過野灘遇險三處。因不能行。以起重機使船上浮。復開滿輪。然過新龍灘。其進仍極緩。與民船無異。此處江面不定。忽淺忽高。予等幸過。

其樂可知。二鐘到牛口峽。此處冬日淺水則平靜。水大則船迴旋於流中而不能施其巧。兵船名烏拉克者。卽在此處壞其後身。自此到重慶則平安矣。夔府爲煤炭薈萃之區。遠望皆小山村舍。有甚寬之河。河岸或沙或碎石。流或緩或急。以至萬縣。風景略同。路寬平。行頗遲緩。使人悽悶。然予未遇險。已屬天幸矣。或謂予行路不可性躁。經灘峽時。非數瀕於危耶。二年之後。予由重慶而下。曾見內地教會之貨船。載四百八十箱之貨物。皆置於岸上。蓋曾遇險者也。因行路之難。故予在香港上海。卽聞商務未能興旺。但聽之天而已。東方之商務。非不獲利。但宜散之各地。故較之二三十年以前尤難。然此事究未能比較。香港之地位最佳。故能自立。現雲南旣通鐵道。與外界交通。則香港之商務。可冀其進步。但須乘機赴會。未可坐失其時耳。英國商務。未見興盛。因耽於各種快樂之社會。致讓德人前驅。夫德人之堅忍。與其經營之特才。當英人觀查審慎之時。而彼已據其先著矣。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之商務。皆由上海支配。全恃揚子江之運行。與內地苦力及馬騾

之運載。如此幾二百年矣。現香港商人。可因雲南鐵道。加增三省之商務。由越南海防至雲南府。三日可達。則商人可不由揚子江之險。英美商人運進口貨於西方。可自香港到海防。由海防至雲南府。以雲南府爲內地商務集合之處。若如此行。必可攬西方商務之大權。雖越南東京取稅章。而獲利亦甚大也。予英與中國交通之歷史。自東印度商會起。逐漸發達。與中國人交易。頗能信實。雖官吏常禁之而無效。在中國商務。不能聽其自然。以前之進步。非勉強經營而後得耶。予香港商人。若有機可乘。而坐視其失。則可謂木人矣。上海地位之佳。固不待言。然雲南鐵道既通。可奪其半。但不知歸何國之商人耳。法人不能擴充其版圖。而思取償於商務。予香港商人。豈可不注意考察耶。

自重慶到綏州

予至重慶。與予友分手。一人獨行。乘椅轎一。轎夫三名。護勇二。轎在前。行李在後。予既立志步行中國。故可行之處。必徒步而行。彼等不知予意。乃相視竊笑。予不

過欲其導引耳。過西門。每名給百文。以後所行之驛路如下。第一日至走馬坑。八十里。二日至永川縣。一百二十里。三日至李市鎮。一百零五里。四日至瀘州。七十五里。五日至納溪縣。八十里。六日至南溪縣。七十五里。七日至敘州府。一百二十里。重慶人民款我甚殷。故居小舟中三日。不覺寂寞。往謁領事。非力善君。將歸上海。代之者施來君。在上海曾晤之。有密司特司密氏者。病將愈。即往成都。雖二人或有事。或病。然待予皆極殷勤。領事館在一高地。有平房連之。可覽江城。有擊球之草地。在中國領事館中。可謂甚佳者。此處人民聞予步行。頗駭異。然何難。不過心稍忍耐耳。三十年前有教士名克色者。由貴州步至巴馬。路較易行。餘皆僱肩輿以代步。因中國風俗喜體面。若坐肩輿。居民稍尊視之。故行路稍便。不然。若過一河。必須久候。至客棧亦無上等之屋。招待簡略。予之步行其不便固宜也。遇教士伯郎君及其夫人。爲我豫備行路之物。絕殷勤。聞予徒步亦頗異之。必欲予坐肩輿。卻之。然極感其厚意。體面之說。不過理想而已。予未信之。但求身無危可耳。

何必定欲體面耶。予至斧頭關。將外衣脫去。但著佛蘭絨衣褲。此在外人謂爲失禮。然行露草地。則甚便。所僱之挑夫。言明送至叙州府。每名四百。若能如期而至。則加一千。彼等負九十餘斤。索錢非多也。然彼覓一役者。乃僅與之四分之一。而乃甚樂。行羊山中極難。嘗閱游記。云到叙州府易。不確也。自重慶至叙州府。皆平石。其寬自三尺至六七尺。而山路則崎嶇難過。予僕在輿中呼曰。密司特此地須輿行。恐足必受傷也。果如彼言。予已甚苦矣。所過之橋。已朽敗。無人修理。馬行山中。如小羊然。一路見麥田。垂金色之穗。及淡紅之豆花。間以鶯粟。在風中搖曳。五色俱備。如海中之蜃氣。或云四川乃中國之花園。實不虛也。予從未見種植之密。如四川者。當初春時。山已發綠色。田與山升降。高處則以水車灌溉。間田之土坡。則種蔬菜。再高則鶯粟。竟無一寸之隙。遠山多樹林。有雲障之。近觀乃五采之光。在雲下飄蕩。非筆墨所能形容。南北皆山。中有相連之五峯。若筆架然。每峯上有光環之。乃日影所照。山脈逶迤。或起或伏。形狀皆異。真美景也。沿路皆白楊。行人

皆休息其下。遠望黑點。皆農人所居。有絕陡之山。高幾三千尺。其種植地不過尺餘耳。山上有寺有塔。時聞鐘磬之聲。心中所想象之佳景。皆備於此矣。山穴中多石鐘乳。最奇。使人驚賞不置。每行一里。有小茶棚。以錢二文。可飲茶數碗。四川全省皆然。常人渴時。不過飲一二杯而已。而四川之苦力。則真如牛飲。蓋負百二十磅之重物。行於日中。出汗過多。故不能不飲也。予飲此茶。乃如甘露。使人舒快。行路既遠。筋骨皆乾矣。有多人聚觀。頗駭異。予緩緩而斟。腹中果然。久之僕至。問予欲飲白蘭地否。予云不用。不如中國最美之飲料也。明日若渴。必多飲之。蓋天賜於游人者厚矣。予欲查四川情形。而各志書所載。皆不相同。卽以戶口而論。或云三十五兆。或云八十兆。全省皆山。揚子江流其中。兩岸皆峭崖深穴。平原僅成都府周圍而已。灌溉之法頗奇。除棉花外各種糧食植物皆備。藥材更多。幅員之廣。如法蘭西。而天氣較佳。鑛有金銀銅鐵煤油石油丹沙。出產爲鴉片白蠟麻黃絲。而鴉片近已減少。各處有鹽井。深或二千五百尺。其取鹽之法。用牛車。幾百年

皆然。客店尙不若愛爾蘭鄉間者。遑聞英倫。故歐人至此。頗覺不適。更不講衛生之法。故空氣不潔淨。游中國未知與俄羅斯如何。然有游東方羣島中亞細亞及非洲者。皆云中國四川客棧之汚陋。實有其特別之處云。客店牀榻排列室內。桌椅皆不堅固。牀板四塊。闊厚不均。以油布鋪之。然後置行李其上。啄木蟲處處作聲。鼠窟隙而遊。室與豬圈近。臭氣撲鼻。土地潮濕。天雨則成污泥。予至客店。每當雨後。室滲漏。睡則以油衣覆首。遊歷家每攜有便榻。予悔未曾帶此。此四川客店之情形也。至雲南則尤甚。地更濕。無紙窗。僅一小穴。懸腐敗之肉類。味殊惡。有桌不能置物。牆向內傾側。有各種之微蟲。每飯則羣聚其上。其情狀不能備述。予所帶之臺布。用處極多。一日僕爲我具冷水浴。在一特別之內室。忽有破壁而竊窺者。欲觀外人赤體之形狀。其好奇之心可想。予每到一村。適遇本地會集。見外國人至。皆奇異。先若甚畏者。後皆行近予身。若數百人。且呼且歎。若有動於心者。予所入茶館。其生意頓佳。飲茶平常不過三文者。富人則需九文。予可以自豪矣。或

從予身後緩步而進。竊窺予之眼鏡。時向予言。其音甚粗。予卽作手勢。請其散開。而聚觀者漸多。問此人何遽從天降耶。予操最詳之英語。請諸人無與我爲難。予行時。皆若失望者。然讓予前進。並不攔阻。四川之民甚貧。故雖懶惰矯滑者。亦不能自逸。而必謀其生計。見外人至。皆羣至張其網羅。值數文之物。若外人購之。則非數元不能得。當諸人集予前。僕時呼之使去。然嘗與日語。究未知其若何用意也。每日所遇之事。能使人忘其勞苦。夫中國內地。足使歐人羨者。以其天然之美景耳。而四川一省。更爲外人意想所不到。居深山茂林。見鳥造其巢。哺其兒。如遊小說之中。遊歐洲各國。紛擾煩雜。奇技淫巧。果爲文明耶。居此清靜之地。呼吸自由。無機械守勝之勞。予意寂寞者。實較繁盛爲曠達耳。四川內地。尙未開化。將來改革。未知如何。予嘗聞中國讀書人云。予等所處地位。如舟遇風。泊於淒島。然尙可呼籲。棄舊有之業而新是圖。此皆極有利益之事也。然如漢陽上海工廠。自內地人觀之。莫不視爲仇敵。而輪船鐵路亦然。四川農業之區。欲創種種新事業。須

查百姓意見。不可促迫。致使紛擾。當外人調查鐵路時。紳士學生。大開會議。云鐵路四川人之所有。不許他人干預。故外人亦不可冒險爲之。當毀鐵路拆電線時。之舉動。則仇視外人之意可知。東方欲興工藝。自是歐洲利益大端。然須緩緩而圖。使人漸漸信服。百姓雖無新知識。若有人提倡。自有改移之一時也。嘗聞一般講新學者。倡爲新中國之言。其膽力甚壯。前十年尙不如是。自拳匪亂後始然。四川織綿紗製麵米開礦。皆用外人機器。足見其已改舊俗。故抵制外貨者。不過空想耳。自重慶至叙州府。氣象已趨新式。西貨之利便者。莫不爭購之。而雲南則絕反對。住雲南久。始知痛恨外人。與東方各省迥殊。若別一民族。此乃氣候不同之故也。氣候不同。則民質亦異。此於歷史亦有關係。自雲南紅河至滿洲一遊。可證其實焉。四川離海千五百里。乃亦自爲風氣。四川雲南之鄉僻。亦有志於新學者。然限於舊學習慣。但有希望而已。曾憶岑春暄離四川總督任時。曾發數言云。中國官漸明西教道理。與外人交情漸密。使人快慰。予希望此後更爲擴充。兩國皆

去其猜疑。此頗有益於中國。非予一人福也。中國階級甚多。士最貴。以其能治人也。然在庚子之時。竟創爲仇殺外人之舉。非至愚耶。蓋彼所讀者。不過希臘之字母而已。庚子以後。漸知其非。派往日本東京留學者。幾二萬人。以爲得西學便捷之途。其畢業者。考驗合格。則與以優美之官。雲南雖頑固而革命思想已漸輸入。屠火積薪。終必有危險之時。嘗見一英文學生。其書於試驗簿者。多激烈之言。若有官長見之。首領恐不可保。中國之講新學。不過皮相。然其伏於中者。已至勃鬱。外人於此事未能得其真情。蓋中國各省。或新或舊。不能一致。未能合而言之。若能以誠實之意行之。盡去以前粉飾之積習。經營各種事業。如河流之勇。則必可達其目的。若農若工。其權利外人皆莫能與比。立於四千餘年之歷史上。他族皆不能與之爭也。然須視其機運如何。自重慶至瀘州。四日可達。地方富足。人口甚多。街道清潔。商務亦茂盛。而無客店招待者。予午時渡江。意在城內茶館小坐。卽行。僕不知予意。導予穿城而過。乃與之言明。復折回至一客店。僕人等乃勸予卽

住於此。中國官之習慣。每派二勇護送。其行狀實使人可疑。此二勇無所事事。其行每在予之後甚遠。若道路亦不熟識者。再必預備肩輿。謂之體面。皆無用之浮費。若每人住食。不過一二百文已足矣。予與僕言時。有婦人云。此房最佳。予問之。僕曰。彼言前曾有日本人住此。不知英人適否。僕與之言。若有調笑之意。予正言責之。予既至此。且厭衆人圍觀。祇得暫入此室內。有一瀘州老者。且笑且語。其態甚滑。僕人呼之不去。予云。不願爾在此。此人乃去。此地有坎拿大教會之室。乃中國式。然頗潔淨。教士五人。皆來未久。其傳教頗有效益。有蘇格蘭二人。在此踢毬。毬場約四十方尺。見予至皆喜。內有一人最和氣。曾爲我理髮。乃約予小住一日。彼在中國相習已久。見本國人至。乃極親切。此固出於天性也。至南溪縣。人云。至叙州府一百二十里。明日可達。本地縣官使人來云。此處至叙州府無人步行者。願以礮船相送。僕人亦云。予固無礙。若外人步行。或有不便也。叙州府歐人甚多。可僱一舟去。縣官託病不能親來。予知其爲誑言也。如是僱一五板船。定於次日

絕早三點三十分鐘開船。僕人在外室坐候。予所宿之室。若在歐洲。尙不及一馬號也。至夜半。聞樓上鬨鬧聲。忽有望板落下。可見燈光。僕人在室外唱歌。忽云密司特可以興矣。現已二鐘。已有人上船料理。惟此時無茶。予卽收拾。如時登船。在石坡下。天尙未明。以爲可開船矣。不料船夫一切尙未預備。至六鐘始行。予乃甚怒。居船中極不愉快。且度日如年。此味永不忘之。船夫不善駛船。每擱於沙石。或與他船相撞。至下午四點鐘三十分始行一半。旣係逆風。且屢誤用其力。故行極緩。至日落甚久。乃漸見敍州府之塔。至十一鐘始至。旣餓且怒。黑夜中行極滑之路。至一極不堪之客店。欲食不得。有因特教士及其夫人在城內。約予至彼處一談。甚樂。敍州人口十五萬。其地位之佳。在揚子江右岸。土產爲藥材鴉片絲皮白蠟。皆最要之出口貨。惟鴉片近已減少。出城見一平原。因特及赫墨夫人亦將至。打箭鑪行其教。引予至城上遊覽一周。見二千年以前之古風。有極窄之街巷。有買食物者。算命者。剃頭者。往來其中。偶見忙亂之狀。則僕從薩爾縣官而出也。街

上招牌。言極誇張。多僞言。與二百年前倫敦風俗相似。此事新加坡最盛。錢店銀行之倒閉。視爲固然。若有一定之法律。卽不能如此自由也。

自敘州府至昭通府

言者心聲也。故歐人出言。皆極誠實。心與口一。中國則不然。喜應酬好辨。故爭論欺誑。時所不免。每一極簡之事。必經多少周折。有圓轉之舌。往往欲以三寸不掉。建莫大之功。能達曲折之意。而無所遺。此中國著名之特長也。故外人欲研究中國之實情。爲最難之事。予出敘州府。見一人隨予後。忽與僕若爭論者。問何事。僕開籃出鴿二。置於路旁。云買此二鴿。已與錢不少。尙欲加錢。予見籃內有熟雞。雉鴿子。與予之泥靴。及跳舞之鞋。汚頰。並置一處。在中國飲食。惟以不見爲淨耳。僕人向賣主作種種怪狀。仍持鴿子而去。直上一斜坡。風景頗佳。自重慶至昭通府。乃按驛路而行。因雲南遇雨。則極難行。故以早到爲妙。重慶至敘州府。郵便每日六次。至各口岸。亦有一定之時。約送萬縣之信。兩日可達。瀘州一日。敘州府二日。

河州一夜。成都三日。在敘州府發信。一月可到英國。予自敘州府動身。天寒。人云至安平二日可到。隨予之苦力。因得利不少。願送予至昭通州。云十四日必到。天好不過十一日。每日所行之路程如下。第一日至安平。九十里。二日黃溪。五十五里。三日方一站。七十里。四日灘頭。七十里。五日老鴉灘。一百四十里。此處高於海面一千一百四十英尺。六日郡沙關。六十里。高海面四千尺。七日七里鋪。六十里。高海面一千九百尺。八日大文溪。七十里。九日大關。七十里。高海面三千七百尺。十日武寨。六十里。高海面七千尺。十一日昭通府。高海面六千四百尺。予所行乃大路。到灘頭離四里邊界十里。雖山行亦不甚難。至老鴉灘。行亂石中。或傍溪流。山發水時。不辨路徑。有時山路寬僅六寸。六七十級。或亂石堆阻。頗難行。此處有雲南稅關。爲扼要之地。稅關在一懸橋之東。橋長一百五十英尺。騾馬皆不能行。有極怪之山。名郡沙關。雖僅六十里。而極難行。華里六十。不過三十英里。然若五十英里也。又下經不平之寬路。人云由下而上。有九十八灣。上山三十里。又下經

最險之窄路。傍江北岸而行。對面之山。皆壁立千尺。與米倉山峽相似。沿江行二十里。又登山爲七里鋪。此處爲敘州府至雲南著名之地。予休食於此。山頂山趾。皆不可見。皆大石林立也。此處大至關。路雖險而不多。前所過之懸橋。南三十尺。北八十尺。以石柱撐之。在河流之中。經水冲齧。已漸細。所鋪之木。亦不平穩。甚可危也。自大關至武寨。上山極難。上有大平原。四面皆山。若大劇場。復經一澤地。乃達山腹。已至武寨矣。山水發則不可過。至昭通以下皆平。僕人皆怨甚。先講明另賞千文。每日四百。若無雨可賺三百三十。沿江行。時見鶯粟花極茂。間以豆花菸草。僕沿路竊豆。予止之不聽。予思修此道。較鐵路尤要。以實難行也。中國工商。皆有特別之材。若以西方之法。經營中國天然之利。直可與歐美相抗。中國人亦未嘗不知欲闢其利源。然但具空想耳。近年則稍能實行。不欲爲人所侵奪。然真欲實行。必須與歐美聯合而爲之也。路之遠近。如風之不定。予經麥地。遇一老者問之。云二十里。計算二點可到。行二鐘。復遇一人問之。云尙有五里。行四里。又問一

人。云尙有二里。四人之言皆不同。次日至黃溪。與僕從相失。至一清靜之花園。止於樹下。風振葉有聲。河流其下。予疲極而眠。醒時不見一人。甚懼。恐遇不測之事。周圍察看。前行一二步。不知由何路可出。日將銜山矣。久之。見僕喘汗而至。云此處乃盜穴。受驚否。欲食粥否。予却之。以後登高山。行峽路中。山皆壁立。如大公園。下山至方一站。僕從皆云。次日路難行。果如其言。上午下雨。石滑。不能住足。又未能以草鞋套之。忽滑足而顛。滿身皆泥。行李已在前七里。追及。易衣袴。僕以草席障予前。從者皆笑。羣兒皆竊窺。一兒戲撲草席落地。幸予袴已著就。過一河。挑夫將行李落於河中。予至灘頭。不能眠矣。至一客店。人獸聚處。穢惡不堪。農夫堆積肥料。行人掩鼻。而農夫不以爲苦。曰此不能私儲。乃有用之物也。頽敗之牀。有席被。積多少游客之垢污。予勉強住此。洗衣。因不能眠。飲中國酒以消遣之。中國之不潔。自上以至下。莫不皆然。春來天暖。從者解綿衣。搔其癢。不自覺其醜也。然予在中國游歷。未能如此苛求。予作書時。諸人圍集。見打字機。皆極希罕。有二護勇。

立門外。不使太近。以妨予之作書。歐洲人皆有私室。可作己事。在中國則不能。無論作何事。人皆見之。然予二日所經寂寞之地。景若畫圖。如蘇格蘭而清靜過之。予卽以爲私室。行此天然美景之中。可避世界之潮流。與人無爭。此予消遣無事之法也。斯梯夫書云。若約一好友。游於異地。可去種種之煩惱。予意與人同樂。必其人性情和平。能體諒人心。行以忠恕。若稍存忌嫉之意。則寧一人獨游也。此人不易得。故予獨尋其快樂。至老鴉灘。入小鎮。名坡託。爲雲南四川邊界要地。未至數里。挑夫行石中。傷足趾。見骨。予與之四日之錢。屬其歸。彼堅不肯。至坡託卽倒於路旁。居民圍觀。殊甚忙亂。惟各人之意見。皆不能同。皆云此人必死。以爲可以訛詐。然彼乃漸開其目。地方官至。令數勇抬去。人皆云必入牢獄。故多猜疑。官行至予前。予意未行犯法之事。尙未言。官向予鞠躬。甚恭敬。予亦韞之。導予至一室。頗清潔。有一官及其二子在。予僕隨作翻譯。官云。請予宿一宵。且爲之演劇。或欲與之拍照。或索紙煙。或云有良馬。價不過百金。問予要否。予答云。劇可瞻仰。片

刻馬無所用。照片所帶不多。但奉紙煙一筒。諸人聞予言。頗失望。雲南與四川不同。多山。少耕種。百姓衣食甚惡。予所行路。在河岸山間。此河流入揚子江。羣山錯雜。景甚奇麗。在歐洲行此山路。不能忍耐。在中國則不能不忍耐也。予所疑者。此艱難之路。其先如何穿鑿耶。或入深窟。或轉山澗。遠望若有以手相招者。予有此佳伴。而時近時遠。不能久留。有時亂石當前。路已窮矣。忽又無際。如處夢境。曲折而行。已至河邊。眼不能窮者。身臨乃知其異。或上或下。或入或出。窮幽極僻。目不暇給。而竟忘其苦。有時盤旋而上。不能一覽而得。山峯之上。若仙女翩躚而立。招行人前進。有時白石寬平。有時僅窄數寸。舍此更無立足之處。此窄路皆馬足經過。步步皆須留意。下有河如蛇。偶一滑足。則身葬河中矣。羣山在前。狀如鬼魅。使予追程而進。欲一窮其異也。凡此所經。皆極危險。爲人所不知之樂境。幸上帝護佑。使無父無助之人。不遇危險之事。及晚。至山峯少坐。天風吹來。若獨立人寰之外焉。見各村堡。尙可知古封建情形。路旁山崖如劈。有數百人荷重物而行。所荷

之物。乃茶葉燈油皮革銅鉛煤白蠟。皆雲南出產也。若鹽。英國綿花。江西磁器。皆由四川運來者。若稍失足。則葬身山谷。河流洶湧。有一舟在白沫中。施其巧力。向下流而行。人聲與水聲相混。河中多灘石。亦甚險矣。又見多人荷德國之礮彈。日本之鎗。在中國辦進口貨者。多抵制英貨。若英人知運貨之法。則德日之貨必漸少。予友曾作書與轉運者云。汝貨上船。從最高之樓上拋下。視有無損傷。若損傷則易其法。屢試之。俟全無損傷乃已。然後可運銷中國西方諸省也。行數日。山愈高。多松林。瀑布流山峽中。聲甚壯。有大樹障之。不能全見。多麥。在日光中若初雪然。食物若荒年之價。多豬肉雞卵。予見其飼豬之法。不敢嘗之。僕從食玉蜀黍。官食白米。每升十八斤。省城每升十一斤。其數不同。武寨乃至昭通府最後之驛站。客店牆僅三面。其二面以竹夾洋鐵爲之。夜大雨。予並不煩悶。蓋最淒寂之時。亦可尋樂也。有苦力請一替工。負九十斤之物。行九十里之路。予與之錢。僅以四分之一給之。二人爲雲南小錢四川大錢爭論。至一鐘之久。予卽以此爲尋樂之事。

入夜。雨更大。予眠以雨衣覆之。至昭通府。在路旁見賣水果者。兼售紙煙。此二年中雲南商務。無若紙煙之暢銷者。雖貧苦小兒皆吸之。使人驚訝。自重慶至巴馬。自大興府至蒙自。無處不見有英國紙煙之告白。雖前有二英人貼告白於廟壁。爲百姓撕去。而雲南自禁止鴉片後。無論貧富大小。莫不吸紙煙矣。一千九百年。雲南總督曾出告示。曉以利害。令百姓宜漸除吸紙煙之惡習。且謂每年外國進口貨非常增加。予雖不能禁止入口。然中國人可以不購爲抵制。庶免浮費。此可知官場之意也。至昭通府。佳色芬教士處二日。所見皆乞丐。民人甚貧。食玉蜀黍及豆。度日極簡。居室無裝飾之冗亂。無機器之聒耳煩目。天空清潔。無工廠之黑煙。無種種之車聲。擾人清睡。其眠處不過木板數塊。草數堆而已。足著草鞋。食用木筋。無刀叉。食品極少。自織綿布。中國人曾語我云。中國人不須裝飾奢靡之物。衣食但取飽暖。不求適口而悅目。亦足以生存於世界之上。予聞此言。至今不忘。蓋能如此度日。則真能抵制白人也。予書後再詳言之。可知西方雖文明。亦有

其不足之處也。與中國人同居。可使人回思。予每日所食所用。皆可有可無。如麵包、牛油及各種肉食。玻璃窗、火爐、帽子、白汗衫、絨裏衣、靴、鞋、皮包、帶子、衣箱、牀、行李、被單、氈子、各物。中國皆無需乎此。其實亦豈在必用乎。予輩游中國。若遇不能用時。卽屏去不用。乃爲最便。然百姓度日雖簡。亦尙有喜用西洋貨者。此地水少。故不能種稻。皆食玉米度日。昭通爲扼要之區。曾經兵燹旱疫。漸荒涼。每年因飢死者數千人。乞食者常在南門外廟中。公家出錢以養之。穢疫之氣。每死必以千計。五千人入廟。往往因病死二千餘。其食以石灰合米爲粥。人云其致病皆以此。故死者擲於城外一大坑內。或云至荒年時。以小兒易米一勺。予居此城內。聞種種之苦况。不能筆述。數年前鴉片收獲。尙有希望。今已大不如前。故毫無希望。遽成貧苦之境。此一千九百零九年之情形。後予雲南游畢。所見又稍不同。蓋停種鴉片。爲最美之政。而百姓亦非因此遂致絕望。尙可別謀生計也。至大理府。無一舖面出租。生意較前更盛。而城中人云。自禁種鴉片。乃大受影響。予殊不謂然。蓋

禁煙事亦英國人所贊成也。除大理府外。十年不見鶯粟。然雲南非無鴉片賣也。前三禮拜。親見吞鴉片而死者五人。五十人吞而未死。若無此物。人決不因細故而輕其生命。去歲此市上鴉片一兩價三錢。幾九辨士。今欲購之。每兩不過二錢。可知鴉片皆私運之貨也。雲南百姓與開通之政治家及英美之講人道者。意見不同。一日有棺木三口。過此市而至省城。開棺驗之。果屍也。乃聽其去。未知二三口棺木。皆儲鴉片。可謂巧矣。貴州私運貨者。皆執兵器。夜行晝伏。繞道而行。不經釐卡。故較官定之價爲廉。而食者尙多。當禁吸鴉片時。富人積儲。可食五年。而私貨亦不能禁絕。貴州等省。禁種鶯粟。至今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二月。每年收入之稅。所失已多。而邊界之偷運未絕。故欲禁止。須另設法也。蓋鴉片在中國已一千二百年。爲醫藥之用。十七世紀。中國人已有吸之者。故禁之殊不易。此非淺學英人所能知也。數年前雲南有二出產。一鴉片。一錫。錫產於距蒙自二十里之地。方。值價三百萬兩。鴉片則各處皆有。運往越南東京者三千斤。運中國內地更不

止此。雲南鴉片之出名。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廣東及清江之事。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出產。人言不同。或云一萬二千斤。或云二萬二千斤。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增至二萬七千斤。至今不減三萬斤。此上所述。乃一千九百零九年所書也。至一千九百十年。情形稍變。中國禁止鴉片。已頗有效果。一千九百零九年四月。予經過四川。所見之鶯粟。今已無矣。予亟盼望中國及英國竭力禁止此耗費之物也。當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中國官吏將鴉片二萬零四十兩。堆積行刑場。以火焚之。百姓聚觀如堵。可見其甚認真也。予聞昭通府殺兒之事。現已減少。未進城時。問僕云。其賣女之俗。尙如前否。僕曰。此事尙多。密司特亦思買一人耶。不過銀三兩。年長者五十元。現在價已略高。貌美成人者。須三百金。此乃最高之價。小兒至多不過二十元。此事人人諱之。蓋不幸之事也。數千之小兒。售於無人心之人。不過數金。如貨物然。然亦有居然爲人父。因吸鴉片而售其兒者。予過昭通府。見三歲至十歲之兒。用筐盛之。駝於馬上。運至省城。此皆爲雲南可傷之風俗。予常於

路中見小兒之頭。蓋爲狗所食也。

一千九百十年昭通之亂

昭通府之亂事。其禍頗大。而外間知之者尙少。卽予書此事之前二日也。蓋欲將雲南及東北之外國人殺盡。此事始末。諸君必樂聞之。前後所述中國講維新。然在內地游歷。嘗有一種悲觀。蓋恐將來必有絕大之亂端也。此處嘗有謠。人多笑而不信。然其不平之意。已充滿雲南全省。如水之發泡。其維新可盡信也耶。此事或突然而起。或不久而平。或久或暫。其中情形不易觀察。昭通府之役。外人幸未遭害。雖大風潮已過。而餘波未已。此時乃一千九百十年七月也。一千九百零九年之末。雲南全省欲仇殺外人。省中教堂。皆有兵護守。數千無法之人。皆有兵器。已成叛匪。輕視本地官府。予自敘州府至東川府。四百餘里。沿路皆見亂民。皆曰扶清滅洋。與一千九百年拳匪之亂正同。雲南各處皆如此也。十年前之歷史。恐復見於今日。外人不知危險。欲至此地者。皆爲領事及敘州府之教士所阻止。

教會中人能銷患於無形。而領事之報告亦主平和。不肯激烈。故外間多不知之。四月之中。亂事漸增。沿路皆有叛黨據守。外人不能逃出。其生命如已蓋印。毫無希望矣。羣圍外人之室。欲得而甘心。殺人者。乃中國最平常之事也。歐人不知中國情形。云今中國已維新。欲自比於列強。民智亦漸開通。此事庶幾可免。然予料不久卽有亂事。吾英若商人教士游歷家官員等。但研究中國幼稚之新學家。而不一考查百姓之心理。聞復有拳匪之亂。莫不笑之。然此何足笑耶。稍有知識者。決不以此爲妄言。蓋中國實有禍機深伏。其發動極易。予今居此雖平安。而謠言尙多。不能不信。昭通城內本甚安靜。爲謠言所動。皆扶清滅洋之說。故予曰不信。中國有內亂者。當一考查百姓之心理也。拳匪之餘孽。各地皆有。但予未之知耳。一千九百十年。因鴉片稅漸少。欲徵收人口稅。百姓不但不允。且欲仍種鶯粟。昭通府城內外及苗人皆云。加稅乃歐人之意也。東京鐵路。四月可以通行。而彗星亦此時出見。皆足啓百姓疑惑。以爲彗星之出。皆由於外人在中國有種種之舉。

動。天見此象。蓋欲予等起而滅之也。予人所得消息。云桃溪及沙河之間。有伊盤苗族之小女在教會。其父爲匪所擒。迫其入黨。月之十五號。來殺外人。焚教堂。謠言如此。離昭通府二日路程之地。有叛黨紮駐。其中種族不一。有滿族。有回教。有伊盤。有花苗。及其餘匪類。聚衆之時。持一合。內炭一塊。毛一根。云其焚也如火。其逃也如鳥。此時雲南府派兵十二日可到。從楚雄派者八日可到。合共千人。鎮台帶兵巡查城中。並守護外人居室。戒備嚴密。日電告省城。叛黨有三千人。紮於山上。大路之交通已斷。人雖多。不敢出攻。因多強迫入黨。不甚服從。其黨魁也。其聯合叛黨者。不過冀保其生命產業耳。知府屬在花苗之教士及二婦人。速歸。恐不能保護。以西門關離此七十里也。乃派一人護送入城。此夜甚冷。地滑。幸未受驚。恐。此時劉鎮台自省城至。此人曾在省城當差。有計謀。勇於任事。兵極整齊。雖蘇格蘭兵隊。亦莫能及之也。人稱之曰劉馬棒。至昭通府時。劉一人前行。問一當差者。有好房間否。曰無。此房係預備劉馬棒者。他人皆不能住。劉僕從至。曰。汝竟敢

面侮大人。羣毆之。後復賞錢千文。曰此賞爾所當差事也。前雲南南方之亂。領事名栗騰者。卽劉所救出也。而此時謠言愈盛。不能得真情。外人惟有坐以待斃。當時叛黨所據之外。在外嶺一千人。在貴州。江堤山千人。在雲南之南。昭通城外。至金沙江千人。聲言三月十三號來攻。然並未至。至禮拜日。教會智窮力竭。驚恐殊甚。不知能保平安否。城中時時開會。聞官兵小勝。被迫之叛黨。並不知爲何事而戰。故多爲官兵所擒。械送城內。三月十六日有叛匪首級十六。盛筐內。目上視。其可畏之狀。尙顯其桀傲之意也。有兵一隊押送衙署。復懸於城門之上。以警其同類。官之肯出死力以平亂者。皆爲一己之利害耳。叛黨首領三人。在外嶺者。最強悍。謠卽來攻。官以其不受撫。乃決意剿之。禮拜二。在北方大路開仗。官兵得勝。擒叛黨甚多。中有一婦人。僅十八歲。甚美。人云彼散豆以鼓煽之者。斬其二足。而省城大吏。諭卽殺之。叛黨聞之。愈不服。此婦人散豆於各處。或人家門外。凡豆落處。必出一能戰之人。已散數百萬豆矣。而聚衆並無此數。劉鎮臺每夜巡查。擒則殺

之。首懸城上。離城四十里。有一村長。擒一叛黨之魁。久之復爲同類。刼去。乃將此村長支解。割其舌。剗其心。殘忍極矣。此時處處皆有戰事。天久雨。加以彗星出見。謠傳甚大。一日百姓驚恐。云卽攻城矣。官兵戒嚴。次日禮拜堂燒燬。物皆搶去。有花苗教徒。爲叛黨擒去。脫其衣。云不告以外人所藏之處。卽死。而此人不肯實言。正危急時。劉鎮臺至。救花苗出。擒三十六人。獲馬及旗幟。叛黨中有李姓者。最強。有武力。人皆服之。劉易破衣。直往李營。路中遇叛黨三人。問鎮臺在何處。若不實言。擒至李處。首領不可保矣。劉身後有親兵數人。將此三人擒住。殺二人。留一人。得知李所。卒獲李及叛首黃姓。以大隊護送城內。一日下午黃昏。在衙署前處死。若在城外。恐叛黨刼去也。凡殺十刀。頭乃落。黃只一刀。懸首城上。此二叛魁爲首領多年。勇敢而不畏死。皆可謂爲國出力之人也。以壯盛之年。而如此慘死。其死皆爲外人故也。其一逃去。懸千金購之。卒以擒獲。殺於蒙自。五月苗復起叛亂。有數禮拜之久。不許英人往東川府大路游歷。予作書時。卽一千九百十年七月一

號。尙不許教士出游也。此時謠云外人購小兒。用之於雲南鐵路。每日有匪人賣小兒於教會。故拐小兒之事常有。教會學堂之學生皆藏匿。不能傳教。又云有二婦人在昭通拐小兒。已擒送官署矣。囚於籠。以警其餘。復使之游街。使自呼曰。不可如我之拐賣小兒。不言則痛挈之。官出告示禁止謠言。然尙不平靜。予經過省城。小兒見之則逃。其母見之則呼使入。雲南全省皆如此也。傳基督教者。莫不失望。在東川昭通傳教幾二十年。與百姓情已漸洽。而教徒平日受其教育者。亦莫不將小兒藏匿。恐爲牧師所擒。則以前之功。豈不瓦解耶。久之亂漸平復。予印此稿時。已無事矣。但願將來不復見此不幸之事。雲南官吏辦此事。可謂得力。李經羲百姓雖不盡愛戴之。而平此亂。尙能迅速。起事之處。官皆降級。雲南府至昭通府。總督公文。十二日不能通行。故來往皆用電報。中國作事。本延緩。所派之兵。非十二日不能至。况雲南道路更難行耶。若招千人出戰。決非一時所能出發。若俟兵來。外人生命皆無望矣。然此次亂事延蔓各處。總督調度。尙合機宜。故成功甚

易。雖教會多受驚恐。未嘗不歸罪於官。而予之意見則不然。以爲各官皆能盡力也。英領事坡梯勒。英人皆信其言。當平靜以後。尙有欲出游者。領事皆不許。一教士名斯得的夫。係教皇所派。查內地傳教事者。僅能至東川府。不可至花苗。致其傳教情形。予印此稿時。已許通行。予乃由東川至昭通第一人也。予已過桃源。甚樂。教士請予住數月。再游花苗各處。當於下章詳之。

雲南東北種族及傳教事業

二十年前至雲南者所著之書。不過述其貧苦及殺小兒之事。種族甚多。外人知之者少。現在情形與昔稍不同。已漸開化矣。歐人多熱心研究。嘗親至各教會。問西方種族。曾著爲書。而所述多不相同。惟墨鳩氏所著書。予意頗與之合。其書名印度揚子江間之雲南。云雲南種族之衆。爲世界所罕見。其原由於地質之特異。高崖深谷。河流湍急。使語言隔閡。自成風俗。尙有多人著書。亦有所發明。予亦擬盡力以考查之。予在雲南宿一年半。穿省而過。在四川亦曾遇仇視之人。復往西

門關。住花苗數月。至人跡罕到之山。雲南東北。游歷殆遍。有友人云。此處人類已漸進化。熱心教士苦心孤詣以傳其教。而恆難達其祈嚮。歐人多不知中國有許多種族。故予所述。必爲人所樂觀也。雲南種族。予與之交接者有二。一卽中國人所呼爲苗。其自呼曰毛。二中國人呼爲伊盤。自呼曰老蘇。墨鳩氏呼曰羅羅。予所經者尙有分支。一黎蘇。一喇烏。一烏黎。惟老蘇人口最多。現仍多獨立。自爲酋長。與四百年前略同。有白骨黑骨長鼻平鼻橫目斜目黃面白面炭色之髮各種。數百年來。漸屈服於漢族。然其受治於酋長。社會獨立。其情形尙可見也。惟酋長歸中國官轄制。納稅於官。其徵稅之法。無一定之制。尙有漸同化於漢族者。衣服言語風俗。與漢人無別。頗難辨別。自中國用強力壓迫。改土歸流後。與前已大不同。苗及他種。多同化於漢族矣。游緬甸邊界及四川之東。可知將來世界必漸泯種族之跡。而歸於大同也。然尙有多族因不堪中國之壓制。仍思獨立者。在人口稀少無政教者尤甚。諸小部落。離中國遠。漢人多未知其性情。云西方各

族皆有尾。或有二首。中國官吏所報告者。亦多未合。雲南四川貴州。所在多苗族。其中亦有種種階級。游此深山之中。尙可見上古時代之情形也。予先述苗族。其產地在貴州湖南之間。故貴州湖南人。或有雜以苗族者也。漸移至雲南及西方。以保守其語言風俗之舊。予尋至大理府三四十里。墨鳩氏尋至西藏邊界。其言曰。予至西濤里之旁。緯度三十三度四十分。經度九十八度四十五分。四川之西。雲南之北。又得數村。在野人河之源。緯度二十八度十五分。經度一百零一度四十分。墨鳩氏不知昭通之苗。予從東川府北行三日。至昭通。沿途皆見苗人。自西北行三日。見老一山之苗人。自西南行。皆未測量之地。過沙樸山。至最末之處。爲教會總部。以現在進步觀之。二十年來。已有一兆人受基督教矣。其中非盡苗人。尙有喇卡黎蘇及其餘不知名之各種。自雲南省城至揚子江敘州府一帶。金沙江貴州邊界一帶。皆有苗人。而至四川渡河。亦曾遇之。其始地則在貴州極西。此處至馬來絕遠。而其種族相近。生活風俗。與馬來之薩克。尤多相同之處。講人類

學者必以此言爲可笑矣。然未親至其地。而冒然著書。予未敢以爲是也。苗族有二大類。一花苗。或曰白苗。一黑苗。言語衣服風俗皆不相同。而黑種爲優。研究苗種者。可閱克拉克氏貴州雲南一書。或阿林氏卑白氏所著。墨鳩氏亦有發前人所未知者。其言多可信。與他人所述略異。而在昭通城外。則大不合也。墨鳩書中三百三十九頁。以雲南西北方之方言作一表。皆依苗音。頗有趣。試列於右。

墨鳩氏所載之苗語

雲南東北之苗語

人 但南、潭明

得熱

子 頭、潭通

禿

眼 開馬、美

阿馬

手 阿皮

梯

牛 牛

牛

豕 豚

怕

二 一 喝 去 來 風 火 飯 銀 河 地 狗
歐 一 喝 忙 塔 吹、頭 毛 了 廷 大 克利、
清 狗

而 一 喝 毛 塔 棋 特 發 裏 格 替 克利
利

三 批頰

及

四 北朴腦

格老

五 培

拍

六 仇

格老

七 心一

心

八 一

一

九 球

其

十 欺

口

苗族言語。須學兩年始成。無書。並無有作書之思想也。前有數千苗人。至昭通府受教會教育。乃知作書。其書爲教士坡來得所爲。坡來得誠雲南東北傳教之一先鋒也。作書必先合其聲。苗人資質甚低。不慣誦讀。故作書以愈簡愈好。故思作簡字之法。將母音記於子音之旁。呼而發音。已有數千苗人能讀寫矣。予至此地。

費十分鐘之力。即可同彼等唱歌。及讀教會之書。婦人從不喜讀者。今亦與男子同讀。如十字架故事。皆能言之。此爲教會中最要之事。予將關於花苗之事。著爲一書。事雖簡單。實世上不可少之事也。昭通與東川府聯合教會。作事最切實。教會中有伊芬氏及其夫人。救予之性命。使予終身感激。此一千九百零九年事也。作種種有益之事。而得薪極少。其熱誠可佩也。苗族者。爲古時酋長僕奴之子孫。酋長土地。苗爲種之。一千九百零五年。苗人數千。得聞福音。頗滋漢人之疑。幸尙無衝突之事。酋長捐地。苗捐一百磅司特令。建設禮拜堂一所。可容六百人。一年後增至千人。一千九百零七年。已達六千之多。予至此時。派盛氏適作事甚忙。留予住數月。其夫人甚賢。在苗族中演說。數百苗人。皆信服之。時偕其夫人游歷各處。派盛氏曰。教苗人甚難。用各種法試之。擇其最適宜之教法。故現已漸發達。以聖經之道理傳之各村。苗族在石門受基督教者。現幾達一萬。中有三四千人。已受洗禮。雖其中非盡誠實。然尙可謂之滿意。有禮拜堂數十處。所占之地。幾有一

萬方里。其工乃土作。上以草覆之。工簡而省費。苗族皆以禮教堂爲光明自由之地。其一身之希望。皆從此起。使之恃己而不賴人。以後作禮拜堂。不必望教會助之。每日演說者。皆有一定規則。選能演說者十六人。每年所得薪金。不過三磅。爲衣食之費。每年復增二先令。爲作草鞋之用。又選誠實者若干。以爲本地演說人。禮拜日講演。餘日仍自作工。每年得幾辨士買草鞋而已。有此二種。故甚得益。未受教者。亦設法勸之。英國及各國聖書會。因派三十人往各村散書。周游各處。每夜作事。考查百姓之精神如何。使信教人堅固信服。若往他處。或死。則補之。此職事。每二年易之。用投票之法。每日學堂。已有十處。有男女學生。教讀簡字及中國書。及最淺之科學。復教之家庭親愛。婚嫁之禮。去其蠻野。然習慣既久。頗難脫盡。苗人復多迷信。喜巫。或云。予能操爾生死之權。則大懼。巫人最惡教會。故種種破壞之。苗人怯病。在昭通府之二醫生。色芬及格蘭丁。時來爲之醫治。其功德非淺鮮也。以上皆派盛之言。至於老蘇。居於昭通府左右。皆自他處遷來。老蘇人人能

辨之。以有特異之象也。此種爲較高之族。面貌不惡。操蒙古混雜之言語。其始生處。已不可考。有土地權力。與古封建之制略同。惟今已漸衰矣。不喜漢族。故不同化。且欲脫其羈絆。金沙江之右岸。雲南之西北。其幅員頗大。富人所有土地。悉納稅於暴虐之漢吏。故老蘇之暴動必易也。社會無法律秩序。裁判不公。燒劫殺戮之事。皆置之不理。奴隸買賣之風最甚。佃戶不能納稅於地主者。卽自賣爲地主奴隸。其先此族被人逐於山中。隨已占領土地。時起爭鬪。同類相殘。故老蘇人口漸少。苗人在四千年前。甚有權力。現已爲老蘇之佃戶矣。老蘇壓制諸族。往往用絞殺之刑。予親見其絞死。並聞以前處死之慘狀。蓋生存競爭。強侵其弱。并兼上地。故握權者漸歸少數。非老蘇卽漢人也。苗無土地。其生命之權。皆在伊盤掌握。老蘇中亦因遺傳之別。而有種種階級。曰黑骨。乃此族中之最貴者。曰白骨。稍賤。服從同族之有權者。及其他有勢之人。老蘇喜遷移。不願爭戰。故漸遷過金沙江。其地在地圖中。名曰蠻子地。其種類如下。第一黑種。名喇蘇。或種田。或爲地主。第

二白種。名土蘇。大概皆爲奴隸。其餘尙有小種族。第一紅老蘇。皆作鐵匠。第二阿由子。大概皆作氈。自云與漢族相親。不知確否。尙有一種。專編籃爲生。而其大別則黑白也。黑族自云爲地主。白族皆爲奴隸。現已有逃出者。男子與漢族不易分別。女子有奇怪之裝飾。則與漢族女子大不相同。皆不拜偶像。遷於揚子江岸山下者。時與漢人爲難。在此耕種之漢人。往往逐出境外。惟人口漸減。自云近三十年。已減一半矣。居家不講衛生。食生物。酗酒吸鴉片。及他嗜好。此亦人口漸少之原因也。有權力者。乘機壓服貧者。故時起爭端。歐人能操老蘇語言者五人。予游歷既久。乃知老蘇地主之致富。皆殺其鄰而兼并之者。酷虐殘忍。彼此相仇恨。但思殺其主而奪之地。且曰非爲貪其土地。不殺彼。則予之性命將不可保。故人人自危。得勝者。人皆稱之曰雄。予聞一富人殺其弟。地歸於己。若不殺弟。弟卽殺之。視爲無罪。與西俗絕不相侔。無一人畏中國法律。一人殺其奴告之於官。官曰。予知之。然不能辦。殺奴隸之妻子。法不能治之。有一老蘇。見一女甚美。欲奪之不允。

曰有能送女至者。予百金。貪利者果劫之至。其父不肯。絞其父。其婦女皆不纏足。高額。面皆不醜。惟眼光可畏。身長體健。比之歐洲各國之婦人。有過之無不及也。不與他族結婚。父子夫婦之間。亦有愛情。因婚姻自由。故爭奪之風極盛。歐人游歷家或教士。亦有被羶羶所謀害者。予雖未入其內地。而過其邊境。相居甚久。亦可親近。惟其性惡外族。歐人被其害者。其以言語面貌之不同也。老蘇中雖有封建之勢。而漢族已漸奪其權。酗酒爭鬪。及不合人道之事。已漸改易。予游此地時。時見強健之漢人。體直貌美。其將來必可興盛也。老蘇以前之歷史不可考。若印度中國及西藏巴馬諸地之人類。現已漸漸可知矣。始至昭通之老蘇。名殷爭父。性獐惡。如禽獸。不服令者矐其目。故今尙有其遺傳性。兼并同族。互相殺戮。中國政府乃入而干涉。全產充公。由是老蘇之地。轄於中國政府矣。西克西教士之言曰。老蘇恃田而食。故多耕種。牧牛羊。田地若被人侵奪。卽漸貧苦。佃戶無一定之產業。地主若賞賜。卽守以傳之子孫。其所得不過一豕一羊一雞。穀少許。除此則

所得悉歸之地主。若有婚嫁吉凶之禮。佃戶亦須祝賻。佃戶之牛羊。任地主驅使。可謂不平已極。壓制苛刻既甚。佃戶貧苦。不能養家。則與少許之田地。則其子女皆歸地主。變爲地主之產業。爲妻女之奴婢矣。故每一地主。其奴最多。無論何事。皆任主人之驅使。其家權皆地主執之。女長成。則嫁於他地主之男奴。如此不幸之民。與牛羊何異。所食尙不及主人之乘馬。稍有錯誤。則獸鞭之。竟不復爲人。然不能逃走。另覓生計。因無地能容之也。逃者其刑絕慘。雖膽大者。亦不敢萌此志焉。自生至死。皆爲奴隸。老蘇家中。亦有漢人爲奴者。或男或女。必其父母不能養而賣之也。如此暴虐。使人憤怒。現已略見光明。有基督教人。已設法將奴隸變爲佃戶。已漸有生機矣。老蘇度日極簡。天明驅牛羊出。午飯歸休息。日落復出。炊飯皆奴隸。由女主人分派。所食甚粗。諺云。食生物者。能戰之將也。熟食必飢而死。家無桌椅。菜一盆置地下。羣圍食之。皆用木勺。現漸習漢俗。老蘇之富人。與漢人中。等之家略同。女子作已與子女之衣服。男子服式。皆倣漢制。女首飾極多。其未嫁

時。作嫁時之衣。乃最樂之事也。老蘇娶妻。皆用武力得之。至今古風尙未改變。婚姻甚早。定婚殺一雞。男女各食雞翅。至嫁娶之時。兩家商議。不能成。新郎怒。邀戚友往攻。各持木棍。用氈包首。奔至女家。女家不許入門。爭鬪甚力。若得勝入門。則言歸于好。出酒肉以款之。是役女家受損甚巨。然不介意。飲食畢。送女出門。以物遮其首。乘馬。新郎著武裝。女之兄弟送之。既至。復爭。男戚取遮首之物。上擲。意新人入門。已有管家之責也。落下。羣以足踐之。意新人須從家長之命也。新人住他室三日。然後入洞房。女離父母家至夫家。住多年。乃歸寧。從前大概三年。或十餘年。既歸則住父母家二三年。朋友親戚。俱可見面。老蘇風俗。客來愈多。則愈榮耀。生子則種一樹。以爲茂盛之意。無衛生之法。故多病。不能醫藥。往往用迷信之法。鄰居若有病者。則在樹林中插一竿。長七尺。上有鋤頭。鬼遇之則去。不敢近也。有熱病名曰綠馬幾。每年害此者頗多。極畏此病。生此病者。無人照料。飲食置牀邊。以物覆身。用重石壓之。熱極則出大汗。至漸冷。多閉氣而死。久之親人乃往視病。

此病金雞納霜可治。有約翰云多人服此皆愈矣。親戚聞耗。皆哀泣。呼曰。色。用一豕或一羊。殺於門外。蓋欲生死之情可通也。死者之家人。聞其死。用一雞縛之。不使出血。入死者之室。以雞置其頭上。以爲貢獻。若遠戚則不行此禮。每人牽一羊至其家。死者之子。以白楸鞭各羊三下。此時白謀立於旁。發悲聲而呼死者之名曰。某人某人。白謀者。卽僧侶之類也。從前老蘇死。皆焚其屍。不願其腐朽。或爲禽獸所食。故火化之。火化之時。家人舉哀。圍而跳舞。葬其灰。以土覆之。此風俗在獨立攏攏土地之老蘇尙行之。四川西方披譜亦然。外嶺昭通之族。亦火化。惟更奇。行禮之日。以死者所騎之馬。立於門外。白謀上鞍轡。引馬至焚屍之處。家人舉哀。圍而隨之。且行且跳。羣繞馬周行不已。馬怒而逃。諸人乃大呼云。魂來乘馬矣。羣爭得此馬。以爲寶物。老蘇歸於中國。其俗漸變。至打麥時。皆云。吾感謝伊爾收母。伊爾收母。穀神也。老蘇呼神曰叟。卽主人意也。四川西方老蘇所信之神。曰伊里爾。聞一老蘇云。彼所信者三神。一伊里爾。一客落。一安披馬。其祭祖宗。奇而有趣。

不用木主。以竹編小籃。名曰綠魯。有小管。粗如中國筆。一端羊毛。一端草。夫妻二人則二管。二妻則加一。行禮時。白謀旁立。一奴立稍遠。若漢人之有儻相。綠魯置屋內。或樹上。或石中。年幼殤者。置諸牆穴。三年易之。焚其舊。綠魯之名。乃漢人之所作也。其祭山神在山坡上。造大屋於山趾。每年四月舉行。白謀擇吉日。地主隨至其處。老樹旁有石灰色之石。卽祭壇也。白謀跌踟而坐。誦詞。地主用羊或豕殺之。血奠於祭壇。以米鹽置石下。事畢歸。白謀以草編繩懸室外。以楊木作小箭。松木作小弓。刻木偶。以兩木相交。懸諸繩上。白謀誦詞曰。惡神永離此地。勿復來。其度歲風俗。與漢族同。他族度歲。有用中國十月朔者。殺一豕一羊。懸三日。然後食。家人共坐一室。家長邀客飲酒。一人唱。衆和之。歌曰。吾家興盛。年未斷炊。米穀既足。有銀有錢。牛羊孳生。馬有白額。嚶嚶嚶。哈哈。妻順子孝。吾寢饋酒肉之中。樂如登天。此新年歌也。其詞甚鄙。老蘇有書。書於羊皮。今亦有用紙者。不知印刷。故多遺失。有圖絕粗。

自昭通至東川府

予在此考查改革之事。東川沿途之美景。卽吾之代價也。其驛路如下。第一日桃源。七十里。二日大夏鎮。三十里。高海面九千三百尺。三日江堤。四十里。高海面四千四百尺。四日一七鎮。七十里。高海面六千三百尺。五日紅石崖。九十里。高海面六千八百尺。六日東川府。九十里。高海面七千二百五十尺。昭通高原極平。過一美麗之塔。地名王海壕。遠見一河。有石牌坊在大路中。李姓所建。彫刻與四川略同。富人祠堂。建築極工巧。第一日夜宿桃源。並不見桃樹。或者以前有此。行時天寒。華氏三十八度。霜重。樹無生趣。人馬皆僵。行極疲憊。臥地移時起。手已不能運動。身體寒戰。予在昭通。曾買一馬。飼料不費。能行遠途。毛黑色有光。配予在敘州府所購之鞍轡。馬在前行。予甚樂之。人皆笑予有馬不騎。真愚人也。馬立勢甚強健。不意次日早。舉後蹄。予力極大。手杖飛去三丈。予覺骨痛。予僕曾侍重慶破船之醫士。云骨已傷矣。予伏下。僕扶予臂。愈痛。到一小屋。以三寸寬二尺長之木

板夾之。解纏足布以爲繃帶。復行。不知骨已斷矣。下山扶杖而行。山有二十碼之坡。有水。予左手牽馬。下陷於泥中。水濺身幾滿。僕從亦然。泥已至腰。予念死期將至矣。然漸游出。一臂已廢。不知如何逃出此險。保佑予者必上帝也。既出。牽馬首數次。馬亦躍出。至一店中。有五六人視予譏笑。飯後僕以膏藥貼予臂上。發熱時尙不覺苦。冷時極難受。棄去。一鼠出食之。予雖痛苦。尙清晰。久之漸眠。然屢因痛而醒。此時作一夢甚奇。使予恍惚。細觀紙牕油燈桌椅如故。拭予之目。強起半坐。因念必受嶂氣矣。何人求婚耶。使予迷亂至此。謝上帝。予有予之精神。雖此跳舞者擾亂吾腦。予決不爲所動。心中有種種煩悶。當堅忍前進。四日臂不能動。嶂氣時來。予犯百難而行。至東川府。始知骨已斷矣。他人亦有遇危險者。而如予步行者則絕少。東川山極陡。越石及泥而過。黑色不毛。早霜甚冷。不久暴雨至。滑泥一步難行。衣皆浸透。然吾前進之志不稍餒也。若在英國著雨衣持傘而行。常事也。而雲南則不然。若居家中觀暴雨。極有趣。而在此高原大風之中。稍進復退。足著

草鞋袴捲至膝。齒戰戰有聲。大雨如兵隊之至。予在此過夜。能忘此境耶。日未落。至一小茅屋。然木柴取暖。稍舒暢。然難行之路。尙有十里。夜八鐘三十分。至山頂。見大夏真之村舍。予馬嘯呼。人皆畏之。稍進即踉。或人立。今逃去無人敢追及。九點三十分。行已漸近。用中國燈照之。於黑影中見馬。因擒之。至大夏真。無一店可休息。人口少。荒涼可感。予出高價。一小泥室。居民待予甚好。飯後稍睡。居此村。聞風聲極大。山脈四出。居民多瘋疾。乞丐者多死。雲南一省。最多瘋疾。無法治之。使暎鴉片。閉室中。以火焚之。有礦無人開。無論其出產若干。決不能與他礦比。工人亦不能因致富。予細察之。乃含硫質之煤。似上古所遺。其下或有煤礦。過大夏真。下行狹路。見深綠之山谷。所過山峯。隱約在雲中。尙可見其半。經一草棚。無一人居。又行二十餘里。予計江堤不過百碼。過山下行幾四千尺始至。有一街。兩三客店。房鄰馬棚。味難忍受。無蚊。有各種飛蟲。翅明亮。無蓋。啞人最惡。羣集皮膚。或入耳鼻。或飛入茄菲杯內。或入被中。使人真不可耐。次日至一高鎮。多人飲茶。

者。見予至。皆出。予行既疲。而路窄人衆。挑擔者及馱貨之馬。充塞街上。小孩失其母。則大呼。復有一羣人自南而至。愈擁擠不能行。久之始移一步。並無他路可讓。予著草鞋。及僕從緩緩而進。入一客店。大夏真與江堤比。減五十度。日照予室。熱不能忍。乃步至江岸。僕從歇茶館外。不費一錢。早間有嶂氣。行過一吊橋。在流瀾河。乃揚子江之支流。橋長一千八百尺。支以石柱。有獅二。彫刻極工。由此越兩山脊。路曲折。瀕河勢甚險。流如瀑布。四鐘至野口潭。有關高七千五百尺。極美麗。山雄壯嚴靜。下至河邊。過平原。復至山谷。有窄路。至一七星小村。在野口潭下。此處多平原。或上或下。若不見四面山峯。疑在平地中行也。卽以一七星言之。高六千尺。多村舍。徧地豆花。及他植物。若英國之公園。天氣若英七八月間。煩悶不喜作事。予臂已廢。心愈煩惱。因思長眠。此草上。以石爲枕。如天之靜默也。不亦休乎。行見此五色之花園。天蔚藍。山岫出雲如雪。移步換景。地皆紅沙石。下至一山谷。色全變。忽有山石阻道。拆而行過。芬芳之氣。襲人鼻觀。天地異色。配以五彩之花。如

繡錦之燦爛也。鳥性極純。予食時。飛案上去。農夫多歇於大柏樹之下。遠望山間荒路及村舍墳墓。又不禁感喟。日落至一店。極難忍受。又生其煩悶矣。茶不堪飲。復無米飯。燒木柴。氣味極壞。目不能開。次日早即行。下千尺至河邊。河離海面八千五百尺。過一寬平之山。見馬駝普洱茶及油。乃本地出口貨。皆由此經過。常遠遠望見。負重行遠。待馬牛之殘忍。無過中國人矣。雖伊盤及苗。皆不如此。昭通一帶之族人。人呼曰披譜者。最喜馬。善騎。行過此地。路稍寬。不虞落山崖下矣。四面大山。角度不同。山坡樹密茂。泉流其中。可隱居。路曲折。山水家可以繪出。日過則境變幻。此天然人所不知之地。予游其中。若爲符所歷。此地若在中州。世人足跡徧矣。山之大而美麗。在中國無若雲南。石磊落多奇。縈以青藤。田地極密。亦有不毛之地。山崖突出。多青草。有白木屋居於高山。日光照之。極饒逸趣。行經石洞山壁。常見瀑布。幽邃清靜。無權利紛攘之侵人。雲南省第一爲山。次即湖。他處皆不能與之比也。雲南之屬於中國。在十三世紀之時。忽必烈喜爭戰。兼并馳逐。遂

以此瑞士攘爲己有。至今皆屬於內地。元之版圖。南至於海。西北至西伯利亞及亞西亞之荒地。以至裏海。其武功之大。擴地之廣。可知矣。予至紅石崖。有小屋數間。在山深處。行近然後見之。雲南小鎮。生意愈佳。供給之物愈劣。無人在此開一佳店。由於貧窮之故。折青枝爲柴。空地架而燒之。出煙使人氣閉。僕從終夜談話。不能成眠。以雲南全省之力。以辦新政。最要爲道路之交通。微獨雲南。全中國皆如此也。中國人住家鱗比。街窄。挑擔做生意者。皆停留街上。故極擁擠。若雨則更難行。不得已僱極笨之車。以牛駕之。若耶穌未誕生以前景況。而中國街道雖亦有寬處。然難行與窄道無異。永遠不加以修除。直謂之無路可也。以石鋪成者。雨尙可行。泥路則尤不堪。寬僅容二人。不能並車而過。農夫不欲人踐其田。乃旁路挖溝。大雨則漫路上。數日不乾。自雲南府至大理府。行田中差易。或低數尺如溝者亦路也。聞負貨者多被浸溼。中國大吏。宜飭各州縣官治使端正。多開溝洫。俾水有歸。不致浸溢於道路。若鄉村之路。則在居民熱心爲之。利人卽所以利己也。

紅石崖東行百里。有山脊二。名康山。有銅鑛有廠。屬東川府。雲南之銅。皆輸至北京。而各鎮亦有偷漏。有英國開礦機器。甚粗。管理能操英語。多誇妄之言。開礦工人與野獸然。時不幸而死。屍臥礦中。無一人移埋之者。此富礦若辦理得法。東川府必成一重地。予往觀數次。皆四川官看守。有德國機器。有長管。外有泥爐三。燒木炭。每日所出。不過一千三百斤。其鎔化極粗。用騾馬運往北京。其價乃漲至數倍。亦有金銀。而皆歸於中飽。至東川五口。見法教士。雲南天主教。耶穌二教。情雖不洽。而尚無爭端。他省則不如此。予在四川。聞羅馬教印行一書。效力不佳。足使羅馬耶穌二教相離愈遠。至東川府。一路皆頗有趣。過山谷。高於平地八千五百尺。行三十里。至龍王廟。見小城。急盼教會能診予之臂。疾行過平原。久不能至。後至城外。聞豕聲。見二女甚美。視予而笑。居東川府。伊分氏及其夫人治予之臂。極盡力。待予如兄弟。云且住數日。有數歐人至。可與同至雲南府。伊分氏及其夫人。往楚雄府。同伴二日。諸人以予病。勸予騎馬而行。然與予步行中國之志。若有歉然。

者。予臂以木夾之。至雲南府。請醫生治之。以後二日。無事可書。行二日。有人自雲南府送一信與伊分氏云。欲會面之人。因事不能至。楚雄。伊分氏與其夫人商議。仍決意至省城。實因予之病也。今始知之。至老德堡。嶂氣復至。使予發狂。不能行。住店中六日。伊分氏及其夫人日夜照料不離。第三日恐予死。送一信至省城領事。告予之病情。恐店主不欲予死於店內。若死路中。則歐人之魂永飄泊於此。幸予已漸有起色。予臥榻上。心意灰冷。無此熱心之友。其何所恃耶。予得此病。恐水土不服。命運不佳。適感此嶂氣。本地人語云。嶂氣如守門之犬。惡人至必吠之。病所以吠予也。天使予受種種之困苦。或寒戰。或熯熱。起萬種幻想。新聞紙之規則。皆呈於心。昔日所學所聞者。來往意中如亂絲。若有鬼使之者。腦中紛雜已極。已無主宰矣。病愈。至雲南府。復患痢疾。住友人弗利司家。數日。醫生弗來勸予仍往東川。在伊分氏家中調養數月。若非二人待我之熱心如兄妹然。則此山坡卽予歸結處矣。住至冬月。乃動身而行。

自東川府至雲南府

以下爲予遊歷雲南之事。自雲南省之極東。以至緬西。大半皆爲苗族所居之地。多爲前此遊歷人之所未經者。唯在本地傳教之士。中有數人。曾到過耳。計予所經歷。可分爲四段。自東川府至雲南省城五百二十里。自雲南省城至大理府九百零五里。自大理府至騰越府八百五十五里。自騰越至英屬緬甸二百八十英里。夫今日歐美人之眼光。皆注於中國。然吾歐美人之所窺見者。亦不過中國一小部分耳。譬一果核。中國各通商口岸及其都會。猶之外殼。其內地。譬諸所函之仁。歐美人之所窺見者。不過其外之殼耳。未見其中之仁也。予自上海至重慶。其所經歷所觀察。心中頗爲愉樂。及至於內地。經行二年之久。觀其法律之凌雜。鄉民之迷信。竊盜之多。生活之陋。以及其人知識之錮蔽。溺女之慘酷。予之感情。遂爲之一變。中國社會之情形。直可截然分爲二級。蓋通商口岸及大都會。與其內地。其智識生活相去之遠。實可駭異。予游歷雲南全省。觀其政治社會道德神教。

一切情狀。與沿江沿海各省。截然不同。似自上古以至於今日。永遠未變者。予游歷至此。恍如置身於二千年之前矣。歐美報章。皆謂中國今日業已醒悟。有維新之象。以吾之所經歷者言之。沿江海各省。其新機之進行。固甚敏速。而其內地。則情狀適與之相反。故中國今日。實不能謂之業已醒悟。但其機已動。而不可遏耳。予自東川府至雲南府。共行六日。第一日至青溪。計程九十里。高於海面七千八百尺。第二日至老德堡。計程九十里。高於海面八千五百尺。第三日至康山。計程一百里。高於海面六千七百尺。第四日至陽開。計程八十五里。高於海面七千二百尺。第五日至張堡。計程九十五里。高於海面六千尺。第六日至省城。計程七十里。高於海面六千四百尺。予自東川府啓行時。僱苦力二人。一負行李。一挈皮包。尚有一人爲余提攝影鏡。兼理帳務。第一日所行之路。皆沿江岸而進。午間在大橋地方打尖。其地殊爲隘陋。見一少年婦女。睡於破蓆之上。喂小兒之乳。其旁有二猪與之同眠。又過一極慘之事。蓋予未到此地之前一日。曾有野狗一羣。共食

一小兒之尸。尙有未食淨者。及裹尸之蓆。棄置路旁。使人不忍目睹。第二日至老德堡。終日皆行於一極大之山中。路極險隘。予等啓行時。正當夜半。仰觀天際。冷月疏星。其色慘慄。似憐予等跋涉之苦者。此路自以禮河而下。曲行於層崖疊嶂之間。予等乘黯淡之月光。尋馬迹而前。心甚惴惴。時遇深坑。則扶持而過。路旁皆深崖。下瞰溪流。星光蕩漾。及天曙。寒氣愈烈。大風忽起。揚沙走石。人目爲迷。風中夾以雪花。奇冷不可當。予等逆風而行。困苦之狀。難以筆述。每行數步。覺站立不穩。卽俯伏於地。休息片時。又起而前進。忽伏忽起。狀似山羊。駝負縹重之鳥。不勝重載。哀鳴躑躅。盡力鞭策始前。崖上合抱枯樹。倒垂而生。經風搖撼。有欲折之勢。此等巨風。卽在大西洋中。亦所罕見者也。下午雪止。而風仍未息。所過景色奇偉。山嶺重疊。一色殷紅。如曾經劇戰。遍地皆被血染者。真異觀也。太陽光力。爲重雲所隔。不能穿透而下。地上陽光極微。偶見三五茅屋。有人倚門而立。以手拭目。昂首望天。似盼日光之速出者。巨谷之中。風聲怒號。淒烈可怖。又見一極大之瀑布。

由千尺高崖之上。懸流而下。跳珠走沫。殊爲壯觀。此等懸崖陡絕之山。若在吾英國。幾不信其中尙可經人行者。然在雲南。則固爲通行之驛路也。抵老德堡。入一客店。招待甚殷。使予頓忘日間顛連之苦。次日復進。則爲一平原。過野猪潭小蘭潭等處。又漸入山。樹石幽雅。旅行甚樂。再進則復入深山之中。且其地皆不毛。山洞極多而深。仰望則似霧似雲之氣。彌滿山腰。微露峰頂。枯澀毫無生趣。人跡甚鮮。卽苗族獼猴種。亦不多見。獼猴者。爲雲南內地一種曠野之人。凡人類應有之智識。彼均無之。因其所具之能力。不能競勝於天演之界。故其生活窮苦。彼等實不啻一種蠢蠢之動物。其窮苦之狀態。日復一日。終古如是。曾無幾微活潑之趣。自吾等觀之。似其人已屏於生機之外者。然其滋生乃頗蕃。余游歷所過。頗遇之。觀其狀態。使人起憐憫之心。余每於道間進食。彼等聚視。其面目恆具飢困之色。亦似有妒羨之意。予知彼意中必謂予等乃奢侈如是。然彼默然無言。（按天下無眞平等之事。惟平之於人之心耳。）予亦從未與之交接。蓋實難與相交耳。雖

予等視彼毫無生趣。毫無思想。毫無希望。生其悲憫之意。幸彼並不自覺其苦。以彼等常對予而笑也。予等長日行此不毛之山。滿目荒涼。枯澀無可觀者。唯下聞深谷中。淒風怒號。及瀑布濺流之聲。動人心魄而已。傍晚行至一山坡之下。四面峯嶺迴環。夕陽返射其上。忽現各種奇異之色。余乃徘徊觀玩而不忍去。既而天漸冥。行於昏暗之中。余之僱工陰相語曰。此時得無有居住山內之獷族。出而劫害者乎。余聞之。毛髮森豎。然是夜竟能安抵康山。此地爲一小鎮。入市鴉片之香。入鼻頗隆。進叩逆旅之門。住客皆滿。最後余僕持燭引予經過廚室。入一小而黑暗之室。似久未經人住宿者。四壁破裂。且極污穢。屋隅有一已壞之竈。可知此屋前此必爲廚室。室內又有一水槽。且有馬屎之跡。由此又可知其前此曾以之爲馬房者。屋既小而又低。唯有一角。人可直立。蛛絲布滿承塵之上。以朽木凳支破板四塊。卽以爲牀。予乃坐其上而洗足。及進食之時。有飢鼠多頭。出而環繞予足之左右。爭食地下之餘瀝。竟不畏人。予忿極驅逐之。少頃。予方草予之日記。忽來

一粗野之苦力。其足異常笨大。踐地極重。致將予燭震倒。燒及其旁之紙。余之日記。遂亦中道輟筆。匆匆就寢。反覆不成寐。各種污穢之氣。觸人鼻觀。使人不耐。耳中聞貓叫聲。狗吠聲。鴉鳥怪鳴之聲。徹夜不絕。至五更。則雞狗牛馬各種鳴聲尤繁。予未明即起。乘月色而行。至一斷橋之上。坐地稍息。迴望昨夜宿處。塔影遂離。猶覺餘怒未已。但冀遠遠其地而已。行二十里。至陽關。天乃大明。予一路所行。皆高原之地。故寒暑表差度甚大。前此沿路所過。皆身衣藍縷之輩。爭論柴草之價。今日所見。則大半蜷伏。日以就賤。夜間抵店。店中一人出迎。觀予所攜各物。非常注意。大似海關上搜察私貨者。蓋諸物爲彼等向未經見。故發生一種奇異之色。其中尤以望遠鏡及馬鞍爲最。於是遍約其夥友。來予所寮觀。彼持予之望遠鏡。四面看視。喜極而躍。歡呼之聲。震耳欲聾。少頃。予見有形似讀書者六人。手持旱煙袋。其長幾與身埒。予命予僕引之入室。意欲與之接談。因予所知中語甚少。兩方之情。遂不能通。予知彼等智識實甚簡單。其風俗歷久相沿。不肯少變。彼之

心中以爲世界各國之中。唯中國爲最美。而中國各省之中。唯其本省爲最美。其本省之中。又以其所居之村爲最美。若有抵毀之者。則必抗辨以爲不然。其心量之褻狹。不啻坐井觀天。而謂天體如其所見之小也。此等見解。本發於其愛國心。及愛鄉里心。而其後遂成爲一種自尊自滿之心。予歐人雖恆笑之。然反觀內察。此種思想。吾歐人亦何莫不然也。（按所述實中內地固陋之病。然本於愛國愛鄉之心。其但知鄙夷本國者。則謂之何。）彼輩目吾等爲夷狄。吾歐人亦謂彼輩爲邪教。此皆種族宗教之偏見。以予觀之。華人之性質。實頗仁慈。而堅定及勇往之性質。華人亦皆具之。所惜者。其政治與科學之常識。太爲缺乏耳。當百年前。華人之中。明哲者。已提倡鼓動。使其國人學習西方之科學。然至於今日。予之所遇。則其不明地球之形狀。及日月蝕之理者。尙百人而九十九也。中國人甚畏鬼。又常祭祀一已鏽之鐵。以爲可以免旱。予又常觀其在城上放礮。欲以求晴。此等迷信。實不免令人輕視。當予居此地時。卽聞一種謠言。發現於鎮市之上。言西人之

來者。皆欲買小兒熬油。以擦雲南之鐵軌者。此等不經之談。亦居然有多人信以爲實。豈不可怪之甚乎。但彼等雖目余爲夷狄而遠余。余則仍抱親暱之心。永永不改。予所經歷雲南之內地。乃歐人之所鮮至者。其人種似自西方遷移而來。實人類中甚卑下之種。其面目既奇醜。聽其言語。亦毫無思想。然彼心中固覺其道德知識。勝於予等也。觀以上所言。即可知彼輩對於西人大概之情形。又可知彼等實無維新之意也。予所觀察。或未必皆實。然予在彼中經歷頗久。知之較熟。彼等數百年以來。皆同此情狀。但予知此後必當漸變矣。然亦非數十年之久。不能收其效也。次日余欲至張堡。而予之僕役。則欲至陽林。因至張堡須行百里。而至楊林則只六十里。然予志已定。乃呼僕役。語以必至張堡。皆笑而諾之。行十里。至一茅亭。坐而稍息。絕不見人。惟見一小兒。其業乃代行人補綴衣服者。見予踉蹌而奔。既而又漸近前窺之。驚訝之色。溢於顏面。蓋此兒從未見歐人也。予略與之語。又狂竄如小鹿。破褲經風。絲絲飛舞。遂奔山坡而去。予等亦繼續前進。沿路樹

木茂密。風致甚佳。牧羊之童。皆穿白色之衣。席坐巨石之後。羣羊四散。尋水草食之。聞此地往昔乃一繁盛之區。今則廢爲原野。使人不禁追憶而慨歎。既而見道旁一女子。哭其夫。聲音悲慘。旁立小女孩二。見予皆避依其母。前至一鎮市。護予之兵。強邀予人飲茶。問其地。乃知卽陽林也。此兵轉面而笑。予始知被彼等之欺矣。次日。至雲南府。雲南昔爲僻遠之區。今則已爲通衢。蓋自法屬東京。至雲南府之鐵道。今已告成。由海防啓程至雲南。只三日耳。省中新政。已漸進行。十年前尙絕然不知新政之爲何物。省中亦無歐人房產。今則煥然改觀矣。予居此數禮拜。曾往各處參觀。知雲南政治。已極力趨步西法。然欲考其實情。則大不易。此不獨雲南一省如此。蓋中國全體。大概皆然。考察中國政治情形。其中互相矛盾之處甚多。新法與舊政。相攜並進。一方極力改革。而一方則又與之反對。主張變法之人。與反對新政之人。混合進用。以各行其心之所信。故吾輩考察之者。欲書其真實之情形。以表現於世。實所不能。至此惟有輟筆耳。故予此書於雲南省之各種

政治亦只能書其表面之情狀。今略述於下。一鐵路自雲南省城以達於法屬東京。其建築費極爲昂貴。平均一里幾及六千鎊。士特林（卽勞開）一地。其橋已有一百七十五座之多。全路工程之困難。可以想見。然法人不畏其難。而堅毅行之。最初建此政策者。爲法越南總督保羅都麥。此人本一巴黎之印書匠。後乃投身於政界。擢至越南總督。其時爲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彼抱一偉大之志願。欲使法國在東方之政治勢力及商業。與吾英爭強。而首先注意於此路。於是不惜巨額之代價。而卒成之。或謂此路將來之利益。恐不能償其消費者。予則知此說實爲不然。但其收效在後。此時不能驟得耳。雲南幅員廣闊。需用外貨至殷。此路旣爲法人所築。將來外貨輸入之利益。皆將歸其壟斷。英人斷難與之爭。但冀吾英此後於東方商業。疾起直追。勿再落後。永保其優勝之地位耳。一陸軍。雲南之陸軍。現已逐漸擴充。當二年前。雲南只有舊式之兵。皆老朽而腐敗。其手中所持兵器。惟鴉片煙槍耳。現則已有新軍一萬人。操練頗勤。似可卽時開赴前敵者。其進步

不可謂不速矣。蓋雲南省南鄰法屬。西鄰英屬。其陸軍之關係。至爲重要也。一千九百零九年六月二號。予往其營中觀操。會操之兵。合數千人。步伐尙不甚整齊。其人亦無精神。蓋彼輩之所以入營者。不過爲衣食計耳。其統帶之官弁。手持指揮刀。往來督操。然似並無整齊其隊伍之意者。故不規則之舉動。常現於其軍隊之中。當予觀時。卽有一統兵官。揚刀斥予退後。如叱狗然。視其面若頗有得色者。予不得已。乃默然而退。清國之整頓陸軍。蓋欲使其國與列強立於同等之地位。故擴張之不遺餘力。然自其奏報觀之。其陸軍之分派。及一切預備戰爭之計畫。似已精密無可訾議。而按其實地之情形。則有大謬不然者。卽彼自信。亦知其兵不能真臨戰陣也。雖如此。而彼等亦只圖外貌之壯觀。主於能真臨戰陣與否。彼固不問。亦不自愧也。若欲切實整頓者。必須自其根本之地改革之。第一著應使其統兵官皆具陸軍完全之知識及精神。以自盡其義務。庶可收實效耳。雲南省所行之新政。如稅則財政鐵路礦務等。雖日言改革。然其事尙存於空際。無切實

進步之可觀。惟其陸軍乃本於一定之計畫而擴充者。故進步頗速。蓋其意欲於強鄰逼處之地。而鞏固其國防。然所經營之陸軍。果切實可靠。而能當此重大之任務否。此乃一最有關係之問題。其兵在雲南邊界。固與法人常起有小小之競爭。觀其情形。卽知其兵實不可靠。如果真有疆場之事。恐其不免於潰或降耳。尤有一至險之象。卽其統兵官平日待兵。頗爲苛刻。一旦有事。恐其兵將先起而與其長官爲難也。以上情形。不獨雲南省爲然。卽大理府所駐之軍隊亦如之。兵丁每月餉銀四元。其中尙須扣米價一元。所餘不過三元。餉似極薄。然較之他項工業所得之資。猶遠過之。但每日操練之時過長。幾於終日皆無閒暇。故其兵時有逃亡。乃隨時募人補之。兵官月薪自四十兩以至六十兩。營盤規模頗大。建築費約八萬金鎊之巨。此雲南省陸軍大概之情形也。一巡警。警察爲近日新辦者。其程度較之歐洲各國。距離甚遠。然其成效雖不能滿意。而較之未有警察時實勝之。省中盜竊之案。較往昔減少。道路亦較潔淨。從前隨意在街上傾倒穢物之風。

業經禁止。賭博者雖尙多。然已嚴禁。予不知中國此等惡習。究何時始已也。予觀雲南省之警察。不覺起一種感念。設吾英國因國際問題而入主中國。彼黃色人種。既已降伏。果能整頓其巡警。使同於吾英否乎。（觀此則知彼國人之思想。實欲印度我也。可懼可懼。）一監獄。予一日往觀雲南省之模範監獄。其管理官引予入招待室。稍坐。卽往觀犯人所居之室。此獄開辦甫經數月。佔地七八畝。建築略仿西式。其費約九萬金。內居犯人二百五十名。除犯人居室外。尙有做工室及辦事室。犯人所居者。亦頗良美。每飯菜蔬三碗。較之彼未犯罪之前。起居飲食。猶勝十分之九。不知中國此時。招待犯人如是。果爲適宜之辦法乎。死罪之犯。則住於其最下層。在地層之下。犯永遠監禁之罪者。則皆在監中做工。其中以織布爲最多之工藝。每人每日。須織成十二英尺。多則受獎。少則答撻。其餘則有做縫工者。做錫器者。仿造公園中所用鐵椅者。用竹製成百葉窗者。種類甚多。予在此監獄中。見一小兒。面色乾黃。有多人聚觀。問之。乃知當前此兩宮大行時。雲南省出

一奇異之案。此小兒之父。忽稱其子乃天生當爲中國之皇帝者。附近村莊之人。羣起附和之。頗有暴動之意。雲貴總督乃派兵往平之。遂將其全家殺斃。將此兒解省下獄。此事外間多不知之也。一學堂。雲南省之大學堂。建築於一高山之側。其地風景絕佳。建築費約二十萬。堂中皆電氣燈。有一極大之發電機。卽此一節。已費銀二萬。教習三十人。講堂三十二處。科目爲算學音樂英國日本之語言文字地理化學天文地質植物及其他科學。博物室所藏標本。雖不完全。而關於本省要緊之標本。則皆有之。在雲南省中有此宏大之學堂。實爲人所不料也。又往觀農務學堂。雲南本爲農業出產之地。故農務學堂關係頗要。學生有一百八十人。定三年卒業。住膳費皆由堂中擔任。但若中途輟業。則重罰之。又有附學生一百二十人。乃須自出學費者。學生年限。自十六歲以至二十三歲。內有日本教習三人。一教種植菜蔬。月薪二百元。餘二人教種植果木森林。月薪三百元。所尤注意者爲絲業。堂中所有桑林。幾及萬株。所養之蠶。每日食葉四千斤。派學生分司

其事。某架爲某學生所養之蠶。卽將其名書於架上。予觀其學生。於此事皆極踴躍。又其幼年學生。用單簡之機器。習練繅絲之事。所出之絲。顏色甚佳。形式亦美。其監督告予。將來尙能進步。予知此言實爲可信。雲南他日絲業之盛。可預卜也。此外又有女學生室。亦習繅絲之事。又有一試驗場。規模頗闊。予觀此農務學堂。興味殊不淺也。予在雲南省城。尙有關於英法交涉事件之考察。載於此書附錄中。

自雲南至大理府

雲南大理中間之路。除自捨資至沙橋一段之外。無極險之山路。然每站皆須上下山坡。使人困乏。今將余每日所行諸。開列於下。第一日至安寧州。長七十里。高於海面六千三百尺。第二日至老鴉關。長七十里。高於海面六千八百尺。第三日至祿豐縣。長七十五里。高於海面五千五百尺。第四日至捨資。長八十里。高於海面六千一百尺。第五日至廣通縣。長六十里。高於海面六千三百尺。第六日休息。

第七日至楚雄府。長七十里。高於海面六千一百五十尺。第八日至呂合界。長六十里。高於海面六千尺。第九日至沙橋界。長六十五里。高於海面六千四百尺。第十日至普溯。長九十里。高於海面七千二百尺。第十一日至雲南驛。長六十五里。高於海面六千八百尺。第十二日至亨解。長八十里。高於海面六千尺。第十三日休息。第十四日至趙州。長六十里。高於海面六千七百五十尺。第十五日至大理。長六十里。高於海面六千七百尺。自雲南至大理。中間最高之地。爲自沙橋至羊維關一段。連接皆不毛之山。地無菜蔬。人煙極稀。此高原路幾三十里。從此而下。則至雲南驛之平原。復過不毛之山。渡湖。行窄小之山谷中。其土皆無耕種之物。至亨解。位置於潮濕之山谷。過谷。復上山。至其頂。爲定西嶺。從此下至趙州。則土質甚佳。種殖遍野。又三十里。至下關。位置在一帶大山脈之下。又在一有名之湖邊。爲商業繁盛之埠。過此地。復行石子所鋪之路。至大理府。予在大理府住二日。有中國內地教會之克拉克博士及其夫人招待。計自重慶而下。惟自雲南至大

理之路爲最劣。雖因山嶺崎嶇。亦由路政不修。人力荒廢之故。其已鋪石之路。較之未鋪者尤劣。大約彼中官吏。從未留意於此。不過至萬不能行過之處。始略加以修理耳。在此地行路之苦。直使人不能耐也。第一日自雲南府行山坡路。至安寧州入城。石路甚滑。不能留步。遇一人手持木架。致驚余馬。隨行者紛亂失措。有白馬上跌下者。幸予馬術頗精。故未受傷。街市中甚爲熱鬧。其中有漢族。有獯獯族。有猺族。予觀其情狀。似頗愉樂者。蓋其生活至儉。其家庭中一切陳設之物。亦均隨意安置。不事外觀。較之歐美社會。雖文野懸殊。而其得失亦有未易言者。蓋歐美社會。外觀固極繁華燦爛。然自予觀之。一切粉飾奢侈之具。實不啻人生之桎梏耳。凡世界之眞美眞樂。由苦暗以渡入光明者。皆自朴實單簡而來。不在奢華囂塵之中也。余此言亦非謂中國人皆能享以上所述之眞樂。然其朴實單簡之處。吾歐人觀之。實有可反省而爲我之師法者。因華人之生活樸儉。故其所求易足。不至因奢望而生煩惱。但彼不信上帝。故只圖生前。而無基督教徒最後之

希望耳。安寧州離省城不過一日之程。然此地之人。已極閉塞。視予爲異類。予不知現在中國人之實情。究願與外人交接否。吾英報紙之言。則皆謂中國人固歡迎歐美之文明。及其基督教者。然熟知中國人之內情者。於此言終不能無疑。自各通商口岸觀之。歐美人之在中國經商者。必請華人爲之助理。如無之。則商業不能發達。此等華人。皆極誠實而機巧。吾人惟有盡力稱贊。毫無可訾議之處。故論華人商業之性質。在東方實無能及之者。以此而論。則吾所疑似過。然曾游歷於中國之內地。又與華人同居。悉其家庭中自然之習俗者。則知中國內地之人。其中之親敬白人者。不過百分中之五分耳。都會之地。其人仇視外人之心。固已減少。然亦不能有四海一家。毫無畛域之情。況於內地。則更無論矣。今除內地傳教者外。歐美人之居於中國口岸者。必不信中國內地。有至今尙未見過歐人之人。然此等人實至夥也。中國之政府。雖知與外國交涉。其事甚爲危險。然已不能復持其從前之閉關主義。蓋今日以汽機之力。使地面之距離。日縮一日。不復能

容一部分之地。獨立而不與世相通也。今日中國人之有思想者。皆言國際之交涉。必以兵力爲後盾。故政府極力擴張其陸軍。原定計畫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須練足三十六鎮。每鎮萬人。今復將此計畫。提前十年。欲於一千九百十二年。即練成此數。倫敦萃報嘗載一德國步兵統領之言曰。不久即有一大陸軍。出現於中國。其陸軍中皆有新式之軍械。學新式之操法。中國人之意。以爲日本既以陸軍之力。一躍而列於世界頭等之國。日本人之所能者。中國人亦必能之。故欲步武日本。請日本人在其陸軍中充當教員。其數甚衆。中國人具此思想。故已一變其從前固守自足之念。而投身於國際潮流之中。欲在世界列強內。佔一地位。故今日中國人已極力稱贊西法。而其陸軍之問題。關係尤爲重要也。然予觀雲南省新政。則進行甚緩。予游歷所至。觀其地方之人。對於予若甚畏者。即知彼等畏懼外人之念。尙存於心。雖今日之外交家。以爲中國將爲西方人產金之地。（揣其意蓋謂中國爲歐美商業一絕大之銷場耳）然歐人之至。中國人實無歡迎

之意。卽有所歡迎者。亦不過欲師法歐美之制度技藝。以改革其政事。喚起其人民之公德心。而求達其希望。若一旦其希望既達。國勢穩固。則其態度必一變。而西人卽將爲所辭退矣。但現在中國人之心理雖如此。若其國果漸進於文明。則此種排外之念。或能變遷也。又有一事常存於予心者。中國百姓教育太缺。如予所僱之三人中。卽無一人能識字者。心中之思想。皆極狹陋。其一生所希望。不過圖一生業。以活其身家。自降生以至於老死。皆不出乎其域。此三人因受予僱。乃遇此僅有之機會。亦得隨予而游歷各地。若非予。則其耳目心思。必終身囿於一隅之地。而更不復知有他矣。觀中國內地之情形。與其一班人之希望。欲一變其國度而成一新中國者。實不免立於反對之地。日本以五十年改革之力。遂得躋於世界頭等國之列。以中國論之。若如雲南省之情形。恐非二百年不能至也。予在東川府。常應其紳士之請。籌畫一報。今已數月。予以爲必早已風行矣。及實考之。乃知予之所作者。一篇亦未付印。中國人之辦事。乃有如此者。予見中國人。其

不知之事。亦必自以爲已知。其此心術。故其進步甚難。中國人若欲真改革者。必先除其自欺之心。始可耳。予又見雲南省之苗族。其知識生活。較內地漢人尤爲簡單。然頗自知其陋。而有求進之心。於基督教徒之至其地者。皆能誠實信仰。其心極爲謙抑。故進步甚速。中國人反不能及之。因其已自覺滿足而不求進也。余曾同雲南省之一種花苗交接。此種實近於猴類。其後有尾。數年以前。世人鮮有知苗族之情形者。予游歷所至。隨在考察。知苗族婦女所處之地位。卑微已極。其受男子之壓迫。尤勝於漢人。多有不能堪而自殺者。其婦女皆自認爲男子之奴隸。嫁後無論如何困苦。皆無社會之法律保護之。蓋其族與漢人之風俗習慣。又大不同也。苗族婦女未出嫁之前。雜居無別。直與禽獸無異。其人亦毫不以爲恥。自降生以至於成人。惟習慣於無恥之中。當其童幼之時。已多爲苟且之行。卽十歲之幼女。亦所不免。偶遇機會。乃從一男子行正式結婚之禮。故自吾歐人觀之。苗族大半皆爲私生子也。（按此俗不僅苗族如是。惟家族制度尊重種姓者。可

免此污。因其風俗如此。故其結果惟有殺戮疾病二者而已。其社會之情狀。不外於爭鬪二字。弱肉強食。視爲固然。其中黑暗之情形。有非吾人言語所能形容者。今日因有歐洲教士至其地者。乃得放一線之光明。其社會已漸有一種法律。其婦女已漸得逃出於苦惱羞恥之中。而略知人道。從前苗族。賴中國文字。稍得知識。然識字者實少。今已自立一種文字。其文字乃耶穌聖書會教士波羅得所造。故今日苗族。已漸知慕效西方之文明。而圖改革其社會之情狀。並新定一婚嫁之法律。其法律亦一歐洲教士所定。與漢人不同。漢人婚嫁。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男女之年限。亦無一定之制。今苗族之入教者。則不用媒妁。但女子必至十八歲。男子必至二十歲。始許婚匹。自有此法律。乃使此地球上。一種可憐可畏之民族。漸出黑暗地獄。而引入光明之途。消除其社會上爭鬪之慘禍。而進於安全之地。且知潔清其靈魂。而有無窮之希望。予因此不得不贊美吾歐傳教之士。苦心孤詣。捨身以成最大之善舉也。自安寧州啓程。遵驛路以至老鴉關。在路

曾小息於一山村之中。本地人之聚觀者頗衆。有將予之火食藍啓視而加以評論者。旁立一老人。與一少年耳語。言予之年紀。必已至六十歲。蓋中國少年多不留鬚。故凡見有鬚者。必以爲其年已老。予在東川府時。與予友三人騎馬同行。因予有鬚。觀者皆指予爲老人。實則三人之中。惟予之年爲最少也。是日至老鴉關住宿。夜極冷。羣鼠竄於室中。毫不畏人。予頗有戒心。眠時以氈覆首。恐聒予耳。僕役則眠於污穢之草上。羣相擁擠。藉以取煖。次日雪已遍地。一望皆白。不辨路徑。乃覓一人在前引路。登一極高之山。其高幾及千尺。路旣窄狹。而又極滑。心常慄慄。路遇一人。言彼曾見予與予之妻子。在一店中講基督教。然予固無妻子。亦從未傳教。知彼乃誤會者。不獨此一人所言如是。尙遇多人。亦皆言曾見予者。且彼等聚談。皆敘西人傳教之事。蓋彼等所見歐人至少。偶見一二。竟亦不辨其面目。而以爲仍係前此之一人也。沿路所見黑石。均係食鹽。其色幾與煤炭無異。予每至站。見各棧外堆積甚夥。皆預備運往他處銷售者。彼等所用。卽係此等黑鹽也。

前至一地。予坐石上稍息。四面山峯圍繞。其下爲一湖。水極清冽。山影倒插水中。風景絕佳。坐此不覺形神俱清。心中恍惚。不識此時何由置身於此清虛閒冷之地也。至祿豐縣。其地除一有名之石橋。及貧苦之情狀外。無他可敘述。縣城已圯。其人之懶惰。直出情理之外。故無論何地。皆可見其窮苦毀敗之象。惟有一絕大之石橋。乃歷史中著名之建築物。自馬可波羅經過此橋之後。以至於今。巍然尙存。長一百五十碼。寬十二碼。純用灰石建造。有極大之石柱。極佳之彫刻。其兩端皆刻有奇異之禽獸。及紀載之文字。惜予不識中文。無由悉其原委。其橋洞亦甚美麗。中有七洞。尙極完全。毫無損壞。觀此壯麗之工程。不知建造時曾費幾許之經營。而始得成。使人不覺追想中國往昔之文明。亦猶見埃及之金字塔也。過一河。名下綏河。復漸登山。經一帶廣大之樹林。枝枝皆懸冰柱。日光照之。晶然可愛。行至半山。迴顧來時之路。見其下爲一平原。其後乃一帶山脈。隔斷眼界。爲雲南省西邊之屏障。此地人煙甚少。路上積雪。略無踐踏之跡。遙見四圍遠山。霧氣迷

離。山峯忽隱忽現。成一絕妙之畫圖。空氣極清。叢石之間。有空地一片。乃坐而稍息。其旁有已圯之碉堡。當其建設時。極扼形要。但須數人持堅利之槍械。據而守之。則雖有大隊之敵人。不能過也。未幾復過一大樹林。風景尤佳。爲予在雲南省經過各地之冠。由此以西。至西藏之邊。其風景乃更奇於此。予是日所行。全係山路。自祿豐以至捨資。其中各地。有較低於祿豐縣者。有更高於捨資者。但其差度亦不甚懸殊。中經一地。高於海面七千五百尺。沿路紅沙。經風播揚。迷眼不能睜視。口耳皆滿。過此地。遂至捨資。次日行至一深谷。四面山峯直立。其頂密植松柏之林。更進忽一巨石前阻。身入洞中。古藤倒垂。陰森潮溼。日光所不照。偶出一言。則迴聲四應。更互接續。久而始已。既出洞。行於窄小之山峽內。路雖崎嶇。而兩旁樹木甚佳。曠覽此地形勢。中爲一大山。四面小山環繞。朝而宗之。山下河流。其聲甚洪。遠近綠樹數叢。中隱茅屋三四。旁地滿殖蔬菜。觀之增人興趣。山中氣候不齊。此地甚和煖。予坐而稍息。覺此身浴於春日融融之中。非常愉快。殊不信前數

鐘前。寒暑表乃在冰度也。所見小兒。皆裸身而立。亦有用布略加以遮蔽者。遇一女子。略略明法語。蓋其先曾受僱於西人。爲洗衣工者。彼曾嫁夫三次。其頸生一鵝喉。甚可畏。予聞此地屢遇凶年。又常起寇亂。有全村慘被殺戮者。予以爲此女子生於此危險之地。必萌厭世之意。而彼殊不然。其與致仍不稍減。予在此飲茶食糕。所費甚微。而頗樂。予之僕役。則尤相聚大嚼。然費錢亦不過一辨士耳。予在雲南。游歷所至。每觀鄉居之民。其面皆帶憂慮。似死期即在目前。故其作事。皆無精神。其小兒則任其自生自死。毫不加以教養。其父母並無愛憐之意。故彼等皆自幼生長於窮苦罪惡之中。以至於長成。當其童年。卽知爲苟且之事。且羣相妬嫉。爭鬪不已。予不知此等小兒中。果有一清白者否。是日至廣通縣。中國人行路遲緩。予欲速之。竟不能如願。若遇雨。則路尤難行。連雨二日。則地下之泥。卽可沒膝。但既晴則其乾亦甚速耳。在廣通縣。所僱苦力。忽爲幾微之利。兩相爭鬪。予僕排解之。乃已。此等爭鬪之事。在華人中。乃恆見者。其爭鬪之聲。極爲劇烈。彼等不

如此。則不能自護其權利。若其聲稍低者。則皆以爲怯。且中國人好爲誣言。習以成俗。而不自知其可恥。以予所經歷者言之。華人六語之中。不知有一語可信者否。予之此言。並非過激。且予亦甚不願言此。無奈其事實固不可掩耳。然此乃其下等社會中之情形。蓋予游歷所見。皆下等人。無由與其上等社會中相交接也。若反觀華人之經商者。則其所出之言。不啻一確實之證據。極爲可信。此又爲他種人所不及也。雲南省之華人。亦知吾英人所言非虛僞者。其視吾英人。亦頗加親敬。因此可希望其將來。亦與他開化各省相同。東西二文明。得以相並輸入。予因思此二大文明。雖非相反者。然其宗教風俗政治社會及其餘一切。皆絕然不同。今既相遇。不知其結果何如。將彼此相爭。而其一爲所驅逐乎。抑相調和而並進乎。是未可知也。中國本極古之國。其社會一切之習慣。皆經數千年遺傳而成。決難改變。卽如文字一端。學之至爲煩難。吾歐人孰願研究之。然中國文字。固極高尙精深者。吾思其將來之地位。必如拉丁文之在吾歐洲。然其文字只能用筆

書寫。不能用打字機書之。卽此一節。於其國中將來商務之發達。頗有阻礙。蓋商務發達至極繁時。其交通亦隨之而趨於極繁。當此之時。時光至可寶貴。若寫字不能用打字機。則殊多不便也。予思中國人無論其將來如何改變。決不失其特別之性質。觀於中國人童時之所習染。終身不改可以知矣。中國人歷來相傳之道德智識風俗習慣。其印於人者至深。故中國人卽欲力改其舊。而亦勢有所不能。其結果仍自成其爲中國人耳。今日東西洋之爭。非種族之爭。乃文明之爭。若其所爭專在於種族。則吾歐必早處於失敗之地矣。（案如此言。若全國心醉歐化。蓋已居於失敗之勢矣。）當予書此時。乃居於雲南省內地之一小客店內。居吾四週者。皆爲卑陋閉塞單簡汙穢之情狀。予因思在雲南東方之各省。至於今日。西方之文明已滔滔輸入而莫能禁。故居於此地之百姓。在勢蓋已觸於西方之文明矣。閱者須知卽在此不開通之省內。亦有一二地施行新政。甚爲踴躍者。觀此書他章可見。至予今日所書。蓋方置身於一高山之頂耳。大凡一人游歷所

至。其眼光思理。卽限於其所經過之地。此在歐洲各國。其國中各地情形。本不相遠者。故游歷家之所見。尙不至大相差謬。若中國各省。則相去或數千里。或萬餘里。其一切氣候水土人情風俗言語習慣。皆大懸殊。若執其一隅而欲以概全國。鮮有不大誤者矣。故觀此地之情形如是。斷不能概其他各地亦然。予之此書。大抵皆叙雲南省內地情狀。然在他省。雖或較爲開通。而其地之人民。亦必有抱反對之意者。中國全體之人民。有四百兆之衆。其地有二萬萬中里之廣。彼有此絕大之地。極衆之民。自非經過多年。不能立於各國同等之地。此理不必待斯賓塞爾而後知之也。但尙有一問題。東西兩洋。本各有其文明。可以互相輸灌。而交得其益。今者西人已輸入其文明於東方矣。東方之人。亦旣已深受之矣。而東方之文明。亦有可爲余等之師法者。歐人今日。固皆閉塞其耳目。而以爲不足取效。然彼東方文明。旣已置於余等之前。則他日終必有知其所長而效法之者。此事之來。或較余之所預料者更速。亦未可知。予等今日。亦可以反觀而醒悟也。彼大多

數之歐人。足跡未至中國。但憑一紙之電報。以略曉遠東之情形。則其一概鄙棄。而深閉固拒者。固不足怪。（外人鄙棄。固不足怪。妄自菲薄者何如。）吾人須知在此地球之上。不獨歐美能遺傳其至可寶貴至可尊榮之文明於將來。即彼東方之人。亦同之也。以下乃更述吾遊歷之事。予行路甚速。而中國人則故爲延遲。予催之。而彼等反笑予不能忍耐。予是日信步前進。不覺遂與僕役相失。前至一城。問其途人。予僕已入城否。彼等欺予。誑言已入。予乃前進。是時行路匆遽。衣上塵土堆積。觀者皆指目以爲奇。旣不見予僕。身中又無一錢。又不明中語。焦急之至。未幾。復反身出城。憩息於草地之上。有一羣人在予之旁。問予至此之故。然予不能答之。彼等以予爲聾。乃復大聲語予。予終不能答。正喧鬧間。忽來狀似警察之二人。引入縣署。至此予乃得見予之僕役矣。予在廣通縣。休息一日。住客棧中。有一官至。僕從如雲。見棧中上等房間。已爲予住。乃只得住其次者。其意似頗不悅。予與之行禮甚恭。彼乃揚長不答。中國本爲守禮之國。此人今乃若是。殊自

悖其國俗。予甚惡之。觀其勢派之大。僕從之多。固爲富貴之人。然予並非惡其富貴。乃惡其以富貴驕人也。幸而予所遇中國之官。非皆若此人者。使予今日爲英國之代表。而往晤之。則彼必又改容而尊敬矣。但予此時之形狀。甚貧窶。故彼敢輕侮。彼既爲尊官。則其第一義。便當存謙下之心。若如彼之濫用其威勢者。則必致百姓起反抗之事。凡亂之起。固多起於此也。凡居高位之人。必才能勝其任。而後人始尊敬之。否則必爲人所怨恨矣。中國官吏。所以好爲驕傲之狀者。因平時對於其屬吏。自尊之態。已成習慣耳。然予知西人之在中國者。亦非皆有禮致。西人視中國人。亦與彼馬來人印度人同。只能爲愚賤之事。夫觀於中國人之身爲賤事者。雖若甚快樂而知足。亦與彼他地之東方人同。然彼不能永遠甘居於下賤。彼不能永遠受鞭撻於異種之人。予常見一歐人。因事將一華人辱打。其餘之華人。乃羣起不平而報復之。此歐人遂畏懼而逸去。致遺失銀洋五萬元。西人之在中國者。雖倚恃中國之官吏。用其內地之法律。以壓服其本地之人。然彼等必

常起而暴動。或歐人有被殺者。則中政府強迫其地之人民賠償之。然中國人終不因此而懲創也。次日復自廣通縣啓行。經一不毛之山。殊覺枯寂。前進得一平原。其地甚大。而土甚沃。位置於羣山圍繞之中。過此平原。忽轉入山之一角。麥田青青可愛。多數泉水。自四面山谷中濺流而出。成一絕妙之景。予在此地。見二犯人身帶桎梏。衣上有判定死罪之印。其旁有木籠二。乃擡此犯人者。彼再經六日之困苦旅行。頭將落於雲南省劊子手之足下矣。是日至楚雄府。住一新開之客棧內。予此次之所經歷。與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堆裴氏游歷此地時之情形不同。彼言此地之民。極爲守舊。無一客棧肯容留西人者。政府欲在其地豎立電桿。本地人皆羣起反對。故電報局只得設於將軍署內。彼所言如此。然予今日所遇。則適與之相反。當於經過此店時。其店主人卽出而相邀。言辭恭遜。是人年約五旬。體肥胖。和藹之狀。溢於面貌。其女公子甚多。彼言及此。意氣甚高。不似其他之中國人。重男而輕女。招待予等。極其周匝。惟索費頗昂。然予亦不計較之。予因在此

守候郵信。耽延一日。然郵信竟未至。乃復啓行。沿路所見電線。卽連繫於樹上。不用電桿。前過一橋。橋畔有一高塔。在其塔上。可覽全城之景。除此塔外。其北門亦有一塔。與此相望。此地土半荒蕪。未施耕種。所見房屋。陳陳相因。毫無活潑之趣。若在西方。則雖工人所居之屋。其中亦必有稍可觀者。蓋西方婦女。多好整潔。故卽家計甚貧苦。而室中陳設。亦頗使勞苦修整。失望之人。得以稍生其樂趣。此卽西方婦女之特長。而中國婦女。適與之相反。並無愛好之意。自一身之裝飾。以至於室中一切之陳設。皆千篇一律。觀之毫無趣味者。故中國婦女。不似西方女子。有媚人之技藝。卽關於衣飾。亦不能自出一新巧之式樣。但此乃就予所見者言之。究竟中國婦女社會之情狀。予亦不甚明瞭。故亦不能多言之。（案中國婦女樸質。乃美德也。豈必以取媚於人爲長耶。但願中國婦女。勿染此惡習。）出楚雄府城。復上山。沿路均聞爭鬪之聲。雖未見人。而喧聲所達甚遠。且其人皆任意在山上推巨石而下。是否傷及行路之人。不問也。今日有一官署中人。與予同行。狀

貌奇醜。面既多麻。眼復邪視。缺耳斷指。頸生鵝喉。行時持一木棒。觀之可厭。然此人實爲一良善之人。彼一生毫無奢望。惟知盡力於其單簡之義務。待予極佳。常欲使予安樂。其所作事。並非與彼有利益者。但圖自盡其本分。予雖不能與之言。而心實默感之。在路又遇一遊歷之中國人。彼常請予吃飯。實則並未見飯。又極力贊予之馬。實則予馬前蹄業已微跛。予頗不明其意。彼常不離予之左右。及予飲茶。則彼堅欲代予付價。予亦只得謝之。自楚雄至大理。沿路所見。皆荒涼毀敗之象。使人不禁慨想從前興盛之時。蓋楚雄府本扼要之地。自經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回匪之亂。元氣至今未復。從前高大之屋。已經毀壞者。遺址今尙可見。舉目多荒煙蔓草。知其前日之繁華。今已謝矣。路旁古刹。其頽垣廢殿之間。尙遺一二精美之彫刻。以及神鬼地獄之畫象。觀之尤令人生無窮之感。所遇居民。皆貧苦可憐者。不知何時始能回復其從前之盛象也。路中見十二人。擡一靈柩。在予前行。其棺前有一白雞。以草縛其足。彼等乃擡往附葬於祖墳者。此中國之風俗。乃

尊敬死者之禮。死者必安葬祖墳。以爲一家仍可團聚於地下。生人必不惜爲死者多費。以自盡其心。沿途唱輓歌。其聲悲涼。動人心魄。或在路偶息。則死者之家。此時必出煙酒款待。且於棺前燒紙錠以奠之。至鎮南州。爲一小鎮。約有三百家。入市一中店稍息。其店主人亦頸生鵝喉。且爲駝背。招待殷勤。衆小兒圍繞於側。予一一與以錢。皆歡欣跳舞而去。此鎮市外臨河。爲一藏風泊船之處。立有節婦牌坊。予恐天雨。乃在其地開行囊。尋風帽雨衣著之。過河時。予足忽滑。寫真盒及乾片皆落於水中。予甚懊悔。恐沿路所照之像。均被毀壞。然後觀之。其中乃無一被損者。且所照均明朗。此像盒乃購之於衣司特門公司者。其不捲之乾片。雖在水中。亦毫不受損。可知其物之佳矣。

次日風暴大至。此七十里爲一路中之最高者。中經鷹武關。高於海面八千六百尺。山勢陡峻。石路甚滑。雖跋涉極難。而綠樹陰合。清流激湍。瀑布湧瀉。洞谷深奇。雨中山景。尤足悅人心目。樂而忘倦。行至半山。迎面遇駝貨之驢馬一羣。路旣窄。

狹。避讓殊難。若稍傾側。卽墮於五百尺之深淵矣。將至山頂時。又遇女子數人。背負米袋。見予皆大懼。棄袋而逃。藏於稻田之內。此等女子。皆曾纏足者。驚逃之狀。甚可憐憫。有一人竟失足墮於汙泥。其泥頗深。若非予使僕役援之。必陷溺其中矣。又有一人則藏於雜樹之後。偷眼窺予。此等女子。必素未見過西人者。故驚懼若此。未幾卽至鷹武關。此關爲一有名之地。前游歷家到此者。記載甚多。茲亦不復贅述。在此稍息。復下山。至一極低之山谷。風暴愈巨。自谷中。以至於山巔。土石幽暗。黑雲四合。密布其上。晦冥如夜。余一人先行。僕役皆已落後。乃隱於巨石之背。坐而候之。仰見烏雲重疊。電光閃爍。似千百明鏡。此起彼滅。互相爭鬪。如練之光。自山頂直射而下。以至幽暗之谷。谷中則似沉默不動。以俟洪水之驟至者。萬樹經風。擺動欲折。百道金蛇。穿梭如織。雷霆風雨之聲。洶湧澎湃。如千軍萬馬。騰躍而來。又如無數神怪。倏忽上下。而在其他端。則自重雲中。忽露一線空隙。透出黯淡微弱之陽光。未幾。空際遂現一極長之虹。跨於兩山之間。五色皆備。非常奇

麗。余獨據此危石。旁無一人。亦絕不聞人聲。似已與世間隔絕者。使他人觀之。必憐予於地震駭之時。獨居此幽谷之中。然予則並不自覺其孤寂。此時雷霆風雨之威。似欲滅盡地上各物者。所現景象。莊嚴已極。予恐懼之餘。不覺身心俱肅。覺世上無論如何重大之事。皆不足以挂予之心。此等奇景。乃人身所難遇者。在此極大之山峽內。巨霆洪流。狂風駭電。雖震動萬變。而其氣象愈覺靜穆。予心亦非常沉寂。默與天地相對。予現立之地。乃在一極僻遠幽奧之區。恍居上古。一切尚在幼稚時代者。現今世界人類之進步。雖極燦爛優美。而最高之快樂。則不在以上各地。而在空闊寂寞幽奇之中。予當此時。已一洗西方纏繞之文明。而復我清白潔淨之心。心中之愉快。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卽以上所遇之奇景。亦不過畧述其彷彿。其實亦非人類言辭所能道也。獨坐既久。遙聞足音雜遝。知予之僕役。已自後至。倏然驚寤。恍若此身重履人世者。人類之聲音。乃復紛然入耳。黑雲亦漸散。日光復穿透而出。前此晦冥之狀。已一變而成蔚藍之色。其時太陽已將落

土。予等乃復下山前進。路上車馬所行之轍迹。皆成小溪。縱橫交流。如蛛網然。至普溯。予等通身溼透。皆取乾衣換之。恐受寒溼。急食金雞納霜一丸。予之僕從。則相聚而飲。誇其本地東川府之美。予知彼等所言頗確。蓋東川府實甚佳也。有苦力數人。亦與予等同居此店。次日晨起。觀彼等皆手持一銅器。盛酒飲之。食後手中污穢。卽擦於其髮上。若如此卽已拭淨者。又見其餘住棧之人。皆出房手持面盆洗面。汗穢之狀。匪可言宣。此地獯獯人甚多。卽謂居民皆獯獯種所遺傳。亦無不可。然此語向其本地人言之。則甚爲不悅。現今漢族與獯獯種。已難分別。女子尙易辨識。因漢族女子皮肉較細。其形狀習慣。亦可證明。與獯獯種粗鄙之狀不同。但自獯獯與漢人通婚以來。亦頗混矣。苗人現在皆能漢語。且其男子大半皆讀中國書。已漸次同化於漢人。此地苗族最多。比之在大理府以西者尤衆。此外又有在其餘各地者。一切言語風俗生活習慣。其特別之狀。有較多而甚顯者。有較少而易混者。皆視其同化力之深淺以爲斷。（獯獯亦苗種之一）苗族婦女其

身體本較漢族強壯。因彼所作之事。皆在郊野。非若漢族婦女之閉於戶內。但今已漸學漢人之俗。失其活潑之舊。因之其身體亦漸趨於柔弱。且有效漢人纏足者矣。次晨奇冷不可耐。寒暑表降至冰點下二十度。鼻成絳色。木無知覺。若非有風。輒斗蓬。則一步不能行。至上山之時。予乃疾趨而行。血脈憤張。至其頂。通身汗下。是日所見之山。雖禿而不毛。而其天然形勢之美。使人觀之忘倦。眼光所及。見一平原之極端。有紅牆二處。其屋頂爲黑色。最上成一白色之三角尖。及至其地。則爲一最小鎮市。荒涼已極。惟有一釐卡。紅旗飛揚。稍增顏色。其餘則不過數十傾斜之屋。予至此。有多人聚觀。其窮苦不堪之狀。爲予生平眼中之所僅見者。內有一人。所服補綴之衣。予數之。共有三十二色。然其棕色垢膩堆積之肉。仍隨處可見。彼等亦稱之爲人。且同一皆具人類共有之知覺。思想感情動作。而天乃使之一苦至此。其終日所思。皆如何始能謀得兩餐之食。以存活其身。與家黃色或黑色之泥所堆積之屋。卽彼等一生之住宅。若以予觀之。尙不如露處之爲愈也。

彼等從未用其腦力。以學一工藝之事。惟恃其粗笨之手足。以博幾微之生活耳。予在此地。停留甚暫。亦無暇細考察之。若使予再觀之。則予將欲起而研究一種科學。其科學爲何。卽考究人類學之腦筋及骨相也。若有研究斯學者。予必語之。當更卑下其思想。蓋人類之級數。實相隔太遠也。如有人發大志願。欲使此等人超脫苦海。趨於上流者。用畢生之精力。從事於此。不知果能收其效否乎。是日至雲南驛。街市頗繁。及入店其上房已住一少年之中國人。然此人則欲遷出讓予。予力阻之。而彼固持不許。強拉予入居其室。予不得已。允之。此人可謂極謙遜講禮者。惜予不明中語。不能與彼一談。殊覺歉然。此室名爲棧中之最佳者。然以予觀之。一切情狀。皆使人局促不堪。室中冷氣逼人。予以鼻近燈。藉以取煖。然其餘各室。則尤劣。所進食物。亦更粗糲。予所居乃號稱最上者。而已難堪之至矣。次日經過一大平原。至其對面。有一草屋。在其中食飯及沙魚。此平原地甚平。土軟沙鬆。若遇天雨。必極難行。然現則踏之頗舒。在此幾可以馳行汽車。予因之忽憶及

繁鬧之市。常有多人。無論其路之廣狹。必坐汽車疾馳。時使小兒及老人匆遽奔避。或將人力車碰翻以爲樂。若以是爲其最大之自由者。真不解其何心也。沿路所見。接連無盡。皆極可憐之象。此等貧苦情狀。已爲其地方一定之形。絕不見有一例外者。居於此地之民。其衣食住之問題。直逼迫其一生。使爲三者之奴隸。更無幾微餘暇。稍得快樂優美之情。天氣既冷。其女子及小兒。皆蹲立向火。然火力甚微。亦並不能取煖。可憐之形象。使人不忍見之。因冷極。使予脾胃大增其消化之力。飢甚。然沿路無售食物者。最後路旁得一草屋。屋中置有一陳舊不堪之小桌。圍而坐之。其狀直似羣豬之聚飲於水槽。予並無奢望。但欲求得可食之物。以充飢腹。然竟不可得。只有粗劣之麵條。不得已食之。予雖非富翁。然平日飲食。則甚潔淨。講究衛生者。此等飲食。今蓋久忘之矣。因予所行者爲山路。故求食物愈難。若在大道。則較易也。至享解。天已黑。街市間月色如銀。空氣清冷。市中行人極稀。路旁居人聞足音。皆啓戶而視。見一西人。多有睹予而笑者。入棧。局促穢惡。與

屋外空潔之氣相反。棧內住客寥寥。惟予等及販貨之客三人而已。深夜絕無人聲。予住室後。有迴廊一折。其外乃一空場。予在此小坐。仰觀天上。明星羅列。幽靜淒涼。山風拂面。噤人毛骨。體爲之戰。當此時。忽有兵卒四人。手持槍械。對予而來。恐怖之念。忽起於心。意彼等或將傷予之生命耶。予之靈魂。或卽於此時離去。軀殼。而往探天上之祕密耶。異鄉孤客。處此夜寒風冷之時。睹斯可怕之狀。五內懾伏。愈思愈危。彼等問予何名。似其聲中已挾凶險之意者。又問予數語。予皆不明。窺其意。大約乃問予之護照。然予之護照。於離東川府時。已忘帶之矣。彼等私相告語。聲音低微。狀愈可怕。必係商議捉予之事。予之僕役。此時皆酣睡。不知其主人已處於至危之地。頃刻之間。此四人者。卽可以決予之命。正疑懼交集。予門忽啓。出一短胖之人。視之。乃店主人也。不禁狂喜。未幾。予僕亦有一人出者。乃知此四兵係來尋覓自大理府來之一官者。其官命之在亨解會齊。故來此店詢問。余以爲安然無事矣。然此四兵必欲帶予至一官署。旣乃送歸。此夜間之事。現雖已

過去數月。然每獨居。夜深風緊之時。卽恍若復置身於其地。淒涼之景物。可畏之四兵。一一皆印於心中。不能拭去。蓋是夜實受一最大之驚恐也。次晨予睡正酣。忽爲門外之喧聲驚醒。開門觀之。則見一屠戶手執二尺四寸之刀。刀上血痕皆滿。方解一牛。面帶笑容。若行所無事者。予之僕役。則候於其側。欲揀選一最佳之處。以供予早餐。餘人皆蹲立洗其汗穢之面。並用其慣用之牙刷。以剔其牙。所謂慣用之牙刷者非他。卽其手指也。未幾。又相聚而大嚼。其處離方屠之死牛。不過二尺之遠耳。然彼等飲啖自若。毫無不忍之色。亨解在耶穌降生後七百四十九年前。爲一省城。由此至趙州之路。尙爲彼時所築。自後從未修理。石路高低不平。行走極難。故游入必較平時更爲早起。始能趕到宿站。路之壞更無與倫。然予自入中國內地以來。經長途之磨練。已漸能忍耐。此等心性。蓋學於予之僕役者。彼等肩負七十斤之重任。行此崎嶇不平。如履荆棘之路。其心乃毫不覺困苦。沿路尙時與小兒嬉笑爲樂。予因之自顧頗生愧恥。蓋予不過徒手行走。尙不免焦煩。

而彼等則尙負重任也。彼等長途跋涉。不辭勞苦者。不過爲微薄之僱費耳。若閒居不得此微薄之僱費。則其苦況有更甚於此者。故彼無論如何辛苦。皆覺甘之如飴。蓋處困苦不堪之中。而毫無忿恨焦急之情。默然擔當。且能爲永久之忍耐者。此爲華人特別之性質。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及七十八年之時。中國某部成一大荒年。死者蓋數百萬人。又有數百萬人。流離蕩徙。體無衣。居無所。以求食於四方。政府漠然無拯救之術。彼等希望都絕。惟奮其一身之力。以與飢寒相戰鬪。而求延其殘喘。若命運佳者。則偶遇一機會。以復成爲農人。否則亦自安其命。而以爲無可奈何。中國之人。在此世界上。真可謂有最堅苦之力。以抵當其生命之不幸。及一切憂苦逼迫之局。使無法以自活者。彼性情實不同於西人。其所以能忍耐非常之窮苦。真予游歷時所最刻於腦筋之中而不能忘者也。因病而死之禽獸。在吾西人所皆不敢食者。而在中國則必食之無餘。然亦竟不染病。故彼等絕無廢棄之食物。予前在江堤時。卽見一病而將死之馬。臥於山坡下之河灘。一

入方剖解之。旁有多人。皆爭往購買。此等事並不爲奇也。是日路中見一種之人名爲密叉者。昔予見米卽氏記載雲南種族之書中。曾有一段云。在大理府趙州。見此種人。而在趙州以東。則絕不遇之。此乃十二年前事。現於亨解等處。亦復見此種族。可知彼等已擴張其殖民地矣。此種蓋自雲南省邊界圍繞大理府之湖旁而來者。其人大半皆穿中國之衣。其女子亦有纏足者。過大理府有一小城。其中住民。幾皆爲此種人。其與漢人分別甚易。觀於其面貌而知之。其人鼻大目長。皮肉較黑。其女子則皆著粉紅色之褲。身體亦甚柔弱。予欲在此種中。尋其特別之長處。竟無一可稱者。實爲劣下之民族也。次晨予自遠鏡中。見二人在山下。所著衣褲。宛然歐式。其後有一四人所擡之轎。予揣測轎中所坐。必係一歐人。此時不覺起一種奇異之念。蓋在此雲南之內地。忽遇同族之人。此乃極難得者。予於是飛步而前。及行近。見其兩面轎窗。皆密密遮蔽。轎簾亦放下。予雖未見其人。知轎中必係一教會中之西婦也。予乃急行至附近之一茶館中。靜以候之。並恐

予垢穢之汗衣。汗吾西方美人之眼。乃急將外衣扣緊。閱者諸君試思之。予行此中國極閉塞之內地。乃得遇吾西方之美人。心中之跳躍爲何如乎。未幾。此轎遂至。予見轎簾開處。以爲必係一細腰嫵娜。翩翩妙年之女郎。方擬近前與之握手。不料既出。乃一身裹重裘。擁腫不堪之中國人也。然彼見予。忽操英語。問予早安。予不覺又欣喜逾恆。乃急答之。又盛贊其所操英語之佳。隨問以遊歷之所經過。靜候回答。然不見其啓口。余乃又言在此內地。幸遇一人。如閣下之能英語者。真可謂最樂之事。言畢。又靜候其回答。久之。乃見彼出聲曰。是的。早晨早晨。他他他寬恕我。早晨早晨。他他他。予言此爲早晨。予固知之。彼又出聲曰。是的。早晨早晨。早晨。他他他。語畢。遂率然入門。既而復出。指一雞而語予。此爲彼姓。（蓋姓姬也。）予思今日乃遇如此愚蠢可笑之人乎。是否其子能操英語。較彼略多乎。細觀之。似在他處曾遇之者。然甚恍惚不能記憶矣。彼觀予之僕役。又觀予衣服。言予衣之材料。與彼所服者。其貴賤直無比較。其年甚少。自視甚爲滿足。觀彼卽極淺近。

之英語。亦並不能道其片言。然予料彼必好以英語教人。且自覺得意也。年方雖壯。必不能絲毫自盡其應盡之責任。此等人在雲南上等社會中。實多有之。中國今日維新之業。全在其國中少年之身。然彼等程度實不能及。而彼則自視極高。並不知彼等之所任者。乃極難之事也。當日本變法時。其國中之少年所研究等論者。皆欲將其國家重新建造之事。陳腐之教育。歷久之習慣。皆一齊拋棄而改革之。中國人如欲學日本者。亦當學其如此。今日中國之少年。大都皆存維新改革之意。然欲有改革之真精神。及切實之進步。則非爲根本之改革不可也。在趙州遇一人。頗知在揚子江流域西人教會之情形。亦曾住於大理西邊之教會中。欲與予結伴至下關。下關者。乃離大理府十里之一商埠。此人因習於教會。頗知外事。與其他中國人之閉塞者不同。予自遊歷以來。知吾西方教會之在中國內地者。功實不小。其所作之事。不能專由記載中觀之。因教會之故。乃使雲南之人。稍有政治思想。除宗教外。一切普通教育。亦隨以傳播。恃此可使變老大帝國而

爲新中國者。其功較易。時期較縮。爲益尤宏也。中國人之本意。實不需教會。因欲學歐人之方言科學機器陸軍之故。乃忍耐之。故有人言中國不久必有教會絕跡之時。然予之意見。則與此不同。中國之將來。督基教必當更盛於今。蓋基督教者。乃一最清潔純白簡易之道。在此世界之歷史上。無論何時。必不能失之者也。中國人只知學西方之政治商業科學機器等。而不知西國之所以能如此強盛者。全恃乎基督教。中國人現雖不悅教會。然教會則已傳布其種子於其國中矣。因此種子之傳播。乃得暗增其國人之愛國心及擴充其個人家族社會生活之力。（按此書極力推重耶教作者當係一信教之士。今雖無譯閱者分別觀之可也）華人今日當知歐美各國之所以日趨於昌盛者。非以其領土之日加。乃因其國際交往日密之故。故華人今日之所視爲仇敵者。實則乃所以引導之。使其國家漸趨於昌大者也。予亦非謂歐美人之在中國者。其待中國之人。皆有真實之意。予觀歐美人之思想。晉覺中國人種族。較白人爲卑劣。其文明亦不如歐美

遠甚。每言中國人乃人類中之低下者。夫中國人果爲卑劣之種族乎。此問題論者頗繁。以予觀之。則中國人較之於歐美之族。實毫不覺其卑下。且與之同處愈久。則覺其可爲予等之師法者愈衆。彼等之所缺者。惟耶穌教耳。中國人如有耶教之精神。則必能使其國家更盛於歐美。昔者約翰司頓有言曰。予所欲解決之問題。非關於政治。在計陸軍及一切世人所稱爲文明之事。乃研究人類種族優劣之事。今日世人皆言日本人之進化。比五十年前。已翻然一變。然切實論之。凡人類之發達。不能若是之速。日本國勢固極進步。然非其國人之腦筋。忽然改變其構造。亦非其入道德知識。忽一躍而驟高於疇昔也。其國勢之所以進。乃因其開通較早。與歐美各國交際日密。取歐美之文明移殖之。以增長其國家之富強。而發達其社會之事業。又激起其國人之愛國心。奮力以抵當外界之壓制。故今日遂得與列強立於同等之地位耳。若其國民之種族。本較歐美人爲卑劣。則至今亦必仍爲卑劣。不能忽儕於優美也。若認其種族本與白人平等。則吾人考察

東方之歷史。應知中國人之種族。亦必與歐美人平等。非較低者。何以故。蓋吾人決不能謂中國人之種族。較低於日本人也。但欲確實證明此言。則全在於中國人此後之所以自處耳。中國國勢。今日之所以弱於日本者。蓋其國較日本爲閉塞。直至近年。始大開通。夫以中國之大。欲盡得西方之科學。及其文明。此固非遲以歲月不可。法不能以短少之時間而得之。國之大小不同。則事之難易自異。新機之傳達。大國自較小國難於普及。此固事勢之一定者。又中國地大物博。百貨皆足。不必仰給於外。故安於閉塞。而不急求開通。不似日本之貧瘠。多仰給於外貨。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以上乃約翰司頓之言。可謂明白無疑矣。現今歐人亦當知歐洲之和平。全視中國之能否完全自保以爲斷。若中國不能自保。則歐洲之和平。亦將破裂。尤有進者。予默觀時局。知將來必有一最大之權力。出現於世。其事或非讀吾書者所能見。然必有實現之一日。所謂最大之權力。非他。即中國是也。予以爲中國將來必有一日。由其偉大之人物。用其充足之國力。及其絕巨之

陸海軍。以執列強之牛耳。而維持世界之和平。宣言於各國。不使再有戰爭之禍。起於國際之間。將以永息干戈於斯世。予信中國將來必有充足之權力。以實成此偉業也。國者人民之所積。觀於其個人之性質。卽可以斷其國家之運命。中國人有一種絕堅苦之忍耐力。以抵當外界困難憂患之來。具此特質。必可成極大之事業。決不止抵當一身之窮苦而已。以上所判斷。乃極易見之者。今日西人之評論中國人者。皆有種族宗教之意見。且不明中國人真實之情形。故其感情自異。須知中國人之歧視外人者。亦與外人之歧視中國人。同一緣由。若居留中國之外人。能改變其對待中人之法。則中國人之對待西人。其情形亦必一變矣。因中國人風俗習慣。與西人迥別。又以言語不通之故。不能達其內情。而吾儕西人亦不肯詳細研究之。遂以中國人爲不開化之種族。不知此實誤會。中國人現已漸次進步。世界最老大之國。今已漸變而爲最少年之國。但此事非一躍可幾。必須經長久之歲月。始能至耳。至趙州所住棧房甚佳。招待一切。皆頗方便。予入店

時。天尙早。其廚役茶房。皆外出。良久始歸。予之僕役。乃與之爭吵不休。繼以罵詈。皆醜語不堪入耳者。予甚以不明中語不能聞之爲幸事。是晚本地人羣來觀予。又遍問予所帶各物。叩予之職業。自何方面至。此乃沿途所同者。中有一人身穿緞衣。狀甚驕傲。自言乃此城中體面有禮之人。然此何足自誇。予知中國乃守禮之國。無論何人。皆知講禮。但其深淺不同耳。卽予所僱之僕役。雖一字不識。亦甚有禮者。中國人之知禮。乃極尋常之事。因此故存身於其社會中。至爲平穩。此人至前。予請其上坐。而彼固執不肯。每對予鞠躬。予知此乃中國人之恆情。若歐美。人則五十人中。亦無一人肯若此也。後聞予僕言。此人新得一子。故人皆賀之。予知中國人之於後嗣。乃視爲極重者。故生一男子。則其家庭必視爲重大之事。當其將生之時。則必請一巫人來家。以禳除惡鬼。而免生產之不幸。又必請一穩婆。以接生。或難產。則競放鞭炮以逐鬼。至旣生之後。則必請一有福之人。首先入房。或有命運不佳之人。誤入之者。則謂此兒終身皆將不利。生產四十日內。不許外

客入室。至週年。則其親友皆送小兒之衣帽裝飾玩具等。以祝賀之。是日必置小兒於地上。其週圍置筆墨書算盤花粉各物。視其最初所執之物。以斷終身之好尚。此其大概皆同之風俗也。又行兩日至下關。此處製造磚瓦之業最盛。有一磚瓦有限公司。附鎮五十里內之人。多恃此以爲生活。是爲予自雲南省至緬甸一路中最繁盛之商埠。予在此住一禮拜之久。所居乃此地一最大之客棧。前後四進。每進皆有鋪石平坦之大院。予所居之室。乃其棧中之最佳者。旣而聞有一軍官因叛黨事而至昭通者。將至此地。店主人至予室請予讓之。予以極和平之態度。出極決絕之答辭。堅不肯讓。彼不得已。乃作罷論。未幾。其軍官到。並未因予不讓房之故。而有所介意。次日出店。遇一老年之僧。亦係至大理府者。因其腰腿跌傷。拄杖而行。欲求大理府之教會爲之醫治。予行下關之街市。見沿路多拱門。恍若置身於偷底拉斯之街。出市而望。山嶺奇秀。頂戴積雪。山下爲一有名之湖。酷似瑞士國春季之景。大理府可稱爲中國西方之基尼泊矣。予在大理府。曾觀其

陸軍操練。頗爲整齊。離府十里。有一廟。土人稱爲楊大人廟。楊大人者。乃往日平定匪亂之人。予之僕役。誤以爲東川府人。相率跪拜之。聞此人帶兵甚無紀律。然極善戰。此廟所在之地。名觀音灘。因其地又有一觀音廟。香火甚盛。廟前池中有石。塑觀音像。甚慈善。臂上有一小兒。中國風俗。婦女若欲求子。則必拜禱於觀音之前。此地人且以錢擊石像。如擊中者。則皆賀以爲必得子矣。俟衆婦女既歸。廟僧乃於池中將錢取出。因以自活。聞其多時。每日可得三千錢也。

自大理府至瀾滄江

遊歷至於雲南之西方。沿路山川城市村野之風景。無一處無趣味者。使遊人眼光常新。若披畫圖。幅幅皆異其結構。卽一石一水一樹一廟。亦靡有重複者。昔之遊歷家。至此記載。無不同聲贊歎。如李德爾之書。卽曾言之。歐美名勝之地。非無佳景。然皆被人工造作太過。致損其天然之美。惟偶有數處偏僻之地。尙存野趣耳。日本國內。現亦染有此弊。因其國當變法時。人民心慕西洋之建築。如發狂熱。

故天然美景。皆爲人工所奪。惟在西方之中國。則毫無人力穿鑿。純爲自然之真趣。眞知山水者。其去取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遊歷所經。除四川峽江外。其最可欣賞者。當推雲南迤西之地。其路崎嶇難行。少平坦。行時足爲之破。然余毫不覺其困乏。其風景之悅人可知矣。所過路程如下。第一日河港鋪。長九十里。高於海面五千零五十尺。第二日漾濞。長六十里。高於海面五千一百五十尺。第三日太平鋪。長七十里。高於海面七千四百尺。第五日黃連鋪。長五十里。高於海面五千二百尺。第六日朱通。長九十五里。高於海面五千二百五十尺。第七日沙陽。長七十五里。高於海面四千八百尺。太平鋪離大理有二日之程。其城建於高山之上。自遠觀之。隱約現於雲霧之中。其村落散布於山隩河壩。人民大抵皆羅羅種。但均能漢語。其生活則仍不離本種之情形。雖欲學漢人。而相差尙遠。其人終不出貧苦汗穢蠢愚疾病之中。女子亦多纏足。然仍上下山嶺。在野外種田。纖小之足。乃其女子夢寐之所羨慕者。因纏足則可希望結婚於漢人也。余至此地。門外

來觀者中有一老婦。與余僕役縱談。言及其女現患熱病。欲求余往一觀。余乃隨之。至其家。室中漆黑。天光極微。一女子臥於屋角之破蓆上。觀之似有三十餘歲者。頭上黑髮。亂結成團。臥蓆汗穢不堪。當有千萬微生物滋生其間。離去臥蓆不過二尺。卽爲爐竈。圍繞其四周者。均爲汗穢之物。此小女兒掀舉其衣。向余言胸胃間痛苦。不能忍受。額發狂熱。骨節已漸硬。余觀之。覺其病恐已趨於死路。乃急歸取藥名加司得油者。及金鷄納霜與食之。次日老婦來。言病人已能起而動作矣。此婦遂向衆大贊余醫術之精。言有一過路之西人。不過一粒之藥。起其子於將危。於是來求余醫治者。踵塞於途。余亦不能遍爲治之。是日禮拜。余休息未行。默思此地土人生活簡單之情形。彼等需要甚寡。極易取足。此卽其生活所以能獨立之緣由。此等人民。有如是特質。善用者可用其特質於最適之地。因彼具此特質。能抵當非常之困苦。此亦其人之長處。爲余等西人所不及者。余爲此言。亦非謂余等當學之。但彼等樸質耐苦之精神。實可稱贊。余等卽不能爲其事。亦不

可不師法其意。其一種古樸之心思技藝風俗。余等非特不當鄙夷。實應尊敬之。雖世界文化日進。決不能復反於太古之情形。然往古之人。均有真質樸素之美。今人乃無之。現今中國人。則尙有此精神。不過俗尙汙穢。缺少衛生之文明耳。歐美今日與中國情形迥別。然余與中國人同居既久。覺歐美之文明。使人心終日擾擾。不能稍休者。鑒於中國人真質樸素之風。正當引爲鍼石也。次日余離太平鋪。土人皆有惜別之意。余以錢給與余旁之小兒。於是諸帶耳環之羅羅婦女。皆稱贊余之慈愛。彼等穿藍色之褲。罩以短裙。以手插於裙內。立而談話。宛似歐美婦女之態度。是日春光融和。空氣清朗。隔岸好鳥。鳴於林際。度流水而至。送入遊人之耳。非常愉快。惟山路中時遇惡狗。向余狂吠。阻隔去路。人行已遠。猶在後。猶猶不已。余所僱苦力。名單克司者。患牙痛頗劇。余未帶治牙痛藥。無法治之。余僕用一種不知名之藥。敷其下頰。遂致頭臉俱腫。余甚憂之。彼乃向余耳際大聲曰。勿畏。勿畏。語畢。遂荷其物。一路高歌而去。此人最喜唱歌。每夜半人靜臥時。彼

忽高聲獨唱。擾人酣夢。同眠者以足蹴之。彼則大笑以爲樂。其性質絕奇。每人以爲苦而怨恨時。彼非特不怨。而必大笑。余等每當行極難之路。沿路無售食之肆。飢渴交加。困乏不堪時。彼必因之發笑。若路過坎坷。余馬或跳躍而過。則彼尤笑不可仰。余嘗見彼足破裂。成一大傷口。乃自以針穿染色之綫。縫而合之。余與之言此等療治之法。恐血中受毒。或致性命之憂。彼仍縫綴不顧。且陰自失笑。蓋彼意或欲以笑戰勝。致人傷病之鬼。彼之從余。乃自普瀾而來者。當時路遇一靈樞。偶歇於地。彼以荷物置於棺側。手弄棺前導靈之鷄。使其亂叫以爲樂。此皆彼奇特之性情也。自太平鋪行十里。復漸入山。其山高於海面八千五百尺。至其頂。下視壁立險峻。前聞自印度來者。言經過喜馬拉山。有一處山勢陡絕。路雖奇險。而其景則爲平生之異觀。余今日所遇。與之略同。此山後臨大理湖。自湖邊來。一路風景均佳。山中森林茂密。偶見人家。全用木料架成。屋頂則用茅蓋之。其人亦獮獮種。生活尤爲貧苦。因彼等居於山中。並無隙地可以耕種。或見路旁有大脚女。

子。燒水以供過客。然皆不深明漢人語言。觀其與余僕役交談。似其情頗難通者。既而見一鐵橋。橫於勝備河上。渡過彼岸。爲極大之竹林。林中有一古式之茅屋。供偶像數具。爲山神及江神。一蓄髮甚長。新有重喪之人。在其前賣茶。及一種糞熟之果。形若無花果者。余在此稍息。遠見一奇特之山峯。其形如塔。於極密森林中。陡拔而起。其綫幾成直角。山尖積雪。太陽照之。發一種異色之光。余復啓行。卽對此山峯而進。地面綠草勻鋪。偶見木屋。狀似蜂窠。若其人皆隱於屋內。製造蜜蠟者。居此之人。似避於世外。不與人間往來。彼等決不知有一歐洲之人。遊歷至此也。彼等在深山中。結茅而居。亦各有其憂歡苦樂。居常卽採山中之植物而食之。其能忍耐極端之貧苦。余甚以爲奇也。余與彼等所處地位。迥然隔絕。似別居一星球者。然固同生此時。同度此剎那之光陰。細思之。心中別有一種滋味也。彼等所居。離大路甚遠。亦甚願余等至其家。飲彼之茶。及食彼之蜀黍。其所居實極清淨。種族決非漢人。然亦不能實指其爲何種。大抵仍是羅羅也。余等所行山路。

極隘。迴曲於山峯之中。或且迎路生草及雜樹。難以越過。行人至此。若稍失足。卽隕七百里之深。而葬勝備河中。俯視使人戰慄。嘗至一地。余與僕役所行分歧。彼等離余三里之遠。中爲一極大之深坑。自遠觀之。人既微小。而帽則頗大。背負之物。如火柴盒然。然余亦不能細觀之。因須時時留心足下之路也。後忽轉至一角。遠見黃連鋪在二里之外。余等羣中。聞一人驚呼。視之則余馬落於三十尺深之一坑內。幸未受傷。此時天色尙早。然僕役已不願更行至朱通。蓋其地無宿棧也。是日所經過之山林。無一處不佳。然其路則險而難行。晨起霧氣濃厚。至上午十鐘餘。則熱度甚大。路皆紅色。而旁爲綠草。鋪地極勻。余經行既久。知在雲南遊歷。每日必須早起。沿路不可多停。或欲休息。則宜多坐。以俟其力之復。在四川遊歷時。相去不過十里。必有一售茶之處。雲南沿路。則甚稀少。且苦力行路所需之物。亦寡售者。偶休息時。惟坐而吸煙耳。余定一章程。每日七鐘動身。日間休息。不得過兩次。每次可息一刻鐘。中間遇打尖處。則休息一鐘。略進飲食。然後復行。至店

必洗脚。此中國人行路之慣例。亦最好之法也。中國路既不修。雖強壯之人。跋涉一日。亦必疲乏。至黃連鋪。住棧與電局鄰近。聞此地初設電桿時。土人皆折而售之。如是既久。其後漸知電報之利。乃得不毀。市外山下一河。河邊樹木頗佳。遠勝於棧中之污垢。乃至其地。坐而寫余之日記。方余至其地時。隨而觀者頗衆。且多婦孺。中一人一眼已瞎。又一人則鼻只餘半。又一人則傷其足。而大半則均爲鵝喉。彼等觀余書日記本。皆張口詫以爲奇。余之僕役。則留店中。預備晚飯。及余歸店。有三人不俟通報而直入余室。遍觀余之各物。時加以稱贊。中國風俗。與西方不同。似一人所居之室。及其所有之什物。並非屬於一己。乃公共之所有者。無一己退藏之地。其行動習慣及所好惡愛憎。無不爲人所共見。毫不能有所隱藏。凡人欲入余室。不必俟余之允許。可以任便出入。故余在中國遊歷。竟無一處可以屏絕閒雜而獨坐澄心者。此一節實使余失望。然以上所言。亦係中國下等社會中之情形。其上等社會或不然也。又余遊歷所經。默察東西兩方之文明。竟無一

不相反對者。不禁令人驚歎。自其人之思想言論技藝風俗。以及一切形上形下之學。無不立於相反之點。但久居於中國者。或習而不覺。若細察之。則知東西之文明。實背道而馳。故有欲問余對於中國人之評論者。余無以評之。但能稱其爲中國人而已。除此一語之外。更無可言者。東西民族之性情。實絕對不同者也。余所僱僕役數人。無一人一時不樂者。彼等與余同行。皆有相依相愛之感情。其所希望。不出一囊之中。囊中之錢若滿。則精神鼓舞而前進矣。在雲南路中。余欲形容其山水之佳。覺吾等所用之文字。實不足以供之。當余等自黃連鋪前進。路左則見連續不斷之高峯。如畫圖之徐展。其右則小山起疊。與之並行。巖崖嶺微。月色尙明。射於高峯之上。其景非常奇麗。而在余前。則峭壁凌雲。拔地直起。如簷架駢列。爭奇競秀。中有一峯名章山者。尤爲奇絕。其綫竟成直角。日光照之。幻成各種異色。或金或黃或棕或綠。間織成彩。其中有白色一綫。彎曲如蛇者。則山中之大路也。

余一人獨進。僕役均已落後。在此奇偉奇特之山中。天宇凝靜。人煙稀微。惟時聞一二鳥聲。破人清寂。遠見合抱之松柏。排立如植生之草。行於茂密之林中者三十里。似與塵寰隔絕。下聞谷中流水潺潺。清越入耳。既登其巔。乃復下行於山脊之間。不敢縱步。雖筋疲力倦。然奇特之景。覽之使人心曠神怡而不覺其困也。縱目遠觀。自雲隙中復露出更互之山峯。劈分雲霧而插入天空。其後雲霧漸散。則見八峰並列如屏。皆自一萬四千尺以至一萬五千尺之高。其餘小峯。則更不計其數。此等小峯。乃余等後園日所當行者。山色變幻奇麗。不可名狀。此等天然之美。恐爲斯世之所僅見。世人競稱瑞士風景。然以較乎此。則直謂瑞士並無山水焉可也。此等結構奇偉波瀾壯闊之異景。使人觀之。果爲如何之莊嚴美麗者乎。山川旣偉。樹木亦非常巨大。返觀瑞士。真渺乎小矣。實言之。兩者蓋不能比較也。此處空氣絕清。靜無聲息。惟當緩步前進。以領略此異景。使之刻於心目。而永永不忘。若夫倫敦紐約之市。汽輪電車。交馳如鶩。急衝而過者。固天然不許置之於

此絕清極麗之地也。此地山川自太始以至於今，永永不變。所見無物不形其偉大。此地若欲建造鐵路，實無法可施。故此清淨莊嚴美麗之地，決不許有黑煙縷縷出乎其間。除用人馬駝負貨物之外，尚有別法乎。凡人遊歷至此，則覺世間人類之事業，皆輕微不足道矣。諸峰似端拱對越上天，建造之神，能使之保存天然之美。直至末世，永無改變。天將語人曰：去休，永永勿得近前。蓋人力雖巧，至此固絲毫無所用其技也。至小夏鎮，離朱通尚五十里，略進飲食，所見之屋，皆似建造於洪水以前者。居民遇余，皆和藹有禮。雖畧有疑慮，然亦極微。余曾以糕一片與一小兒，其母在前，堅不許食。余苦口解說，乃與食之。此即其心中略帶疑慮之證。一路所經，得悉中國人家庭生活之情形。彼等較之西方，似一切均不經意者。室中裝飾殊鮮，不過一桌一椅或二椅耳。觀其廚房，即可知其單簡之情形。中國人做工甚勤，婦女將小兒網負於背而操作。所作之工雖不苦，而為時頗長。予等在此稍息，復前進。高峯陡起，似無路者。尋人馬足跡而行，為狀極險。聞此處行人，每

有遇險者。予等幸平安而過。既而下行於窄洞之中。至一森林中間之隙地。樹葉密蔭。上下皆碧。溪流瀉於足下。好鳥弄音。清脆悅耳。偶出一言。則迴音四應。過此地。復越一山。至前峯。路窄不過十寸。且中多間斷者。滑不留足。時須用手攀道旁之草根。以穩其步。若稍有畏懼之心。則一步不能行矣。復至一山谷。見有多數役夫。自緬甸來者。方坐此休息。用銅器以造飯。其騾馬皆瘦疲可憐。散布山旁嚼草。此地恍如公園。中間一線小路。其旁則綠林不見天日。自黃連鋪至朱通。名爲八十里。實有一百十里。下午所行者。均爲不毛之山。與上午之有風景者不同。然余得一良伴。其人爲一苦力。背負一百二十磅之重。熟於中國西邊之情形。自重慶至新街。自蒙自至打箭鑪。均能言之。予與之一路問答。頗不寂寞。陽平在朱通之右十五里。中有一鐘形之山界斷之。夕陽射於山上。幻成金色。又過一可危之橋。其寬不過八寸。見中國人馱貨而過。如行大路然。至朱通。其人皆回回種。漢族甚少。猪肉鮮有售者。所食均鷄鴨牛肉。土人聞有一西人遊歷至此。競相傳述。頃刻

皆遍。均來予所聚觀之。或離遠不能近前。但欲觀予之影。亦足自愜。一人既去。空處旋即補足。彼等如小兒。雖予所用微小之物。如罐頭蓋子之類。亦必競觀之。或見予書簡字。則尤驚喜。轉相告語。如傳電之速。此等情形。予所至各地。大抵皆然。已視爲常事。但彼等雖聚觀。其舉動則甚有禮。不至粗鹵。予一身似新自監獄出者。或自戰地初歸。爲大眾視線之所集。有時嫌其繁擾。急欲離赴清淨之處。予遊歷既久。與土人習熟。故所至毫不覺其困難。但於中國人。知之仍不能透。蓋中國人之性情。甚難明瞭。即視察明敏者。亦不能確知其深。予等所知於中國人者。尙不過初步。如學文之初識其字母耳。予之僕役。甚爲得用。中國人亦與其他之東方人相同。雖其乍見西人。詫以爲奇。而不久即與之熟悉矣。一千九百十年二月二號。起身赴沙陽。得見西藏人。皆以獸皮披於身上。耳環甚大。穿古式之靴。行路頗奇。又見一中國人。以其馬背負貨物。而身復坐其上。巍然甚高。如此陡絕之山。此人仍騎而行。且視予而笑。蓋見予有一馬。乃步行不坐於馬上也。中國人不顧

其馬之力何如。亦不顧其路何如。必騎而行。並不自覺其殘忍。因其風俗本如是。故亦可以略恕之。近百年前。英國人有犯竊盜者。其刑至於絞斃。吾人已視爲極重。然在雲南。有竊田問之蜀黍。而加以焚死者。聞楚雄府有一案。不知其人犯何罪。本族之人。細之木上。以火焚之。此等事。本地人並不以爲奇也。然官吏竭力禁止。自經過變亂以來。現此風已漸息矣。前行三十里至海洲。又經過二十五里之山路。至天謙鋪。其山大抵自五千九百尺至八千二百尺之高。回望大理府之山。遙遙相對。山谷中地頗肥沃。與予等同行者。有一吸鴉片之人。四肢戰慄。骨節亦與常人異。當癮發時。形狀尤爲不堪。每至站。必爲最後之一人。中國人之好吸鴉片。真爲其國家致弱之一最大原因。有以之與西方之烈酒相比者。實則不能並論。蓋不獨不能與烈酒相比。並不能與砒霜相比。砒霜雖殺人。然其害易見。且立時卽死。鴉片則漸漸消耗人之精神。使人受難言之苦惱。以日卽於盡。故其害尤烈也。但中國如欲要求英國之不將鴉片輸入。則必先設法自禁。予遊歷所經。

見多數之中國人。有因吸食鴉片而變爲不斟之形狀者。有因吸煙而消瘦以死者。又有以生煙自盡者。當予書此時。即見四周之人。多被鴉片所壓制。昔見波爾孔所著一書。名中國之過去及將來者。其中一段云。予見一中國做工之人。身體本甚強壯。乃屈伏於地。不能起立。問之。乃鴉片煙癮發作。觀此人之狀。若不過癮。則直不能名之爲人。但可曰一堆皮骨而已。故知中國若厲行禁煙之令。則因禁而死者必衆。因其毒種之已深。難以遽拔。予居中國久。見四人戒除煙毒者。其中三人。戒後不過數月即死。餘一人雖未死。亦成殘廢。以上爲波爾孔之言。可知鴉片爲害之深矣。然今得教會勸戒之力。頗見成效。吸食者日漸減少。誠莫大之功德也。

經過瀾滄山谷至騰越

此段路程。爲予遊歷中所最不能忘者。除苗地外。所行爲最可怕之薩爾溫山谷。予本欲在此住一宿。以考察其天氣。繼乃延遲二日。自低地對江源而進。歐人之

至此遊歷者。予當爲第一人。與黎族交接。又得許多新知識。且甚有趣味。下開卽予經行之路。第一日大理少。六十五里。高於海面七千二百尺。第二日永昌府。七十五里。高於海面五千五百尺。第三四日休息。第五日放馬場。九十里。高於海面七千三百尺。第六日大河堤。一百二十里。高於海面八千二百尺。第七日騰越府。八十五里。高於海面五千三百七十尺。一千九百零九年二月二十六號。予坐法國遊船。航行瀾滄江。以至西貢。今爲千九百十年二月三號。又經過此江。但係步行耳。中間過數大橋。自四千尺之高山。下至橋上。俯視河流。曲折流於兩巖之間。此橋以木柱栽於水中。且用鐵練連於山巖。泥工亦甚堅固。江勢陡行而下。予所立處。高於江口至四千尺。橋左急流之地。有一茶館及廟。廟內彫刻頗精。經過廟前。卽爲上山之路。其山之高。至八千尺。懸崖陡壁。一線窄路。且其滑無比。步步試探而前。無一處可以放步者。下渡一橋。復引而上行。巨石前立。其平如鏡。路中危險之處。不一而足。想見造路時困難至於極點。有時一步須跨二十寸。若非彎曲

而上。則直不能立足也。拖貨之驢。勉強鞭策而進。中有一驢。失足滾落山坡。擠其旁之一驢。亦同時滾落。至一可怕之石邊。騾夫趨而扶起。復以貨置於其背。而繼續前進。前在四川。雖有一二山路。亦似此者。然其路較善。危險亦差少。此路真爲沿路中最險之地。予用力上行。回視僕役。若力已用盡。幾不能上者。又有大石從山巖滾落。阻礙行路。予馬不過略負食物。然力已不勝。致失前蹄者四次矣。有一次滾下幾死。然觀予之僕役。則雖汗流浹背。困乏已甚。而仍似忘其困乏者。沿路唱歌。或至山谷中。則迴聲四應。歌聲偶歇。則談聲交作。單克司尤爲踴躍。然仍時時發笑。更進尤險於前。直不能名之爲路。觀於此等路程。似人迹必少。然中國西方大半之商務。自內地以達緬甸者。固皆由此通行者也。予復經過彎曲之山路。以至舒寨。下視河流。如蛇之張口以待人。偶一失足。卽葬於其中矣。舒寨糧食。皆自西方用騾馬運來者。街市間穢氣觸鼻。衆聲囂亂。有一小兒與姊爭吵。其母以竹竿笞其姊。致將竹竿擊破。其沸亂情形。頓變成一瘋人院。予乃急行。然此地之

讀書人。則堅欲留予小坐。邀至一店內。絮絮問予家世。似欲盡悉予之譜系者。予乃備述之。述畢欲起。而一佝僂之讀書人。復堅挽予坐於椅上。斟茶飲予。又詢予親族之事。後乃得行。是日行路殊艱。本欲至板橋。既不得至。乃宿於大理少。其地只有草屋數間。至店欲索一室。店中人皆佯聾不答。予乃大笑。彼等甚以爲奇。既而亦笑。予笑聲愈縱。於是全村人皆相隨而笑。不可仰。末後有一年老之婦人。言彼處有一空室。乃引予至其處。僕役四出購買食物。以備晚飯。至夜燒柴於室內。向之取煖。忽有一木棍觸予之肩。視之。乃一旱煙袋也。中國內地之人。不用中柴。若路上欲吸煙。則逕往人家取火。其主人亦毫不爲怪。出入自由。如在其家火者。此等情形。皆與歐西風俗大異者也。次日至板橋。其地之人。皆恃染業爲生。有多人在茶肆中。紛紛議論。所談皆新到之西洋人。卽指予身。晚宿永昌府。見一人戴枷。汗流滿額。聞係已定死刑者。無論其所犯爲何罪。觀之總覺其可憫。然其旁多數聚觀之人。似皆以其受刑爲樂者。殊不解其何心也。在永昌休息兩日。有一老

婦待其子媳非常酷虐。其媳不能堪，遂吞生煙而死，以致哄動一市，亦可慘之事也。自永昌啓行，途中見牛四百餘頭，馱載火藥，又有騾馬七百餘頭，馱載綿花及其他各物，皆自緬甸而來者。記自新加坡動身時，有一友告予中國西方之牛，最爲可畏，離數里外，卽知有人，恆追而觸之。今知此言之誣，中國人皆以牛爲禽獸中之最和平者，但其行走甚慢耳。左轉入山，氣候突冷，羣兒在山中拾柴，見予行泥淖中，皆聚而笑之。山內氣候既冷，潮溼又重，行路疲乏，休息於一小村之間，聞旁一人言：予等所行，不過二十里耳，又十五里至冷水鎮，其山皆不毛者，風烈削耳。經過蔗田，見一人正料理犁田之具，拖犁之牛，每日皆迴旋於此方丈之地，亦忍耐習以爲常。又見野狗七隻，共齧一棺中之尸，多人觀之，皆不以爲意。予殊不忍睹，急趨而過。至蒲縹，其地乃一繁盛之市，予之僕役行於街間，將一人所搭之篷撞倒，致起爭鬧，後賠錢五十文。其事遂了，入店，衆睹一歐洲人至，爭來觀之。店主人遂倍其店中飲茶之值，衆不以爲然，聲音嘈雜，情形甚亂，有二兵立予門側。

不許閒人入內。其小兒則如獼猴然。以手攀窗格。窺予室中。飯畢出戶。衆目爭注。予不覺自笑。以此見今日東西洋之交通。雖極便利。而和同之期。相去尙遠也。行於街上。尾而隨之者甚衆。視予所穿之鞋。尤以爲奇。此地予後又到過一次。且曾在此理髮。其情狀甚爲不堪。與予十年前在舒拉伊地方。使黑人理髮相仿。中國人之理髮。亦有善者。但此次則極劣耳。予途間曾僱一苦力。工資較餘人爲優。然彼不肯負重。又與同伴不和。至永昌之先一日。予卽與之言明。到永昌後。不必隨予矣。彼是日遂不肯做其應做之工。予強迫之。乃勉強擔負而行。予從不輕用壓力。以待下等之人。然至不得已時。則亦間用之。蓋非是不能行也。是日宿於放馬場。其地不臨大路。遊人至者甚少。從前歐人唯格爾曾至此。若卑白等。雖亦在雲南內地遊歷。然皆行大路。未至此也。此小路雖較近。愈難行走。旣至放馬場。店中人不願予入店。予徑入。擇室兩間居之。且索各物。店中人亦遂給予。予與僕役在室中圍爐而談。所言者係路程及各人之食量。後又談及武事。衆皆興會淋漓。有

一護勇。所言最夥。敘近今之戰事。言時並將所佩之槍。在空中旋繞。以助其談鋒。彼等言近今戰場中可怕之器械。乃歐洲人所發明者。述及流血悲慘之情狀。聞者皆變色。不敢歸寢。恐有噩夢也。予臨睡時。思及明日所行之路。卽從前所聞最可怕之薩爾溫山谷。游人至此。難以生還。所住皆顯司人種。漢人言其地若高於海面四千尺以下。卽不能居住。因瘴氣甚重之故。傳言雖如此。余行兩日。乃知其言不免稍過。自奴鎮泊起。卽係低窪之顯司地方。其在北對西藏邊界者。地方高寒。漢人不能耐之。低窪之顯司地方。又潮溼甚重。漢人亦不敢居。皆言若居於其地。則與生命有妨。故漢人之所居。皆自高於海面四千尺以至一萬尺之地。更低者。則不見漢人蹤跡矣。予等所欲到之地。名橄欖寨。其地高於海面四千八百尺。須經過一高地。高於海面九千尺者。始抵其地。離放馬場約一百四十里。予自放馬場動身。行一山峽之內。路雖易走。而甚滑。予被滑倒者五次。地方清寂。不見人居。行二十餘里。只遇四人耳。又進至危險之山谷。道旁樹已着花。橘實纍纍下垂。

日光射之。如金球然。有羣兒在地下嬉戲。見予皆奔避。予與僕役沿路談新加坡之風景。聞者皆甚樂。並爲言中國人經由何途。則能行至其地。雖雲南內地之人。如能去其閉塞之心理。則亦能至。又勸以當信從東川府教會所講之言。凡事皆當遵依道理而行。不可存不善之心。彼等聞之。似頗能領悟者。後至第二鎮市名奴鎮泊者。彼等遂購一雞。送予食之。途間見一江名薩爾溫江。較之瀾滄江。費里江。皆低二千尺。有橋二。爲本地甚巧之工程。予只見其一。此地有名番睡林者。高於海面約九千尺。人皆不敢至。瘴氣甚重。時時捉人而殺之。予等至奴鎮泊。休息飲茶。第一次見顯司人種。其數約十人。茶館中共有二十八人。內二十一人係漢人及回國人。有數人似顯司人同化於漢族者。其形狀雖異於漢人。已能操漢人語言。此外又見西藏人數輩。予欲拍一照。彼等覺而避去。前行至三叉路口。行人至夥。皆倚裝以觀余。農夫耕於田野。見予至。亦釋耒以望。其婦女則皆避去。草木密茂。似報告夏季之已至者。小溪流於石間。甚爲迅疾。農人引之以灌溉其四週。

之田。天宇澄靜。所遇諸物。皆含笑容。游人觀之。不覺胸懷頓爽。予等一行九人。內三人係從初卽隨予者。其餘則自永昌僱來。以至騰越。此時離宿站尙有九十里之遙。沿路不敢稍延。至一山口。遇二歐人。乃服役於騰越稅關者。見薩爾溫支流。瀉入洞中。山中一色青綠。草木之暢茂。瀑布及溪水之交流。皆會合成一美麗之景。自大理府以來。沿路風景。靡不佳妙。且其草木皆隨地異種。鮮有同者。此地則有棕樹松柏及其他熱帶所生之樹。而其中最足使予記憶不忘者。則最大之竹林。高者自一百二十尺以至一百三十尺。屋宇胥以竹造。此地草木雖如是繁密。而越過山脊。幾爲不毛之地。唯見少數農人。耕於田間而已。更進則景物又變。其山愈高。樹木亦愈多愈巨。予等在一瀑布之旁。略爲休息。四週溪流密布。空氣清寒。此地乃一陰冷之山谷。係有名出茵陳木之地。徵聞斧鑿聲。乃人伐木以做棺槨者。由此經過綿長之陰地。至於山巔。迴觀前日已過之山。夕陽返照其頂。顏色殷紅。其下則一律黑暗。冷風吹於山谷之內。景象至爲淒冽。至一地名蕭品河。店

中住客已滿。聞離此十五里。尙有一鎮市。客店較佳。乃更前進。時太陽已漸沒。予等自山坡而下。其行甚速。穿林見深紅之日。漸漸落向地平線而去。路遇四人。見予等頗露奇訝之色。言此去至前面鎮市。尙有二十里。不如折回。予等雖聞此言。仍復前進。天愈昏黑。見一女子在地下拾柴。與予之僕役言。前去已不能至宿站。不如至其家中借宿。予聞其言甚疑之。然其勢已不能更進。乃隨之進一小竹林。羣犬迎吠。有一男子方喂小兒之食。問之。乃知女子卽此小兒之母。其男子則其夫也。予心遂安。彼等收拾房間。生火備飯。一切皆欲圖予之安逸。所欲者。彼等必先知之。故居此甚安。唯天氣極冷。予披外套坐於火前而飲茶。僕役則買酒聚飲。談聲大作。皆贊予之好。能與彼等同受辛苦。彼等雖縱談無忌。所言尙不自忘其分際。故予亦不必約束之。及睡時。冷風自窗櫺吹入。無法遮蔽。次日行二十五里。至櫟欖寨。乃一千九百十年二月九號。卽中國之元旦也。中國風俗。每遇年節。則無物可購。故予等雖跋涉困乏。然不能得茶。只得設法燒水而飲之。新年土人皆

休息無事。故聚觀者尤衆。護勇乃前阻之。使其不得擠近。旋尋得一住室。係一歇馬之店。院中有五十九匹駝貨之馬。以木釘排列。釘於地上。將馬拴於其次。用九寸長之繩索。同拴兩馬之前足。以食料置於中間喂之。其人甚忙。招待予亦甚好。然有二音樂家。吹彈不休。至於夜間三鐘。猶不少歇。使予等遠行疲乏之人。不得安寢。殊以爲苦。此時卽有最佳妙之音樂。亦厭聞之也。次日啓行。回首見予從前已歷之山。其中以向北十餘里之山峰爲最高。名爲高黎峯。山色瀟朗。毫無雲霧。以余意度之。似有一萬三千尺之高。循驛路至騰越。有中國內地教會安自綏者。亦英國人。招待周至。此地雖有名之鎮市。實甚狹隘。陳舊腐敗之象。亦與他處無異。有七歐人居於此。自大理以來。長途跋涉。行極艱難之路。至此乃暫休息。

記薩爾溫山谷中之黎蘇種族

此次遊歷。回至雲南時。歇於奴鎮泊。帶僕一人。攜行囊一件。特往山谷中遊歷二日。蓋素聞此山谷中。漢人皆不敢居住。故欲詳細調查其實情。所遇土人。皆甚和

藹。卽在大路以外。僻遠之地。其土人待予亦甚善。此地雖世人皆相傳以爲絕地。實則不然。除每晨霧氣甚濃。爲熱帶低地所不能免者之外。並無危險可畏之處。黎蘇種族自居西藏東南者遺傳而來。居雲南之西邊。雲南中央及東方亦尙有之。其人多信仰佛教。故在西藏者尤夥。前爲騰越英國領事。不久逝。遺李騰君。游黎蘇種族中甚久。言其宗教與開慶人之教相似。信仰多神。言神能降災害於人。或凶殘疾病。皆以爲鬼神所致。其所視爲最要之鬼神。卽人之祖先。墳墓均在村莊附近。墓上置拉弓（大約係一種弩弓之名）米袋及死者所用之物。與李騰同遊者爲波羅司。李騰死後。後曾筆之於書。言前敘黎蘇人種之習俗。乃自其前代相傳而下者。予觀黎蘇人種與羅羅人種相似。其人皆多骨少肉。面上額骨甚高。皮膚係黃種之色。多居於上薩爾溫山谷緯度二十五度三十分至二十七度三十分之間。又瑞里河與伊俚河間之山谷中。亦多有之。在上薩爾溫山谷之極北者。其人皆極野蠻。然今日亦漸次開化矣。其鄰近之村莊。居恆爭鬪不已。彼

等所抱最要之宗旨。卽係使其鄰村相隔遼遠。不與本村爭地。性質懶惰。不願作工。唯思相聚飲食。或講其所操弓箭之典故。彼等所視爲有興趣之事。卽某人新作一弓。或以毒敷其箭鏃。或採得野蜂蜜而食之。波羅司書中。嘗言野蜂蜜之味極甘。然當食之。亦是生厭。又其他童言每一黎蘇人。必有一弓。或以行獵。或以爭戰。其小兒當持之玩具。亦係弓箭。黎蘇人之弓。乃終日不離其身者。眠時則置於身側。死後置於其墳墓之上。其弓之最大者。張之得五英尺。爲力三十五磅。弓質係野桑所製。有堅勁之彈力。其弦則爲一種堅固耐用之麻。

自騰越至新街

予又經過以下八日之驛路。而綿長之旅行遂畢。第一日南甸。九十里。高於海面五千三百尺。第二日球城。或名康寨。八十里。第三日休息。第四日小新街。六十里。第五日蠻允。六十里。高於海面二千七百五十尺。第六日北橋寨。高於海面一千二百尺。第七日馬槽堤。高於海面六百五十尺。第八日新街。高於海面三百五十

尺。以上三處。共長五十五英里。以上地方。所見者大抵爲顯司人。漢人至其地者甚少。顯司人唇厚而紅。齒黑。其婦女形狀尤異。予自騰越經八日之驛路。遂至新街。新街者。卽緬甸之一大城市也。此八日中。風景與前又別。唯覺與予母國漸近耳。既至緬甸。則西方文明景象。復現於予之目前。老大之中國。乃在予之後矣。當在中國內地遊行時。終日相伴者。不過粗愚之苦力。及至一地。則身入狹隘汗穢之客店。綿綿數千里。皆不出此景況。今一旦復履英國之土地。見歐式之房屋。及其餘一切便利美好之物。其爲愉快可知。人必經過以前長途之苦。始知此日之樂也。予自騰越啓身。所行皆爲平路。長遠而危險之山路。已皆在予之後。不復見之。故此後無復用力跋涉矣。行三日。遂至熱帶。草木叢密。若在初學天文之學生觀之。正可引起其興味。予初與一內地教會之教士安波兒同行。彼乃在太平洋對面地方之種族中傳教者。彼騎一騾。予亦伴之騎馬。故此兩日。未踐步行之言。至球城。乃與分手。遂復予舊。仍同予之老伴而行。南甸地形。如防守之礮臺然。顯

司人居其大半。成一半獨立之象。或屬中國。或屬緬甸。或屬安南。其人形狀與漢人迥異。不至誤認。女子尤爲特別。面色淡黃。戴奇異之首飾。男子則以布纏於頭。不戴漢人所戴之帽。卽此一端。已可分別之矣。身形短矮。體質強壯。女子亦然。使人一見卽知其爲能耐苦之百姓。顯司乃世人所稱爲和平之種族。然予所遇之一事。則頗與言者不符。在一地見多數顯司人。男女互相罵詈爭鬪。喧鬧不堪。漢人觀者。則指而名之曰帕夷。(帕夷卽漢人稱顯司之名)及予至。有數顯司人。誤認予爲外國之官吏。皆以其爭鬪之原因。訴於予前。予不明其語言。此時顯司人爭鬪之聲。及旁觀者笑語之聲。羣狗狺吠之聲。囂然雜作。秩序大亂。予乃至一高地。舉手示衆。欲平息其事。大聲禁止。並以竹棍指揮之。衆聲漸止。皆注目盼予之言。予實不能言。但作色以示之。此時予不覺自笑其愚。然因此而彼等亦遂平靜。亦皆相視而笑。予遂啓行。離彼等而前進矣。顯司人非獨居於以上各地。他處亦有其種族。西藏之極北亦有之。自伊俚河至安南邊界。又自安禪至東京。及從前

南詔之地。皆爲顯司人所居。語言大概相同。彼等能保存其土語。然或遷居他處。彼所未聞之言語。相習不久。亦能言之。自南詔朝滅亡至今。將六百年。顯司人已久失其政治及商務上之能力。此種人係愛和平者。待異種人甚和藹。大半信仰佛教。若專觀其所著之衣服。則頗潔淨。然細考之。則知其人非真好潔者。且有多處。較之漢人尤爲汗穢。飲食中更甚。余之言此。欲使後來遊歷者知所防備也。顯司人性質懶惰。不能勤勉作工。卽有肯作者。亦須任其自由。若欲僱之爲僕役。則必至失望。前有一歐人。所用之僕本係漢人。後因事他去。欲僱一顯司人試之。初來一人。言願受僱。歐人與之約。每日割草喂馬。及往街市購買各物。六鐘早飯。至下午七鐘。卽可歸家。彼聞之。乃言每日必九鐘時始來。不願割草。又言天氣太熱。不願往街市購物。又不願食西餐。每日一鐘及五鐘時。必回家吃飯。歐人知不能用。遣之去。又僱一人。操作頗勤。然問其工資。則每日索一羅卜。其昂如此。遂復僱一漢人用之。觀此事。可證之也。至球城。正值新年。欲尋一客店居之。竟不可得。最

後乃遇一人。引予至其所居。前面似做鐵工者。陳列鐵鍋頗衆。室中又有廚房所用之器具。及竹籃米袋舊椅舊鎗酒肉破爛之鋪蓋衣服女子已棄之鞋小兒玩具等。陳設雜亂。其主人指揮男女數輩清理之。有一老婦人請予入其室。不得已從之。此時值中國新年。予得觀其家庭內部之情形。與屋主人及其六子同餐。室中間各種鑼聲鐘聲及東方新年時一切鬧雜之聲。又有多人前來觀予。其中顯司人尤衆。絡繹不絕。及飯畢入室。聞多人譁笑聲。忽皆擁入。有一人起與予言。衆附和之。羣聲嘈雜。既去。房主人復至。攜來茶果。陳列滿案。請予食之。遍觀予所帶各物。中有男子四人。女子五人。坐予榻或箱上。有一小兒則坐於余膝。斗室之中。聚有十一人之多。熱度愈增。使人難耐。有一女子之夫。臂發瘡毒。來請予醫治之。予費三十分鐘之力。爲上綳帶。且貼一膏藥。醫治既畢。其人徑行。並未致謝。出時亦不帶予之門。中國人不願言謝。唯對於皇帝及已死之人。則甚恭敬。予知有教會中人。半夜而起。行甚遠之路。醫治人病者。然亦不得其人之一謝字。且並不送

藥料錢。此等事蓋往往而遇之也。在球城休息一日。復啟行。晨起濃霧四塞。天容如睡。沿路景象。至爲嚴肅。遊人至此。不覺心神俱清。平日爭名爭利之私懷。捐除都盡。連日皆傍太平江而行。前兩日江流甚疾。至此則變爲寬平。兩岸樹林。連續不斷。水邊苔草。青翠可愛。其高處則紅葉滿山。或爲風吹落於地。風景極佳。予至小新街。亦如球城。欲尋一住處頗難。僕役往覓客店。予立道旁。忽來一長大之人。言渠有一室。引予往觀。乃隨之入室。復經一黑暗窄狹之樓梯。摸索登樓。予遂居此樓上。次日向伊俾河上流而進。沿路風景。尤洽心目。如是者兩日。皆使人賞玩不置。予所經各路。最喜騰越之山。凡性耽清寂。及愛天然之美者。若至其地。必愜其素願。居之而不忍別去。予甚不解居於緬甸之歐人。當其閒暇之時。既不能回至歐洲。何以不至騰越遊歷。使其地方發達。如大吉嶺之在印度。且其地不獨風景佳。川費亦甚簡省。自新街前往。極爲便易。現在尙無鐵路。欲往遊者。必帶乾糧及造飯之具。若不欲住中國客店。須帶牀及帳篷。沿路皆有平房。如熟地方之情

形亦能設法使身體舒服。蓋其天然之風景既佳。而其人民之風俗及生活。觀之如置身於上古之時。得以高尙其思想。且可得最好射獵之地。若在薩爾溫山谷中。則尤勝。如欲研究植物學或人類學語言學者。此地實爲第一。但遊人不可離開大路而行耳。僻遠之區。恐不免有危險。予今日所居之地。卽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時英領事馬格瑞遇害之地也。獨坐無事。清理沿路所拍之照。卽此書中所印者。照時甚不容易。實費無數心力而始得之。次日至蠻允。爲顯司人開慶人漢人會合之區。地方汗穢。道德低下。其社會中一切情形。尙居於最初級之地位。觀其人之狀貌。卽知其爲好賭之民。予漸近緬甸。思此行得見中國之真相。其一切之事。多委曲矛盾者。在歐人眼光中觀之。惟覺其雜亂不得要領耳。自蠻允至蠻縣。中途失路。然因此得照開慶人之像。此種中無一人稍整飭其形體及心性者。髮長而亂。毫不梳理。半遮其面。眼露凶光。上緬甸有一報。載開慶人之情形甚詳。欲知之者。可以披覽。故予亦不複述。美國教會中人。有專於開慶人中傳教者。其所

行事。實不可及。總部在新街。每至年節。羣聚會於教堂之中。有數百開慶人。亦來與會。且有自極遠之地而來者。皆已改換其野蠻之形狀。此種人本爲不開化而好爭鬪之民。其罪惡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平日之所作爲。皆立於教會反對之地位。故欲教導之。乃極難措手之事。然予在新街。見多數受洗之開慶人。皆能滌其舊染之汙。而成一清潔之民。且其中有甚明敏者。故予樂爲表明之。使居於美國者。知其同胞教會中人。在東方所作之事。其功效有如此者。此地教會之監督。爲汝洛白君。其人甚有才幹。不獨能爲教會盡力。尙有其他之藝能。書有一著作家。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時。由此經過。書中但盛稱汝洛白君馬術之精。其實馬術不過汝洛白君之餘藝耳。在東方教會中。予尙未遇能開創事業。如汝洛白君之偉大者。彼之教友。應日日祝告。求天更賜以數十年之光陰。管理此地教會之事。彼對於開慶人。非常熱心。爲人所不可及者。開慶人種亦甚蕃庶。其在緬甸極北者甚多。又西至安禪。南至顯司地方。達緯度二十度三十分。又至雲南之西邊。

皆有其種人。惟至經度九十九度。則不能遇之矣。至蠻縣。爲中國極邊之州縣。照例至縣署轉換護送之文書。縣官大聲讀其公文。至予名。則鞠躬甚謹。讀畢。又與予互換名片。彼言中英交誼親厚。知此去至緬甸。必無危險之事。將其文書交與二人。一爲漢人。一爲顯司人。此二人乃派其護送者。分派既畢。遂與余揖而去。前行至一橋。乃中英交界之地。過此橋。予足遂離中國。而立於緬甸境界。記予入中國之始。爲一千九百零九年三月四號。及出中國。則爲一千九百十年二月十四號。此行本爲考察中國內地深藏之情形。然自覺所得者甚少。且求予心中最後之判斷。亦不能十分明瞭。不過既步行遊歷一次。則亦非絕對無所觀察耳。自歐人入中國以來。其國中之情形。自有極大之變化。其變化非積漸由天然而發達。亦非自其內部而出。乃兩方積久遺傳之性情風俗歷史。關於其種族及箇人種種反對之點。相爭鬪相調和而成者。若自中國守舊之人觀之。則以其變化爲敗壞之事。老中國之形殼。雖依然如舊。未受何等之影響。然其靈魂則確已漸漸變

化。雖甚遲慢。而實在進步中。今日欲用正當之方法。開發中國。使其以自力改革。不用外部之壓力。且因其固有之文明。而參酌調和以圖進化。不必盡失其故步。此等事業。在此龐大之國家中。不過初有萌芽耳。中國幅員如是之廣。皆恃中央政府之力以改革之。其成效固難遽期。今日又有一部分不明理勢之人。欲不借外資。專以己國財力。築造全國之鐵路。此實爲失策之甚者。若果依其主見而行。則於國家財政。其結果必有極大之窒礙。蓋無疑矣。有問予中國之事者。予只能答以遊歷所經。已有從事於改革者。然此不過其外貌耳。今日中國之人。多盼望洗滌國際之羞辱。然其官吏及人民之心。關於改革之事。並無勇往直前之意。皆耽延遲慢者。其中又有反對之輩。故其國家之進步。不免停頓也。親愛之緬甸。已至予前。沿路叢莽茂密。天際如鱗之雲。停止不動。空氣凝重。人行其間。有甜靜之味。此爲熱帶中獨具者。自內地來之河流。經過大森林中。兩岸受支流甚多。岸旁爲山崖叢莽大樹古籐。所有村莊。皆隱於棕樹及果樹之內。又有大片綠草之地。

河中偶見小島峙立。綠蔭蔽之。大路卽在江邊山上。陽光似含笑向於各物。至正午之時。則以其不情之熱度。射於長途跋涉人之身。及夜。月光照於江岸。景色清幽。若在此置一長椅。坐臥於上。以觀玩其景。必留連不忍舍去。在此又遇一英人。彼愛東方之心甚誠。亦與予同。雖或其地有瘴氣不利於人者。然予仍愛之。予與予同鄉之友。皆甚崇拜東方者。三日後。遂至新街。未幾。予復遵原路回至中國。此後予之住處。則無一定之所矣。

附錄

行程表

一千九百〇九年

二月廿二號 新加坡 法國船中

廿四號 西貢 同

三月 一號 香港 同

四號 上海到 同

七號 上海去 江船中

十號 漢口到 同

十五號 漢口去 同換船

十七號 沙市 同

十九號 宜昌到 同

廿一號 宜昌去 宜昌山峽五板小船

廿二號 東陵灘 好風

廿三號 歸州 過米倉山峽及新灘

廿四號 巴塘 過野灘

廿五號 巫山 過巫山山峽及小灘

廿六號 夔府 下馬灘及風箱山峽

廿七號 雲陽 四小灘

廿八號

廿九號 萬縣 三小灘及新龍灘

三十號 桃子口 有陡石急流

三十一號

四月 一號 長壽 急流

二號 同

三號 同

四號 涪州 同

五號 長壽府 同

六號 重慶 急流

七號 同 同

陸行程 由重慶至新街

四月十一號 重慶

日期	宿地	里數	路情	高度	住宿
十二號	走馬坑	八十里	好鋪石路	此一	壞
十三號	永川縣	一百廿里		路大	好
十四號	季市鎮	一百〇五里	<small>稍好鋪石 或泥地</small>	半山	壞
十五號	瀘州	七十五里	好過渡	行天	好
十六號	納溪	八十里	稍好鋪石路	晴頗	壞
十七號	南溪	七十五里	壞	舒暢	壞
十八號	敘州	一百廿里	小舟上行		唐多有好有壞
二十九號	休息				
廿一號	安平	九十里	稍好泥地		壞

廿二號 黃溪 五十五里 巉巖多山 稍好

廿三號 方一站 七十里 壞雨天 好

廿四號 灘頭 七十里 壞

廿五號 老鴉灘 百四十里 江稍好沿壞 二千四百尺 壞

廿六號 郡沙關 六十里 山行好 四千尺 好

廿七號 七里鋪 六十里 半鋪石路甚壞 一千九百尺 壞

廿八號 大文溪 七十里 泥地稍好 稍好

廿九號 大關 七十里 好半鋪石路 三千七百尺 壞

三十號 武寨 六十里 壞山行 七千尺 極壞

五月一號 昭通 百里 好平泥地 六千四百尺 店甚多

二號 休息

三號 桃源 七十里 好平泥地 稍好

四號 大夏鎮 三十里 極難行 九千三百尺 極壞

五號 江堤 四十里 極壞 四千四百尺 極壞

六號 一七站 七十里 六千三百尺 壞

七號 紅石巖 九十里 路好然頗累 六千八百尺 極壞

八號 東川府 六十里 極好 七千二百五十尺 統一教會

自五月八號至一千九百十年。著者因斷臂及受瘴氣之故。住於東川。此時曾游近郊數次。並往省城一次。

一千九百十年

一月二號 東川府

三號 吉溪 九十里 沿好泥地 七千八百尺 稍好

四號 老德堡 九十里 地山難行泥 八千五百尺 稍好

五號 康山 一百里 地山易行 六千七百尺 極壞

六號

湯開

八十五里

七千二百尺

稍好

七號

張堡

九十五里

六千尺

極壞

八號

雲南府

七十里

山路或鋪石
或泥易行

六千四百尺

西式店

十九號

休息

十一號

安寧州

七十里

好鋪石路

六千三百尺

好

十二號

老鴉關

七十里

小山多
泥易行

六千八百尺

壞民屋

十三號

祿豐縣

七十五里

平地稍好

五千五百尺

稍好

十四號

捨資

八十里

山行稍好

六千一百尺

壞

十五號

廣通

六十里

好

六千三百尺

好

十六號

休息

十七號

楚雄

七十里

半鋪路
稍好

六千一百五十尺

壞

十八號

呂合

六十里

稍好

六千尺

壞

十九號 沙橋 六十五里 山行不易 六千四百尺 稍好

二十號 普湖 九十里 不毛山難行 七千二百尺 店好

廿一號 雲南驛 六十五里 山行難 六千八百尺 壞

廿二號 亨解 八十里 困苦難行 六千尺

廿三號 休息 好 六千七百五十尺 稍好

廿四號 趙州 六十里 鋪路甚佳 六千七百尺 內地教會

廿五號 大理府 六十里 稍好 五千五十尺 不潔

廿六號 休息 山行稍好 五千一百五十尺 回禮拜堂

廿七號 河港鋪 九十里 山路好 七千四百尺 稍好

廿八號 漾濞 六十里 稍好

廿九號 太平鋪 七十里 山路好 七千四百尺 稍好

三十號 休息

三號	黃連鋪	五十里	山路好	五千二百尺	壞
二月一號	朱通	九十五里	巉巖尙好	五千三百零尺	好
二號	沙陽	七十五里	尙好	四千八百尺	好
三號	大理	六十五里	極壞	七千二百尺	極壞民屋
四號	永昌	七十五里	巉巖尙好	五千五百尺	好
五號	休息				
七號	放馬場	九十里	山行壞	七千三百尺	山旁民屋
八號	大河堤	一百廿里	高山困難	八千二百尺	竹屋
九號	騰越	八十五里	山行易	五千三百零尺	內地會
十號	休息				
十一號	南甸	九十里	稍平難行	五千三百尺	壞馬房
十二號	<small>球城或康寨</small>	八十里			壞民屋

十三號 休息

十四號 小新街 六十里 好平地

十五號 蠻允 六十里 二千七百五十尺 壞

十六號 北橋案 五十五 造好英路 一千二百尺 山邊草屋

十七號 馬槽堤 同 六百五十尺 平屋

十八號 新街 英里 同 三百五十尺 步行告畢

後一千九百十年二月廿二號。予又啓行往東川。四月九號到。住數月。游雲

南東北花苗各地。後由陸路往漢口。十二月廿六號到。不久即往上海。予游

歷時在一千九百〇九年及一千九百十年。江行乘輪或小舟。約二千八百

英里。陸行一萬一千八百七十里。合英尺有三千九百五十六里。共六千七

百五十六英里。

中國權量之不一

中國權量。須求一致之法。因本位不一。故數皆相混。商人所用。與國制不同。而各商之標準復異。其買則重而長。其賣則短而輕。雖他國亦有不能劃一者。而不如中國之甚也。各省所用。幾若異國。此蓋由於習慣已久。其計數皆以十進。比較便於歐洲也。現稅關皆以斤計算。譬如一斤。以英鎊合之。大概二十一兩。合法六百零四·五二格蘭。英法相差。不過六格令。而在中國各處。則絕不同。廣東一斤爲十九兩六錢八分。至二十二兩零六分。上海與外人交易。爲二十兩四錢。正式一斤爲十八兩六錢。蘇州十九兩七錢。完錢糧合二十兩六錢七分。賣油二十三兩二錢。糖二十七兩二錢五分。雲南府自十九兩至二十四兩。杭州自十六兩至二十四兩。各商所用不同。以全國計之。自十二兩至四十二兩。皆一斤之數也。表載一百斤爲一石。然亦不一。廈門三年前錠一石一百十斤。白糖僅九十五斤。紅糖九十四斤。上海米一石百斤。廈門一百四十斤。福州一百八十斤。西方尤不同。雲南府一百十斤。東川府六日程耳。七十五斤。昭通府十一日程。五十五斤。大關離

昭通二日程。一百八十斤。漢口所差。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斗爲石十分之一。升百分之一。斗容百二十九立方寸。他處則不然。最低者爲一百七十六方寸。大者一千八百立方寸。其度之長短。尤不可恃。其度運河之船者。煙管也。因尺之長短不同。故里亦不同。在四川午前可行二十五里。在雲南行二十里。下午猶未能至。稅關里以尺計。合英尺十四寸一一。里則七百零五碼。合英里十分之四。稅關尺合英十四寸。在廣東量地尺。合英十四寸七至十四寸八。裁衣尺十四寸八。木匠尺十三寸八。上海量地尺合十二寸一。裁衣尺十三寸八五。木匠尺十一寸一。雲南量地及木匠尺十五寸二。裁衣尺十一寸八。尺小爲八寸六。大者二十七寸。而中國畝數亦不相同。百畝爲頃。計畝之法。二百四十方步。每步五尺。卽爲六千方尺。因尺不同。則畝亦異也。上海每畝爲英畝六分之一。中國一國計算。自三千八百四十尺至九千九百六十四尺是也。

中國西方之鵝喉

自昭通至雲南至騰越。時時見鵝喉者。頗以爲奇。大概皆細胞所成。東川楚雄之間。幾無人不然。或云食白鹽之故。故舍白鹽而食灰色雜土之鹽。乃較白鹽爲更貴。或云生鵝喉處石灰甚少。治法以膏藥加水。至日中晒之使熱。貼之可愈。川水銀巴流達。在印度已治好多人。用三分巴流達。同一磅拉特擦後。坐於日下。至不能忍受。再易他藥。

一千九百十一年正月漢口之騷動

予步行之志願已畢。由揚子江山峽順流而下。過漢口。小住數日。不意遇此暴動之事。正月二十一號禮拜六晚。予已眠矣。英租界居民本相安無事。而禮拜日早。予在牕下。聞人喧呼聲。見一羣人拆毀人力車。安南巡捕皆退。易英國巡捕排守。此時地面已亂。人洶湧若欲報仇者。是何故耶。第一日英巡捕在江岸見一車夫甚病。送至醫院。而人已死。屍臥街上。官亦不留意也。居民喧傳曰。此人爲英官所毆斃。故羣起暴動。幾欲並此租界而毀之。盡殺歐人而後已。英西色爾兵船之兵

皆已登岸。義勇隊亦相連而出。歐人皆執槍守於江岸。此時有二萬人拔租界之樹。及休息之椅。拋擲江中。拆去鐵管。予見一苦力怒容滿面。手持鐵器。距予僅四碼。若欲擊予者。予側有兵。舉鎗擬之。以鎗尖擊其臂。於是齊開鎗轟擊。死七八人。傷者數人。漢口自闢爲商埠以來。未見此事。傷中國人之生命而外人無一傷者。予究未明中國人因何而欲殺外人。以致此禍也。後有新軍二三千自武昌至。若事將起。總督派兵。不稍遲延。則無開鎗之事。中國人亦不致無故而死也。事雖平靖。兵仍守租界。不知中國人爲何暴動。在此重鎮。商務最盛。每年數百萬。今出此事。感情益不相洽。數年以來。中國人待外人。已極和平。故暴動之事。歐人亦有不是處也。予等與中國人親近。知其習慣性情。而中國人在世界。實爲一種良善之民。惟其性究有不可知者。平時待人極有禮。至有事之時。則一切不顧。起而殺戮。搶掠。其狀如狂。故予游內地。常懷恐懼之心。予所言非無經歷也。當予與中國人相處既久。愈稱贊其人品。惟彼所謂文明。尙有不可曉者。然此乃常事。無足怪也。

若英人不知德法土耳其及他國人之性質。惟通語言而後可。在中國亦然耳。故偶起一事。其心若不可測。而自各方面觀之。亦由愛國心之誤會耳。在平時則上下皆隱而不顯。其發起乃如地震。於此時可見中國對外之本意矣。惟此等事謂之正當或否。均無不可。故予甚恐有危險之事。如拳匪之亂也。凡各口岸。皆須有最強之義勇隊。礮船皆應設無線電報。在中國之各國人。須組織各聯合軍隊。庶可以自防耳。

東京雲南鐵路

法人在中國。建築此鐵路。工程浩大。穿種種阻險之處。經倫梯山谷時。曲折蜿蜒。有洶湧之河流。森林瀑布。若愛爾柏斯山之威嚴。利弗爾山之美麗。蓋兼而有之也。此工程可與蘇彝士比。殊令人驚恐。經過海老草地。離非特不遠。有橋一百七十五座。至老開而不間斷。又北過河。或上或下。其差可六千尺。雖工程如此之大。有法邊界之商務。而此路果能獲利與否。尙不能言。英人莫不稱贊此路之佳。予

查看一周。似尙未能十分堅固。或云蒙自要隘之商務。可大發達。其地高五千尺。距蒙河四十里。至河口四日。無鐵路時。進口貨自海防。因夏水漲。乘輪而至。勞開。冬日。只能到連卑。易小舟而至。蒙河。復易馬至蒙自。由此乃分散全省。每馬載百六十磅。至雲南之路。除蒙自外。爲阿迷州宜良縣。西林縣。離省有二日之程。由蒙自而上。過雲南湖。諸地皆無出產。通海縣最膏腴。人口極多。距鐵路百里。在阿米州與河西之中。鐵路若經過湖東諸地。尤爲扼要。一通海縣。一江川縣。一呈貢縣。一晉寧州。現在鐵路僅經過一縣一州。因山路艱難。不易測量。現已投巨資造成。予知將來必可發達。此鐵路成。自省城至蒙自。所經各地。應皆受影響。而馬騾負載如舊。以此知中國西方之守舊較他處尤甚也。然不足怪。改移風俗。若使之易宗教。固極難矣。若一旦而歸於鐵路。法人之慶幸。宜何如耶。憶始造吳淞鐵路時。民多反對。而此時雲南居民之祖墓。皆允遷移。一切皆極順手。故可成工。然爲時亦甚久矣。雲南至四川瀘州路綫。現已測量。聞卽開工。然尙未動手。或云大山隔

阻。恐不易成。舍用騾馬轉運。乃無他法。予經歷艱苦。亦頗揣其難施工也。山勢極險。且有江湖。惟工程師可知其難易。提議鐵路經過之地。高於海面三千尺至八九千尺。卽如雲南府鐵路第一站。有六千四百尺。過陽林城。到宜良八千尺。降下至安寧州六千九百八十尺。又至楚雄。將來可發達之地。離大路至瀘益州。經多山至宣威州。大概七千五百至六千尺。頗難行。自楚雄經多山往東北至懷仁。有七千五百尺。爲至瀘州要地。乃貴州四川交界之處。膏腴湖山亦美。山之高幾九千尺。皆未測量。自懷仁又有支路。往西北到昭通大關老鴉灘。復乘舟至敘州府。由大江而至瀘州。不走太路。行大路則過永寧縣。高三千尺。復過人煙稠密之處。而至瀘州。瀘州爲楊子江上游最富之城。此鐵路能成與否。尙不可知。若成。四川出口之貨多矣。而東京雲南皆受其利。貨物由上海而至重慶者。皆改由海防。英國貨物。自香港運至海防。由海防而運至雲南省。再分散各地。雲南至重慶一月。與宜昌至重慶相等。而可免危險。法路既成。總督李經羲擬造一路。由省城經兩

廣而至西江。建築之工較東京雲南爲易。而費亦少。此計畫若行。英貨不至海防。雲南東京鐵路必大受影響矣。

中國陸軍之進步

以下所書。乃一千九百十一年所作。補述中國陸軍進步事。一千九百十一年二月。謠傳英國欲增重兵於雲南邊界。北京英國使臣力辯此乃雲南紳士之誤會。而此謠言竟傳遍於全省不少息。故當時之情形。實甚危險。不獨此也。同時法人添兵於雲南之南方。其用意不僅爲保護鐵路之用。英兵復駐紮於西藏邊界。俄人下哀的美敦書於中國政府。欲擴張蒙古商務及他種之利益。雲南士民以爲列強將乘機而有不利於我。因此緬甸之邊省。時有暴動。據中國人云。吾等無權派兵抵禦。而一般平民。見禁止鴉片而增收各稅。以爲皆外人之謀。對於外人。感情極惡。當予至新街時。有一英士官問予曰。君觀雲南之新兵如何。予答以近二年來。雲南之陸軍。實非常進步。若再加以十年之力。有四萬人可以一戰。與亞州

稍強之國比較。亦未肯多讓。不難拒緬甸侵入之兵也。此士官乃大笑。以予言爲妄。曰吾英有兵千五百人。中國兵決不敢抵禦。將望風而逃。必可保護英人此處之財產。君非武士。不知此中虛實。斯言也。凡緬甸印度各地之英人。所見皆如此。彼等不知雲南近練陸軍一鎮。不獨可驅外人於境外。幾欲執雲南政治商務之權。彼等但見護送兵之腐敗。遂以爲雲南實無一兵。豈知其大謬不然耶。此等觀念。消除愈早。則英屬之緬甸。方不至有危險。因英民之財產生命。皆託諸彼等之手也。現雲南一府。已有兵萬人。日日操練。極有精神。非以前敷衍者可比。似以全力注重於此事。予至省城。所最驚心者。實此陸軍之進步。及人民之愛國心也。士官皆由德國畢業而歸。或歐洲他國留學者。已去辦。可見其從前曾受勞苦之訓練。此皆雲南陸軍進步之實據。非虛行故事可比。不但雲南。如大理府永昌楚雄府。蒙自昭通府東川府及餘地。皆然。各處之廟宇。皆已改爲兵營。或製造局。其兵隊操練。皆自晨至夜。休息之時甚少。雲南如此。他處可知。據予意。緬甸之英國士

官實不可菲薄輕視雲南也。中國現在之陸軍皆青年有志之人。雖不能遽占勢力。然在雲南必可佔重要之地位。中國改革之事。在政治上觀之。實非虛偽。然因其事體複雜。故不能全國一致。而外人或不盡信之。陸軍既如此重要。政府與一般之青年。終未能融洽。但望其不反噬耳。然無論如何。熟悉中國上下情形者。皆知中國時發表其意。不欲外人之干涉。國內多反對政府。將來之結果。不能預測。中國之亂。必起於內。而自各方面察之。與外人亦不能相安而無事也。如前種種之謠傳。皆可使人民對於英人而生惡感。或更增數頁之血史。未可知也。中國欲與列強相並。必經一番破壞。然亦頗危險。故中國欲免危險之地位。須先自防。卽所以防外患也。研究中英十年以來之事者。必可知英人實無侵佔雲南之意。前此之風潮。兩面皆有誤會之處。僉云英兵駐雲南邊界。戰事將不能免。外人之居雲南者。必盡殺之而後快。如此用意。皆中國人關於政治而與各國有所誤會者也。

雲南交際之略史

雲南在一千二百五十九年以前。爲興都土王所統轄。西人入雲南者甚少。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英領事馬加爾被害於蠻允。教士史梯芬及索爾脫由緬甸而入。然未許經過此省。次年卡寨教士竟通過雲南而抵緬甸。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克拉克教士在大理府創一教會。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回民擾亂。省中商務蕭條。外貨僅書籍洋布洋火。人民見一西人。羣尾而隨之。此時凡教士所居。有千餘人圍住。情形頗危。後學堂中聘外人教授語言。情乃漸洽。四川人有知耶教係勸人爲善。無他惡意。遂相屬而入教會。然不敢飲外人之茶。至夏日甚熱。乃飲開水。是年與法人開釁。先是回教民叛時。調岑毓英勦辦。亂平。遂以爲雲南總督。此人性情與常人異。喜屠殺。聞擒獲叛首。皆自殺之。回民降者。賜以酒食。伏兵起。盡殺無遺。邊釁既起。遂往東京。民無不服其勇敢。皆曰必能勝法人也。戰果勝。擒法兵官。梟首示衆。返省。宣言將盡殺法人。人民附和。教士遭害者甚多。或逃入山中。四閱月。

及和議成。乃敢出焉。有一西人行於街市。遇總督乘轎而來。身體戰慄。其遣散之兵。到處劫掠。外人皆受其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西人名增生者。始建設電線。因此事謠傳又起。云西人剖婦女之腹。割孩童之辮。居民恐懼。總督出告示。訪拿造謠之人。果擒一道士殺之。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省城之西復起暴動。傳言死傷二千人。然不過二百餘人。叛首及其子皆解至省城殺之。岑膽力甚壯。既平各亂。人民莫不畏而愛之。供其像著神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岑去。人民皆以爲西人之暗使。對於西人之感情愈壞。蒙自城外西人廬。被攻劫。西人於艱險中逃出。一美人之住屋。變爲灰燼矣。法人測量鐵道線。住雲南府城外廟宇。遂之。不久英人測緬甸雲南鐵道線。所游甚廣。尙未惹人民之忌。一千九百年。陰歷有閏八月。人民惶懼以爲不祥。將不免於災禍。五月。法人與本地官爲外貨進口之事。起衝突。消息極壞。法人決意避去。行李皆被搶劫。一羣匪人。遂沖入城內。劫掠羅馬教會。教士皆藏匿法領事府。聖經會教徒皆逃於府署。當匪人劫教會時。有陸軍三百先

至保守。殺二人。雖外人所居皆被攻擊。幸未傷一人。省城以北。消息更壞。中國官派衛隊護外人出境。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始歸。而騷動之意未息。照此情形。教會欲於此處得佳果。亦甚難矣。

法人在雲南之舉動

法人在雲南之舉動。人人知之。實未可輕忽。蓋法人欲於東方得一殖民地。並欲擴張其範圍。此其窺伺雲南之野心也。以爲東方天主教之事業。皆歸其保護。故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在安南冀有所侵佔。安南王以交趾讓之。及普法戰爭後。欲拓廣其殖民地。遂計畫東京以北。而數百年來中國之屬國越南。遂求保護於法人矣。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法以兵力欲奪生對及白克林。中國雖力爭。而彼不稍退讓。然不久遂成和局。中國竟以蘭生及其他地讓之。法報之者不過允尊重中國南方之邊界而已。當法人進佔此地。中國駐兵不允退讓。釁端又起。並未正式宣戰。而法之水師元帥孤拔帶艦隊駛入福州之閩江。中國水師及礮臺並

未阻止。法水師乘中國不備。遽開礮轟擊。礮臺及兵艦皆毀。不復能抵禦。然法兵登陸。皆爲中國兵擊退。不久議和。凡法人關於東京之所要求。皆許之。法人報之者。仍不過尊重中國邊界而已。此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之事也。現雲南府之法人。若忘此事。彼以爲吾有所備。中國或有不便於我者。可嚴拒之。而雲南居民。亦若忘以前之仇隙。然外面雖甚和平。而其本心則未可知。與待英人之情。形似不相同。中國人之退步。實不得已。但中國究能永久退讓乎。含辱忍恥。正所以警動其心。故現在情形。若已正告法人。事事宜相待以誠。與待列強相等。以後若稍有反對。不再給以特殊之利益。當尊敬中國人之風俗法律。不得動指爲野蠻。且宜永遠消除其野心。設不然。則兩國之永久和平。無希望也。中國方竭力整備。一旦有事。可保守雲南而無失。無論何時。入雲南省城。所見者。皆外國火藥鎗礮也。予由重慶至雲南省城。約九百餘里。路中所見。莫非此武器。凡此所爲。皆欲驅法人於境外。然現時法人在雲南之勢力。仍不少減。建設醫院客棧。與外人交易之市場。

郵政之權。亦歸其操持。城中所住之西人。以法人爲最多。英人不過教士及領事而已。凡中國店中所陳之外國貨。皆法國入口。法領事館。房屋約一百二十餘間。英領事府。相形見絀矣。法領事之下。有副領事及下級職員。英僅領事一人。無他僚屬也。商務歸法人所獨有。英不能與較。若欲與之爭。尙不爲遲。不獨此也。法人若利用其鐵道。以外交之手段使用之。則所得必更大。以予意揣之。法人欲僭佔土地。則殊不易。惟經營其自然之利可耳。雲南多山。礦產極富。若朱砂煤銅金鐵鉛雄黃鹽錫鋅等。礦工因叛亂而受損傷。未亂以前。鐵產雖多。尙不如錫。從前乃供給全國之用。每年約出六千噸。礦約二十處。錫出苛州。離蒙自市場十二英里。每年約出口五千噸。煤尙未發達。故法人於礦產一途。所爲之事已不少矣。鐵路所經各地。運貨仍以馬騾。而僉謂必受影響。且可發達。雲南水道皆不便於運轉。可通舟之水道。僅三處。一紅河。由省南以至東京。不及之處。可以鐵道補之。一西江。由省東以至廣東。一揚子江。由省北以至漢口。

佛教及天主教

佛教與天主教相同之處甚多。試略舉之。一拜偶像。二禱告之詞皆不可解。（天主教用拉丁語、佛教用梵語）三用香燭。四爲死者行彌撒禮。云禱告可以解脫靈魂。五數素珠。六持誦神號。天主教之阿福美利。卽佛教之阿彌陀佛也。七不娶妻。八皆有女教士。九皆崇拜聖骨。十皆行功過之法。十一印度法國之教士皆守中國禮法。如上海之天主教祭壇。龍與十字架並用也。十二兩教皆多幻術。羅馬教士往往以奇法治病。並可驅逐鬼物也。十三羅馬教有游行之制。而佛教亦有之。十四皆崇拜聖神。十五祭壇皆以花爲飾。十六聖母馬利。可以觀音代之。由是言之。亦可知兩教之相似矣。

中國錢幣之不一

中國之幣制及權量。最足使人心亂。中國改革庶政。其最先要者。卽幣制權量。須求整齊之法也。其幣制之亂。惟各錢莊得有饒益。而外人則受虧耗。最爲不平等。

支日壞。不獨商務受損。一切政治機關。亦皆蒙其影響。游中國久者必知之。若僅居各口岸。尙未曉其內情。由上海至緬甸。登陸自重慶起。銀元轉換。予得以下之經驗。在宜昌雖未受困難。而從此以上。交易則繁雜不同。宜昌每元換一千三百八十文。重慶及長江上流各地。僅換一千。重慶至敘州。其間或僅換八百七十五。敘州尙平。敘州昭通之間。價復低。且兼用小錢。偽錢亦多。每元換二千或二千五百。昭通東川之間。每元換一千一百。至一千三百。下列之表。可知雲南省每一兩換錢之不同也。

東川府

二千自九五至一百

康山

一千七百自九三至一百

陽開

二千自九一至一百

雲南府

一千六百

安寧州

一千七百自九二至一百

綠豐縣

二千自八六至一百

楚雄府

二千自八〇至一百

盧河寨

一千八百六十自九十至一百

沙橋寨

一千四百自九十至一百

亨解

一千七百五十自九三至一百

大理府

一千八百自九五至一百

下關

一千八百七十自九五至一百

黃蓮鋪

一千五百五十自九八至一百

朱道

一千六百自九八至一百

永昌府

一千八百自九十至一百

騰越

一千五百五十自八八至一百

小錢不一之處。官常出示爲平市價。並禁僞錢之通行。然習於奸詐。不久又復輸

入。則復有差數矣。新造銅幣。有數處不肯承用。制錢銷毀。銅幣所以易之者也。與香港每一元之百分三一錢相仿。有當十字。其不肯承用者。因內地尙不知此銅幣之通行也。行至數處。不能換錢。故須帶極重之銅錢以備零用。以上所言。乃時升時降之幣制。而艱於兌換。幾全國皆然。每日流通四百三十兆。皆如此交易。且濫發而無限制。又無記載可查。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全國所出之數。約八八六一、六七、一千八百六十五年。約二、四五〇、六六三、五三七。湖北兌換之制最爲不一。武穴每百文僅九七。龍坪九八。新關九七或九六。蕪州九九。製幣局銅元賣數爲九八。銅元一百。值錢一千。以九八爲一百之計算。故人付一百。須去銅元十枚。付九九或九八。亦須去十枚。湖北且如此。他處可知矣。雲南之東川府及他處。有所謂滿錢者。無折耗。較爲清爽。且僞銀亦少。又有所謂清錢者。其數不一。又有所謂市錢者。則良惡更不齊矣。故西人欲熟悉此事。與華人同。非久居不可。中國之兩數。亦最不齊。兌換之數。亦相差甚鉅。銀元約值七錢二分。亦時上時下。角子約值

每元十分之一。銅元值錢十文。最下乃小錢。有人謂中國可行之幣制。現今約值每鎊斯特令千分之十分也。其言實與中國勤忍之民相合。彼等度日。不過費六便士。即可以安樂矣。

中國西方之天足

改良中國婦女諸事。第一爲不纏足會之進行。然此事與時俗相背。各家屬之心。以爲女子若不纏足。則難得佳配。他省之情形不甚知。若四川雲南之人民。對於不纏足事。尙表同情。內地纏足惡習之傷理。外人實難深知。而往於上海香港者。更難考查也。凡與外人交際之婦女。皆有天然之習慣者也。此不纏足之事。由李德立先生主持。今各處天足會甚多。有許多紳士之婦女。皆改從前之習。而中下社會尙多仍舊不改。女子已許人者。不能自由放足。恐夫家聞之不喜。予曾見一女。因纏足之故。而自裁焉。惟耶教民及苗族不然。纏足者。不僅身體虧弱。而種種血毒之病亦因之起。雲南大理昭通東川各地。皆漸去此惡習。教會所辦之女

塾學生五十人。皆天足也。然猶有反對者。遂使多數之女子僅放其半。外著大鞋。出嫁之時。可大可小。東川府之天足會。最有勢力。時時開會演說。而婦女之演說者亦不少。此纏足之事。不過因習慣而成風俗。一時難以挽回耳。滿州不許旗民纏足。犯者其罰甚重。予嘗將一老婦及少女赤足之狀。攝一影片。殊不雅觀。彼等纏成。須費三四年之力。痛苦實不可問。內骨傷殘。其他弊害尤多也。

